

石頭記

紅樓夢校稿

原著：曹雪芹
校訂：唐 境

第三十四 至四十四

脂硯齋九回評語

己卯冬月定本

掛扇子作千金一窈
訴肺腑情迷活寶玉
手足耽、小動唇舌
情中情因情感妹、
白玉、就嗜蓮葉羹
綉鴛、夢、解、芸軒
秋爽、偶、結、棠、社
林瀟、魁、奪、菊、花、詩
村嫖、是、信、口、開、河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不肖種、大承宮捷
錯裡錯以錯勸哥、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情哥、偏、尋、根、究、底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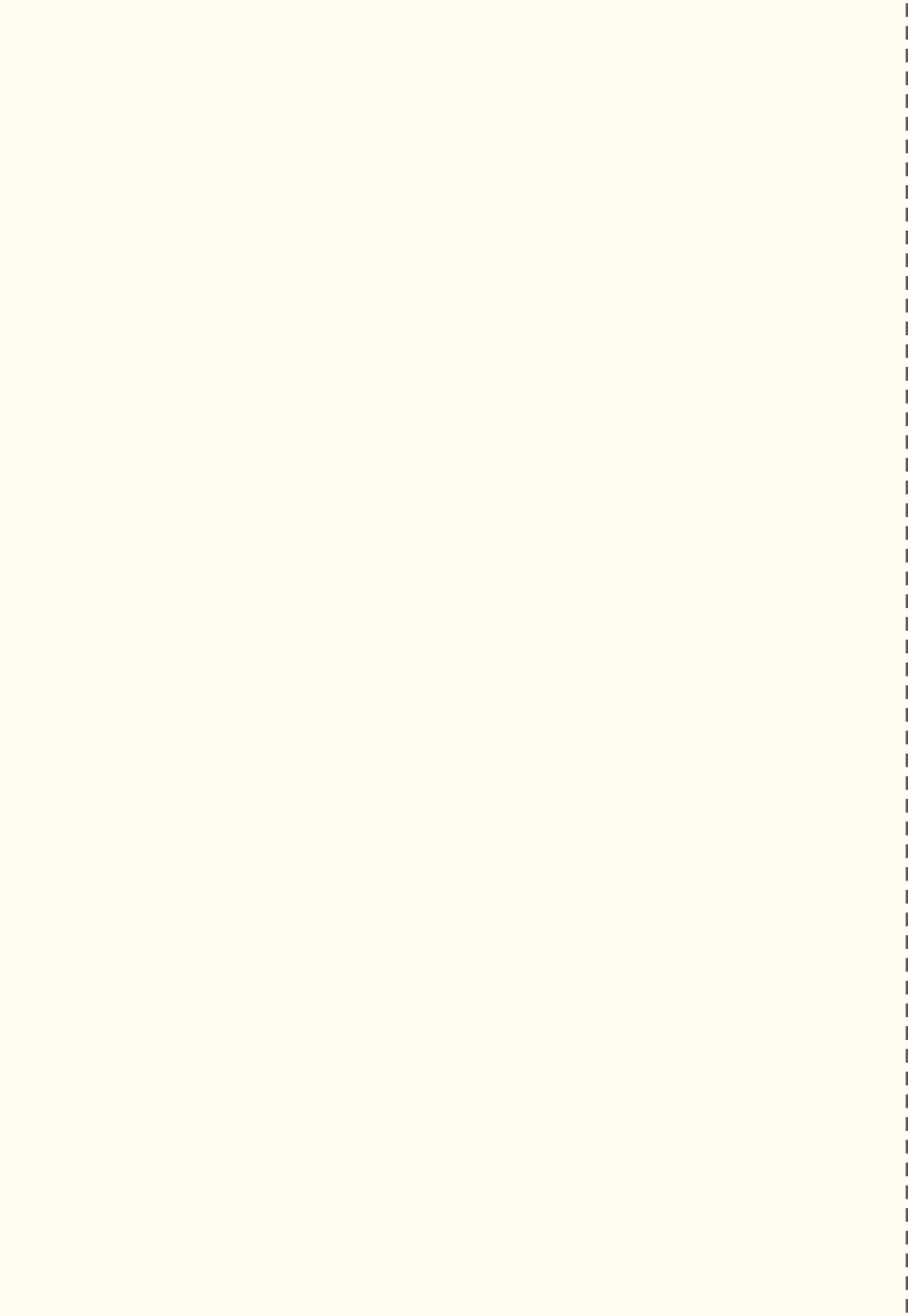
紅樓夢校稿

附 校字記

原著：曹雪芹

校訂：唐 境

二〇二四年二月版



校勘凡例

- 一、本校稿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國家圖書館藏抄本三十八回併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之五回爲底本。此四十三回原爲一體。因第三十一回至四十回一冊總目書名下註有『脂硯齋凡四閱評過』、『己卯冬月定本』，通稱『己卯本』。
- 二、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爲主要校本。該本存第一回至八十回（原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十回一冊。各冊總目書名下亦註『脂硯齋凡四閱評過』，自第五冊起兼註有『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通稱『庚辰本』。
- 三、底本原存第一回至十回，第十一回至二十回，第三十一回至四十回，第五十五回至五十九回，第六十一回至七十回（本冊總目頁原註『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回』）。其中第一回首、十回末、五十五回首、五十九回末及第七十回末，皆有殘缺，缺文補以『庚辰本』作底本校勘。校字記分別簡稱『原』、『庚』。
- 四、以現存其他早期抄本及萃文書屋木活字本《繡像紅樓夢》參校（底本及各抄本之改補文字非必要概不參校），並參考了俞平伯、啓功等前賢之校本。參校各本簡介如下：
 - （一）上海博物館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通稱『甲戌本』，簡稱『戌』。
 - （二）戚蓼生序本《石頭記》。通稱『戚序本』，簡

稱『戚』。

(三) 夢覺主人序本《紅樓夢》。通稱『覺序本』，簡稱『覺』。

(四)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通稱『蒙府本』，簡稱『蒙』。

(五) 楊繼振舊藏《紅樓夢》。通稱『楊藏本』，簡稱『楊』。

(六) 俄羅斯聖彼德堡東方學研究所藏《石頭記》(其中第十回題『紅樓夢』)。通稱『俄藏本』，簡稱『俄』。

(七) 舒元煒序本《紅樓夢》。通稱『舒序本』，簡稱『舒』。

(八)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程偉元編訂排印《繡像紅樓夢》。通稱『程甲本』，簡稱『程』。

五、校勘僅及《紅樓夢》原著文本，未及脂硯齋等所作之評註。

六、校勘以推考原著真實文本爲目的，試於諸本間梳理源流，辨析原文。偶有以爲諸本皆不可據者，則嘗試以意改字。

七、凡底本經校改處皆出校記，然訂正明顯之音、形別字，一般不作校記。涉及通假、正異字詞校訂者，另見附錄。

八、凡校改文字可從主要校本(庚辰本)者，校記僅列主要校本；需從他本校改時，一般僅列題名一致之甲戌本及文本較全之戚序、覺序本，餘本雖亦可據，統以『等』字代之。

二〇二三年六月五日

目 錄

第 一 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1
第 二 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14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	24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38
第 五 回	開生面夢演紅樓夢	立新場情傳幻境情	48
第 六 回	賈寶玉初試雨雲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62
第 七 回	送宮花周瑞歎英蓮	談肄業秦鐘結寶玉	74
第 八 回	薛寶釵小恙梨香院	賈寶玉大醉絳芸軒	86
第 九 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97
第 十 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106
第 十 一 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115
第 十 二 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125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132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141
第 十 五 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150
第 十 六 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158
第 十 七 回 至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170
第 十 八 回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185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197
第 二 十 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212
第 三 十 一 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221

目 錄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233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243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251
第三十五回	白玉玊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263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276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287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302
第三十九回	村嫖嫖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313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323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338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351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聾	365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383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395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403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猷香菱情解石榴裙	414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433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451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462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471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483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495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詩曰：

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

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

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的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歎，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說笑笑來至峰下，坐於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說道：『大師，弟子蠢物，不能見禮了。適聞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蠢，性卻稍通，況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

如蒙發一點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裡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仙師聽畢，齊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這石凡心已熾，那裡聽得進這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歎道：『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便攜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卻又如此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只好踮腳而已。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終之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大展幻術，將一塊大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著，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

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閒情詩詞倒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癡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豔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嫖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去看，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

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爲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爲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淫飽臥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腳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爲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豔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

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旁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爲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爲樂，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至手倦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卻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果爲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爲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在五內便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倒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爲人，我也去下世爲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

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實未聞有還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泄一二。想這一干人入世，其情癡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癡頑，備細一聞，弟子則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泄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泄，但適云「蠢物」，不知爲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著，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著『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碑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著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撒身進去。那僧乃指著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

『慣養嬌生笑你癡，菱花空對雪淅淅。

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卻晚也。

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原係胡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出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

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著，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略坐，弟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著，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嬛在那裡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卻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嬛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擡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嬛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卻又這樣縉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調濟，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爲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爲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又另具一席於書房，卻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頭顧他兩次，自爲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著，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罌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絃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爲賀。雨村因乾過，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

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爲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薦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爲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

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啓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個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療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著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大抵也因劫

數，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的熄去，也不知燒了幾家。只可惜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只得將田莊都折變了，便攜了妻子與兩個丫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託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爲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用等語。士隱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脫，麻屨鶉衣，口內念著幾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牀。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過來背著，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烘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著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嬛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

針線發賣，幫著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日報怨，也無可奈何了。

這日，那甄家的大丫嬛在門前買線，忽聽街上喝道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丫嬛於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內擡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丫嬛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日下興衰兆，須問旁觀冷眼人。

卻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啓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他，既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跑。』說著，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各各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眾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胡州人氏，曾與女婿舊日相交。方纔在偕門前過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於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倒傷感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採訪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倒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匹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攬掇成了，乘夜只用一

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卻說嬌杏這丫嬛，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冊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著錯，便爲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一個空隙，作成一本，參他『生情狡猾，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卻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卻是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

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歲齷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字表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爲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卻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

子孫有限，雖有幾門，卻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偏又於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齷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託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丫嬛。這女學生年又極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會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

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門前有額，題著『智通寺』三字。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剎，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著，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

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歇腳，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漫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發生疏難認了。』子興歎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國兩門也都蕭疏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疏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

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隔著圍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蒼蔚涵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冷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聽說，也罕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與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

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著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寶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移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

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爲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爲甘露，爲和風，泔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泄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泄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爲大兇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爲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曾遇見兩個異

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著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啓蒙，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裡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裡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癡，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喚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祕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如今在巡鹽林家坐館了。你看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

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亦不錯。——政老爹之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爹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豔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證，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寫字遇著「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爲榮府之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竟亡故了。』子興歎道：『老姊妹四個，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少一輩的，將來之東牀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

同知，也是不喜讀書。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著，幫著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喝一杯酒纔好。』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著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爲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酒賬。方欲走時，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第三回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

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準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敘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爲籌畫至此，已修下薦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爲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於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爲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卽弟亦不屑爲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

興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方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者，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著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黛玉常聽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便從紗窗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

服之人。正門卻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著，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卻也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擡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彎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個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擡起轎子，眾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眾小廝退出，眾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著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著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轉過插屏，小小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著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臺磯之上坐著幾個穿紅著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說：『纔剛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個爭著打起簾櫳，一面聽得人回說：『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攬著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一時，眾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眾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嬭嬭並五六個丫嬛撮擁著三

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過，大家歸了坐，丫嬛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著，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眾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略略止住。眾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爲療治？』黛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顛顛，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得後院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納罕道：『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嬛圍擁著一個人，從後房門進來。這個人打扮與眾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

若神妃仙子：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頂上帶著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繫著豆綠宮緜雙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袖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吊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脣未啓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眾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識，亦曾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兒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著，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再休提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想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

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果——上來親爲捧茶捧果。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會？』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帶著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並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著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倒是我先料著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

當下茶果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嫗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母。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倒也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一個『是』字，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眾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眾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擡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眾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攬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纔那邊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丫嬛迎著。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著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一樣。

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著，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賜去不恭，異日再領，未爲不可，望舅母容諒。』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倒是了。』遂命兩三個嬭嬭，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眾人幾句，眼看著車去了，方回來。

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眾嬭嬭引著，便往東轉彎，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緊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擡頭迎面先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著斗大的三個大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著『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蝨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烏木聯牌，鑲著鑿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於是老嬭嬭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猩紅洋罽。正面設著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

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著時鮮花卉，並茗碗唾壺等物。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腳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老嫗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卻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坐了。本房內的丫嬛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丫嬛們：妝飾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一個丫嬛走來，笑說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嫗聽了，於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桌上磊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這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願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只以後不要睬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見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

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縱然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裡拿著他的兩三個小幺兒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睬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著。只見一個丫嬛來回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北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裡來找他來。少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纔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你嫂子們不在這裡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嬛執著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旁佈讓。外間伺候

之媳婦丫嬛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丫嬛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嘸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

一語未了，只聽院外一陣腳步響，丫嬛進來笑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正疑惑著：『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德賴人物，懵懂頑童。』——倒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下正想著，忽見丫嬛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個輕年公子：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纒，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眼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縑，繫著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

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脣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這寶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
爲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
言紈褲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眾各別：兩彎似蹙非蹙冒烟眉，一雙似睜非睜橫波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閒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因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著面善，心裡就算是舊相認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未爲不可。』賈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會讀書？』黛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

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兩個字？』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有玉沒有？』眾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著：『因他有玉，故問我也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個。想來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地下眾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攙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裡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麼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個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禮，進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這個，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著，便向丫嬛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

當下奶娘來請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兒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幮裡。

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幮外的牀上狠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幼奶娘王嬾嬾，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嬾嬾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嬾嬾；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嬾外，另有五六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

當下王嬾嬾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幮內，寶玉之乳母李嬾嬾，並大丫嬾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牀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與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著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嬾嬾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進來，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牀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裡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或摔壞那玉，豈不是

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爲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著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麼個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裡掏出，上頭有現成的穿眼。讓我拿來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敘了一回，方纔安歇。

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來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卻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卻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已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兒無才便有德』，故生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這前朝幾個賢女便罷了，卻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取名為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寄於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

如今且說賈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問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銀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

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兇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太老爺拘拿兇犯，剪惡除兇，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因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時，只見案邊立著一個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籤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使從皆退去，只留門子一人伏侍。這門子忙上來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卻十分面善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了？』雨村聽了，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況，因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熱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雨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坐，斜簽著坐了。雨村因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籤之故。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

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一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礙著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著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都中現住者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兩房，餘在籍。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司帑銀行商。共八房分。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

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守著些薄產過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了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著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擡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這丫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裡自有弟兄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賣之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卻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好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痣，從胎裡帶來的，所以我卻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

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歎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嬛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纔略解憂悶，自爲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獸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人，自然姬妾眾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翻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卽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的。』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

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我實不能忍爲者。』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原兇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託拐子，令其實招。眾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得，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見有了這個銀子，想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伏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說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疏，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罔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與

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事皆由葫蘆廟內之沙彌新門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來到底尋了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

當下言不著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著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字表文龍，今年方十有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字，終日惟有鬪鷄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體貼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部

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爲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打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託囑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卻視爲兒戲，自爲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

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卻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的母舅管轄著，不能任意揮霍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偕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沒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著租賃與人，須得先著幾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偕們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偕們先能著住下，再慢慢的著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偕們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家雖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況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偕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著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偕們且忙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卻知道，守著舅舅、姨爹住著，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著好任意施爲的。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卻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

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

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笑敘闊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著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著恐有人生事。偕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閒著，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子，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卻，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

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和王夫人相敘。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倒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

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中居住者，生恐姨父管約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的。誰知自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褲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鬧。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

第五回 開生面夢演紅樓夢 立新場情傳幻境情

題曰：

春困葳蕤擁繡衾，恍隨仙子別紅塵。

問誰幻入華胥境，千古風流造業人。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寶釵卻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稟來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臥，故略與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爲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的迴轉來。

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

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攜了賈蓉之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著，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裡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娘丫嬛等道：『嬈嬈、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嫋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擡頭，先看一幅畫貼在上面，畫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可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嬈嬈說道：『那裡有個叔叔往姪兒房裡睡覺的禮？』秦氏笑道：『噯啣啣！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沒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寶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瞧。』眾人笑道：『隔著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著，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了人來。寶玉便愈覺得眼錫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

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其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

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陽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著，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眾奶母伏侍寶玉臥好，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丫嬛爲伴。秦氏便吩咐小丫嬛們：『好生在廊簷下，看著貓兒狗兒打架。』

那寶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去呢。』正胡思之間，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

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人來，蹁躑嫋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爲證：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脣綻櫻顚兮，榴齒含香。纖腰之楚楚兮，迴風舞雪；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嘖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

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待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爛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豔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吁！奇矣哉，生於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上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爲「古今之

情」，又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有處寫著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擡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道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爲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歎。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個大櫥，皆用封條封著。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櫥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卽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爲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下邊二櫥，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聽說，再看下首二櫥上，果然寫著『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個寫著『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櫥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這首頁上畫著一幅畫，又非人物，亦無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

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爲下賤，風流
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著一簇鮮花，一牀破席。也有幾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又去開了『副冊』櫥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著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便又擲下，再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著兩株枯木，木上懸著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詞，道是：

可歎停機德，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泄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著一張弓，弓上掛一香櫟。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爲，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

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旁。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枉與他人作笑談。

後面又畫著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造孽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把仙機洩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繡幕，畫棟雕簷，說不盡那『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窗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個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向眾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榮、寧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柰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近之子孫雖多，竟無一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生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柰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於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爾何能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

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爲「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已而大家入坐，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鬟來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爲「萬豔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歎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箇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揭起，一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關鴻濛，誰爲情種？都只爲風月情濃。趁著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誤〕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歎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須化？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悽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歎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廝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歎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覷著那侯門豔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歎芳魂豔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果。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鷲積

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頽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收尾·飛鳥各投林〕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歌畢，還又歌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癡兒竟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豔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媚，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褲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爲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卽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爲何物。』

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爲「意淫」。惟「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爲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爲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是特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將謹勤有用的工夫，置身於經濟之道。』說畢，便祕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帳。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陽臺巫峽之會。數日來，柔情綉繡，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那日，警幻攜寶玉、可卿閒遊至一個所在，但見荊榛遍地，狼虎同羣。忽爾大河阻路，黑水徜徉，又無橋梁可通。寶玉正自彷徨，只聽警幻道：『寶玉再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卽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亙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寶玉方欲回言，只聽迷津內水響如雷，竟有一夜叉般怪物攬出，直撲而來。唬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可卿救我！』慌得襲人、媚人等上來扶起，拉手說：『寶玉別怕，我們在

這裡。』秦氏在外聽見，連忙進來，一面說丫嬛們：『好生看著貓兒狗兒打架。』又聞寶玉口中連叫『可卿救我』，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沒人知道，他如何從夢裡叫出來？』正是：

一場幽夢同誰訴，千古情人獨我知。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雨雲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題曰：

朝叩富兒門，富兒猶未足。

雖無千金酬，嗟彼勝骨肉。

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眾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溼，唬的忙退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畢晚飯，過這邊來，襲人忙趁眾奶娘丫嬛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要緊！』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臟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說著，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襲人侍寶

玉更爲盡職。暫且別無話說。

按榮府中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個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倒還是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有甚瓜葛？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逐細言來。

方纔所說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作過小小的一個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識認，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子。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姥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襯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夫，你別嘖著我多嘴。偕們村莊人，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守著多

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託著你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偕們雖離城住著，終是天子腳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去罷了。在家跳踢會子也沒中用的。』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大家想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偕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這倒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偕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疏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著實響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偕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偕們的腰還粗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聽如此一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

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先試試風頭再說？」劉姥姥道：『噯啲啲！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一個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劉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又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去。倒還是捨著我這副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

次日天未明，劉姥姥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板兒纔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姥姥帶他進城，找至寧榮街，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簇的轎馬，劉姥姥便不敢過去。且彈彈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偵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凳上說東談西呢。劉姥姥只得偵上來問：『太爺們納福。』眾人打量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裡來的。劉姥姥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揪睬，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角下等著，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誤他的事，何苦耍他。』因向劉姥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著，他娘子卻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遶到後街上，

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姥姥聽了謝過，遂攜了板兒，遶到後門上。只見門前歇著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廝鬧。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裡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說著，跳躑躅引著劉姥姥進了後門，至一院牆邊，指與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聽說，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姥姥忙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姥！你好呀。你說說，能幾年，我就忘了。請家裡來坐罷。』劉姥姥一壁裡走著，一壁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我們了。』說著，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著。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的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再問劉姥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姥姥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著幾分來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姥如此而來，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現弄自己的體面，聽如此說，便笑說道：『姥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叫你見個真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卻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只帶著小爺們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

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姥姥有所不知，我們這裡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奶管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內姪女，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姥姥聽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略可推得去的也就推過去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這裡來一遭。』劉姥姥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裡話。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害著我什麼。』說著，便喚小丫頭子：『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些閒話。劉姥姥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嗐，我的姥姥，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說著，只見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著劉姥姥說：『快走，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一個空子，偕們先等著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著，一齊下了炕，打掃

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著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

先到了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裡略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著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著就是了。』周瑞家的聽了，方出去領他兩個進入院來。上了正房臺磯，小丫頭子打起了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劉姥姥斯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只得問個『好』，讓『坐』。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銀，花容玉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忽見周瑞家的稱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著周瑞家的稱『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些體面的丫頭子。於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子們斟了茶來，吃茶。劉姥姥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籬櫃篩麪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一物，卻不住的亂晃。劉姥姥心中想著：『這是個什麼愛物兒？有煞用呢？』正歎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方

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子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劉姥姥：『只管坐著，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呢！』說著，都迎出去了。劉姥姥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窸窣，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兩三個婦人，都捧著大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了聲『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個人擡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著要肉吃，劉姥姥一巴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姥姥會意，於是攜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偵到這邊屋內來。只見門外鑿銅鉤上，懸著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氈條。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著金心綠閃緞大坐褥，旁邊有銀唾沫盒。那鳳姐兒家常戴著紫貂昭君套，圍著攢珠勒子，穿著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著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著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擡頭，只管撥手爐內的灰，慢慢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擡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在地下站著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快攙著，不拜罷。——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

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姥姥了。』鳳姐點頭。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疏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人似的。』劉姥姥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著也不像。』鳳姐兒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過借賴著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說著，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著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果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狠要緊的，你就帶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著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著。白來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姥姥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來瞧瞧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姥。劉姥姥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奶，卻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

這裡來，也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腳響，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夭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著，這是我姪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了我來求嬖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嬖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嘻嘻笑著在炕沿下半跪道：『嬖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嬖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們那裡放著那些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纔罷。』賈蓉笑道：『那裡如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鑰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擡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著，便起身出去了。這裡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慢的退去。這裡劉姥姥心身方安，方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姪兒來，也不爲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裡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個派頭兒，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

說著，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來？打發僮們作煞事來？只顧吃果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姥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聽說，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內，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著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出一姓，當年又與太老爺在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幾年來也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一遭卻也沒空了他們。今兒既來了瞧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二奶奶裁奪著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姥已吃畢飯，拉了板兒過來，擔舌打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該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裡雜事太煩，太太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我近來接著管些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著這裡雖是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了。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的。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罷。』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只當是沒有，心裡便突突的，後來聽見

給他二十兩，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凭他怎樣，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在旁聽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聽了，笑而不睬，只命平兒：

『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若不拿著，可真是怪我了。這錢，僱了車子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裡，該問好的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姥姥只管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來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倒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正緊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姪兒來了。』劉姥姥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裡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上話來。』二人說著，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時。劉姥姥便要留下一塊銀與周瑞家孩子們買果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姥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受恩深處勝親朋。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歎英蓮 談肄業秦鐘結寶玉

題曰：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誰是惜花人。

相逢若問名何氏，家住江南本姓秦。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嬛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嬛名金釧兒者，和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階坡兒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掬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穿著家常衣服，頭上只散挽著鬢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小炕几上，同丫嬛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來，寶釵纔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著。』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衝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這兩天沒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來，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吃幾劑藥，一勢兒除了根纔是。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便笑道：

『再不要提吃藥。爲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凭你什麼名醫仙藥，從不見一點兒效。後來還虧了一個癩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凡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裡弄了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個什麼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著，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現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噯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一二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就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

藥可有名子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著便叫：『香菱！』簾櫳響處，方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著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兒罷。』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丫頭戴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道，寶丫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著，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兒，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爲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著，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倒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偕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笑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

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歎息傷感一回。

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處擠著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卻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子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丫嬛司棋，與探春的丫嬛待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著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著，遂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嬛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嬛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戴在那裡？』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嬛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刺往那裡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了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說：『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著？』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著。』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

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啣了半日，想是就爲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過，越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腳的往東邊房裡來。只見奶子正拍著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問著，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音。接著，房門響處，平兒拿著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進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一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又拿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穿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偏的來了個劉姥姥，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送這幾枝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白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倒會猜。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

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沒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的你這樣了。』說著，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著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先便說：『什麼花？拿來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枝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眼，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便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寶玉道：『寶姐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裡回來，也著了些涼，異日再親來。』說著，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

原來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著主子的勢

利，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

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妝，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僭們送他的，趁著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著，不管打發兩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當什麼正緊事問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過去逛逛。明兒倒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著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執、迎探等姊妹們亦會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

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著，立等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姬妾丫嬛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因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有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幾個姬妾先就笑說：『二奶奶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著，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這裡作什麼，何不去逛逛。』秦氏笑道：『今兒巧，上回寶叔立刻要見我兄弟，他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呢，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

玉聽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著，忙什麼。』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著，別委曲著他。倒比不得跟了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說道：『既這麼著，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瞧，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僭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捧的慣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了，竟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他生的腴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強，就帶他來。』說著，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硃脣。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腴腆含糊慢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旁坐了，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喚秦鐘。早有鳳姐的丫嬛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匹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鏢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只一見秦鐘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獸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

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驕婢侈童，秦鐘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怪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知「貧窶」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忽又有寶玉問他讀什麼書。秦鐘見問，便因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果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果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果，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著我，不要理他。他雖腩腆，卻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著，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說：『業師於去歲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著。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

去，且溫習著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著。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往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偕們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回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說了回話。

晚飯畢，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著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裡人這樣，還了得了！』尤氏歎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

喝馬溺。不過仗著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噏酒，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倒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遠的莊子上去就完了。』說著，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眾人都應道：『伺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燭輝煌，眾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更可以恣意灑落灑落。因趁著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曉起一隻腳，比你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眾人喝他不聽，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捆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著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偕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偕們這樣的人家，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

賈蓉答應：『是。』眾小廝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上來幾個，揪翻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亦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鷄，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偕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眾小廝聽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來，唬的魂飛魄喪，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綑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遙遙的聞得，便都妝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倒也有趣，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立眉噴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混噉，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細搥你不搥你！』嚇的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話了。』鳳姐亦忙回色哄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偕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往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鐘家學裡念書去要緊。』說著，自回榮府而來。正是：

不因俊俏難爲友，正爲風流始讀書。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香院 賈寶玉大醉絳芸軒

題曰：

古鼎新烹鳳髓香，那堪翠斝貯瓊漿。

莫言綺縠無風韻，試看金娃對玉郎。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眾人，寶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著實的稱讚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幫著說『過日他還來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卻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

卻說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爲不妥，寧可遠遠路罷了。當下眾嬈嬈丫嬛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眾嬈嬈丫嬛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

笑著趕上來，一個抱住腰，一個攜著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說著，請了安又問好，嘮叨半日方纔走開。老嫗嫗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彎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有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了寶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請安。寶玉忙含笑攜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裡看見了？』眾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玄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眾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

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來，正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嬛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著來。快上炕來坐著罷。』命人倒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裡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著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裡間比這裡暖和，那裡坐著。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說，忙下了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弔著半舊的紅絢軟簾。寶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

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著漆黑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蔥黃綾綿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脣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口內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擡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說：『已經大好了。倒多謝記掛著。』說著，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著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著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著五色蝴蝶鸞絲，項上掛著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說著，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於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於後。但其真體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大費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狽

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仙壽恆昌

莫失莫忘
仙壽恆昌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註云：莫失莫忘，仙壽恆昌。 註云：一除邪祟，二療冤疾，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翻過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裡發默作什麼？』鶯兒嘻嘻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說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笑央：『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了呢？』寶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鑿上了。叫天天帶著，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個，共成兩句吉識。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音註云：不離不棄。



音註云：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

八個字，倒真與我的是一對。』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係何香氣。遂問：『姐姐燻的是什麼香？我竟從未聞見過這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燎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說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的走了進來。一見了寶玉，便笑道：『噯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兒我再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著，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了。姐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了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過拿來預備著。』寶玉的奶母李嬭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裡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裡擺茶果子呢。我叫丫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丫兒們散了罷。』寶玉應允。李嬭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

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果，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裡珍大嫂子的鵝掌鴨信，薛姨媽聽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得就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來。李嬈嬈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好媽媽，我只吃一鍾。』李嬈嬈道：『不中用！當著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挨了兩日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著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嬛來——『讓你奶奶們去也吃杯，搪搪雪氣。』那李嬈嬈聽如此說，只得和眾人且去吃些酒水。這裡寶玉又說：『不必溫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颯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命人暖來方飲。黛玉磕著瓜子兒，只抿著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嬛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裡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

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嘻的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著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巴的從家裡送個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過餘，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嬈嬈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黛玉姊妹說說笑笑的，那肯不吃。寶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鍾就不吃了。』李嬈嬈道：『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隄防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先忙的說：『別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著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囔說：『別理那老貨，偌們只管樂偌們的。』那李嬈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著他了，你倒勸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著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吃的也未可知。』李嬈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你這算了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著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這個鬻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

裡，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便跟著我睡罷。』因命再燙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嬈嬈因吩咐小丫頭子們：『你們在這裡小心著，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性多給他吃。』說著，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嬈嬈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丫頭子，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鷄皮湯，寶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醞醞的凜上茶來，大家吃了。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個丫頭已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偕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偕們呢。』說著，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命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氈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過別人戴過的？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麼，過來我瞧瞧罷。』寶玉忙就近前來。黛玉用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絳簪纓扶起，顛巍巍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不是。』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丫頭們跟著也彀了。』薛姨媽

不放心，足的命兩個婦女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

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著，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著，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眾人：『李奶子怎麼不見？』眾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纔去了。』寶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說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纔罷！』寶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麼問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寶玉聽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著。』說著，便伸手攜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便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裡間門斗上新貼了三個字，寫著『絳芸軒』。黛玉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的這麼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寶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著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撇嘴。寶玉一看，只見襲人和衣睡著在那裡。寶玉笑道：『好。太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裡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著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

我留著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來給我孫子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著茜雪捧上茶來，寶玉因讓：『林妹妹吃茶。』眾人笑說：『林妹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凜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凜了這個來？』茜雪道：『我原是留著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要嚐嚐，就給他吃了。』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地下一擲，豁啣一聲打了個齏粉，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來問著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是仗著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了。如今我又吃不著奶了，白白的養著祖宗作什麼！攆了出去，大家乾淨！』說著，便要去立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著，不過故意妝睡，引寶玉來漚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錫澀，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好，搵在褥下，次日帶時便冰不著脖子。那寶玉就

枕就睡著了。彼時李嬈嬈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

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寶玉忙接了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鐘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鐘是這般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這裡，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著那起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鐘一一的答應，回去稟知他父母。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爲妻。那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溫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之老儒，秦鐘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澀，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閒爭氣，豈肯今朝錯讀書。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鐘相遇，卻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裡會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拾得亭亭妥妥，坐在牀沿上發悶。見寶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笑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著書，不念的時節想著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腳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著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常和林妹妹一處去頑笑纔好。』說著，俱已穿帶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且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人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

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站贓了我這地，靠贓了我的門。』眾清客相公們都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三二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著，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外面答應了兩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寶玉的奶母之子，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彈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會？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等奴才，白賠著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

『好哥哥，你別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聽一句半句話就有了。』說著，又至賈母這邊。秦鐘已早來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未辭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纔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和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嘮叨了半日，方撒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逕同秦鐘上學去了。

原來這賈家之義學，離此也不甚遠，不過一里之遙。原係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幫助爲學中之費。特共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掌，專爲訓課子弟。如今寶、秦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的留下秦鐘住上三天五日，和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更又助些衣履等事。不上一月之工，秦鐘在榮府便熟了。寶玉終是不安本分之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鐘悄說道：『偕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是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不得寶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秦鐘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都是本族人丁與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九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

下流人物在內。自寶、秦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腴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譏，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來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會有一些兒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就有好幾個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個外號，一號香憐，一號玉愛。雖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寶、秦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也不免綣繾羨慕，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與寶秦。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託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自爲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

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留下一句七言對聯，命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了，因此秦鐘趁此和香憐擠眉弄眼遞暗號兒。二人假妝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己話。秦鐘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

未了，只聽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頭看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者。香憐本有些性急，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個頭兒，偕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著，又拍著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鐘、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著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邇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亦是當日的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於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舊，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幫補他。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在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來，雖不好呵叱秦鐘，卻拿著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不忿，兩個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子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一尙，擲草棍兒抽

長短，誰長誰先幹。』金榮只顧得意亂說，卻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你道這個是誰？原來這一個名喚賈薈，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麼小人詭譎諛誑之詞。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出寧府，自去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雖然應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鬪鷄走狗、賞花玩柳從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於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想道：『金榮、賈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不傷了臉面。』想畢，也妝作出小恭，出至外面，悄悄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世事，如今聽賈薈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連他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個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難制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個信，又有賈薈助著，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麼東西！』賈薈遂蹀一蹀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隨他去

了。這裡茗烟先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爺屁股不爺，管你毳毳相干？橫豎沒爺你爹去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屋中子弟都怔怔的癡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二人去。尚未去時，從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的。幸未打著，卻又打了旁人的座上。這座上乃是賈蘭、賈菌。這賈菌亦係榮國府近派的重孫，其母亦少寡，獨守著賈菌。這賈菌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座。誰知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著茗烟，便落在他座上，正打在面前，將一個磁硯水壺打了個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攬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著，也便抓起硯磚來要打回去。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偕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那邊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卻掄不到那裡，剛到寶玉、秦鐘桌案上就落了下來。只聽豁唧唧一聲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賈菌便跳出來，要揪打那一個飛硯的。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三個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掄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的

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鬧。眾頑童也有趁勢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在一邊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著手兒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間鼎沸起來。外邊李貴等幾個大僕人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眾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上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掛襟子替他揉呢。見喝住了眾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他們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這還在這裡念什麼書！』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顯的僭們沒禮。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眾人看你行事。眾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著，都不聽。』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經，所以這些兄弟纔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過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這裡念書的。』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僭們倒來不得？我必回明白眾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

若說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胡同子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正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子，給我們璉二奶奶跪著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李貴忙斷喝不止，說：『偏你這小畜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問他來！』說著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包著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到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著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再回老爺、太太，就說寶玉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個新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變法兒壓息了纔是，倒要往大裡鬧。』茗烟方不敢作聲兒了。此時賈瑞也怕鬧大了，自己也不乾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鐘，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禁不得賈瑞也來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鐘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說的好，「殺人不過頭點地」，你既惹出事來，少不得下點氣兒，磕個頭就完事了。』金榮無奈，只得進前來與秦鐘磕頭。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著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因問道：『你又要增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的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著人家，偕們家裡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況且人家學裡，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這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偕們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再要找這麼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著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

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著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清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嫂並姪兒。閒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鐘小崽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特勢利了。況且都做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著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鐘他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麼在那裡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聽了，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往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道：『他這些日子不知是怎麼著，經期有兩個多月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

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措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靜的養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取來。倘或我這裡沒有，只管往你璉二孀子那裡要去。倘或他有個好和歹，你再要娶這麼一個媳婦，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情性的人兒，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偏今兒早晨他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是這麼一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纔是。誰知他們昨兒學房裡打架，不知是那裡附學來的一個人欺負了他了，裡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孀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個什麼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打這個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羣混賬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那些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聽了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聽見了，我方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去了，我纔瞧著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了。孀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倒像針扎似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半日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應道：『我

們這麼聽著，實在也沒聽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著話，就過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說秦鐘欺負了他姪兒的事，聽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事情麼？』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的時候，臉上倒像有些著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倒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麼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著，又說了幾句閒話兒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那裡尋一個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偕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著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倒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流著倒有四五遍來看脈。他們大家商量著立個方子，吃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來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脫換換的，倘或又著了涼，更添一層病，那還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麼。我正進來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纔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

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礙無妨礙，所以我這兩日心裡著實著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一個幼時從學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來捐官，現在他家住著呢。這麼看來，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裡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來，明日想來一定來。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瞧。等這個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來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鬧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眾人些頭，莫過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鷲文》，你給我叫人好好的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眾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來，又跟隨多少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來——「吩咐來昇照舊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去請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嬪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的答應著出去了，正遇著方纔去馮紫英家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

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著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

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之至，小弟不勝欽仰。』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竟先看過脈再說的爲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曉得什麼。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

以便使家父母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拉著袖口，露出脈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寧神細診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脈息，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間房裡牀上坐下。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需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脅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息，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脈爲喜脈，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倒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呢，都不能說的這麼真切。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總沒有個真著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笑說道：『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那眾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痊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誤到這個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夜間睡的著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

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特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聽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穀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症候來。待用藥看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 ^{二錢} _{土炒}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 ^{二錢} _{酒洗}	白芍 ^{二錢} _炒	川芎錢半	黃芪三錢
香附米 ^{二錢} _製	醋柴胡八分	懷山藥 ^{二錢} _炒	眞阿膠 ^{二錢} _{蛤粉炒}
延胡索 ^{錢半} _{酒炒}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這麼痛快，想必用的藥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了。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畢話，方出來

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著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來。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蕙到來，先看了各處的座位，並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來家來，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又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著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個時候，天氣正涼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著眾兒孫熱鬧熱鬧，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著呢。因為晚上看著寶兄弟他們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的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

還要很爛的。』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原故。若是這麼著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兒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著老太太、太太們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著說道：『別是喜罷？』正說著，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怎麼樣大見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掙著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強掙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纔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兒聽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方說道：『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個年紀，倘或就因這個病上怎麼樣了，人還活著有甚麼趣兒！』正說話間，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未敢來。太爺聽了甚喜歡，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嬪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鷲文》，叫急急的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並合

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著？』賈蓉皺皺眉說道：『不好麼，嬸子回來瞧瞧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阿，還是在園子裡吃去好？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裡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很好。』於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經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的人都笑起來了。

於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眾位叔叔、哥哥、兄弟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纔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薈兄弟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裡了。禮單都上上檔子了。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來人了，各來人也都照舊例賞了，眾來人都讓吃了飯纔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坐著去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

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他，倒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於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門口，秦氏見了，就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麼著了！』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喝茶呢。』秦氏拉著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嬸娘的姪兒雖說年輕，卻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倒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和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著，未必熬的過年去呢。』寶玉正眼瞧著那『海棠春睡圖』，並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自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兒心中雖十分難過，但恐怕病人見了眾人這個樣兒，反添心酸，倒不是

來開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個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特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麼說，那裡就到得這個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略病一病兒，就這麼想那麼想的，這不是自己倒給自己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過去呢。你別在這裡只管這麼著，倒招的媳婦也心裡不好，太太那裡又惦著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寶叔過去罷，我還略坐一坐兒。』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來了。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秦氏一番，又低低的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著罷，我再來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薦了這個好大夫來，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凭是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嬖子，我知道我這病，不過是挨日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著，病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是。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如今纔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麼病治不好呢？偕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這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能穀吃的起。好生養著罷，我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嬖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時候，還求嬖子常過來瞧瞧我，偕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遭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得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

於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遠進園子的便門來。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逕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疏林如畫。西風乍緊，初罷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自看園中的景致，一步步行來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兒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子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到這裡來。』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個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裡來。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著，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著鳳姐兒。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說道：『怨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很好。今日見了，聽你說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裡去，不得和你說話兒，等閒了偕們再說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笑道：『一家子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再想不到今日得這個奇遇，那神情光景，亦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一面走著，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步放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樣的人呢！他

如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手段！』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一重山坡，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了鳳姐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只是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奶就是這麼急腳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著，問：『戲唱了有幾齣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們那裏頑呢。鳳姐兒說道：『寶兄弟，別特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著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著呢。尤氏笑說道：『你們娘兒兩個特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住著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聽戲。尤氏叫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道：『太太們在這裡，我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都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兩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聲，方接過了戲單。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單去，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又心裡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兒，天還早著呢。』鳳姐兒立起身來，往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旁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

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眾姬妾並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眾子姪都在車旁侍立等候著呢，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孀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歇罷。』於是都上了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拿眼覷著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纔拿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姪吃過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眾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

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遇見鳳姐兒往寧府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也未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著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叫人疼死。』說著，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兩個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後日再去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我也喜歡喜歡。那孩子素日愛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兒一一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

於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麼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孀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倒吃了兩塊，倒像剋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趕著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秦氏道：『孀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著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慢的辦罷。』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著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要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兒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著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裡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這

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因問道：『這瑞大爺是因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天鵝肉吃！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來！』賈瑞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倒，因餉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倒天天閒著，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閒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願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蟲，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著眼看鳳姐帶

著荷包，然後又問帶著什麼戒指。鳳姐悄悄道：『放尊重著，別叫丫頭們看了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等著，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裡人過的多，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已爲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邊去的門戶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著，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喀噠一聲，東邊的門也倒關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的鐵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彀。南北皆是大房牆，要跳亦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去去叫西門，賈瑞聽的背著臉，一溜烟抱著肩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逕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誤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著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

據此亦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恨，到底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著肚子跪在風地裡讀文章，其苦萬狀。

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想不到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來抓尋鳳姐。鳳姐故意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賭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裡那間空屋裡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來！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

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著。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乾轉，左等不見人影，右聞也沒有聲響，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魃魃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剛至門前，便如貓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著，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娘親爹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扯了自己褲子，硬幫幫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薺舉著個拈子照道：『誰在屋裡？』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卻是賈蓉，真燥的無地可入，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回

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孀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著。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剛纔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重的謝你。』賈薔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凭，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說畢，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灑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著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們先去哨探哨探再來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得，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著賈瑞，仍熄了燈，出至院外，摸著大臺磯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你只蹲著，別哼一聲，等我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裡。心下正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嗙拉拉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啣了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屎，冰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

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裡。天已三更，只得叫門。開門人見他這般景況，問是怎的。少不得扯謊說：『黑了，失腳掉在茅廝裡了。』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內。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兩個常常的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邇來想著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兒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裡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於是不能支持，一頭失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亂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著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著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僭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你婆婆那邊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府裡再尋些來，湊著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鳳姐聽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將些渣末泡鬚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甚，無藥不

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就聽見了，直著聲叫喊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我！』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歎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取出一面鏡子來，兩面皆可照人，鏡把上面鑿著『風月寶鑒』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玄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你好。』說畢，佯常而去，眾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鑒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著，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牀上，嚶啣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手裡掉過來，仍是反著，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賈瑞的眾人，只見他先還拿著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落下來便不動了。眾人上來，看

看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涼漬溼一大灘精。這纔忙著穿衣擡牀。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燬此物，遺害於世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爲真，何苦來燒我。』正哭著，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鑒，吾來救也！』說著，直入中堂，搶入手內，飄然去了。

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於鐵檻寺，日後帶回原籍。當下賈家眾人齊來弔問，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貧富不一，或三兩五兩，不可勝數。外另有各同窗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倒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

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的書信寄來，卻爲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勸。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要妥帖。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詩曰：

一步行來錯，回頭已百年。

古今風月鑒，多少泣黃泉。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嬌嬌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嬌嬌，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嬌嬌，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嬌嬌，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嬌嬌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於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

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爲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爲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泄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者——』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

閒言少敘。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

恹，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了，忙上來攙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著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嘔氣的人，那裡不乾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隨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震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舊疾，睡在牀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赦、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璠、賈珩、賈琯、賈琛、賈瓊、賈璘、賈璩、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著又哭起來。眾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著，只見秦業、秦鐘並尤氏的幾個眷屬也都來了。賈珍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璩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眾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

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眾高僧、五十眾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凭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店內，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擡來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即命人擡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讚。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檢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忽又聽得秦氏之丫嬛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都都稱歎。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殮殯，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小丫嬛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願爲義女，誓任捧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盡，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寶珠爲『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紊亂。

賈珍因想著賈蓉不過是個鬻門監，靈幡經榜上寫時不好

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第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著，讓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倒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偕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麼樣，看著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偕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房裡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看時，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一並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裡，你又吃虧了。不如平準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接著便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

鼎的夫人來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

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凭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廷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著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

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滿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問道：『事事都算妥帖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裡面無人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

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妥帖。如今就去。』說著，拉了寶玉，辭了眾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眾婆娘唵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了，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忤掙著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嬸並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裡頭著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嬸家，只和你二嬸嬸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嬸的意思姪兒猜著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著還是不錯的。從小兒大妹妹頑笑著就有殺法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嬸嬸不看姪兒、姪兒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著滾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

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恥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服，巴不得遇見這事。今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問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則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裡去謝。』說著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賈珍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的對牌出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又說：『妹妹愛怎樣就怎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爲上，二則也要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著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住了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裡趕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道：『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纔出去。

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

鳳姐兒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裙釵一二可齊家。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著，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眾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來整治整治，都特不像了。』正說著，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著數目。眾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著，同來旺媳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

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冊來查看，又限於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派，眾人不肯擅入，只在窗外聽觀。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著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著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著，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

一個的喚進來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描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個描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割，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著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董起，至於痰盒、擲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和守這處的人算賬描賠。來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辯嘴的，立刻來回我。你有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僭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鷄毛擲子、笞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氈席、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眾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

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託、偷閒、竊取等弊，次日一概都蠲了。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廈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於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廈內起坐，不與眾妯娌合羣，便有堂客來往，也不迎會。

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三眾青年尼僧，搭繡衣，鞞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寧府。大門上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等退去，眾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著豐兒，兩個媳婦執著手把燈罩，撮擁著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許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

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於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忙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媳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諸人，自入抱廈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卽命傳到，那人已張惶愧懼。鳳姐冷笑道：『我說是誰誤了，原來是你。你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纔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因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這次。』正說著，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卻先問：『王興媳婦作什麼？』王興媳婦巴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著，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取。』說著，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旁，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就是方纔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卽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又

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出去說與來昇，革他一月銀米。』眾人聽說，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還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誤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愛挨打的只管誤！』說著吩咐：『散了罷。』窗外眾人聽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國、榮國兩處執事，領牌交牌的人來往不絕。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這纔知道鳳姐利害。眾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眾，恐秦鐘受了委曲，因默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來坐。秦鐘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偕們去了他豈不煩膩。』寶玉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來。』說著，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廈。鳳姐纔吃飯，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原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吃了來的。』一面歸坐。鳳姐吃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著你們今兒該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

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偕們家沒人來領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寶玉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該作到那裡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還攔的住你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著，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偕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著，蹙眉長歎。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著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有延遲失誤，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

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吃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老婆，回來打折你的腿』等語。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又是天明鷄唱，忙梳洗過寧府中來。

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裡面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啓帖、症源、藥案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臥不能清淨。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倒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託，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於是合族上下無不稱歎者。

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臥於內寢，一應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週全承

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腳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班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

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
內廷紫禁道

御前侍值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柩
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著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豔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捧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會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算來亦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旁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

棚，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第四便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家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眾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紮，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旁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寶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爲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閒話時，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戴著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著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著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寶玉戴著束髮銀冠，勒著雙龍出海抹額，穿著白蟒箭袖，圍著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了，遞與過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綵繸，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攜手問寶玉幾歲，讀何書。寶玉一一的答應。水溶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於老鳳聲」，未可量也。』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是言，亦廕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致，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卻多蒙海上眾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

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蒼苔香念珠一串，權爲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於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輻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滔滔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著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著這些小事，惟恐有個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來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偕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寶玉聽說，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躡下來，扶車回說：『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叫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歇再走。眾小廝聽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羣，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著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

拉著寶玉的馬，搭著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趕上來，同入一莊門內。早有家人將眾莊漢攆盡。那村莊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莊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禮數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鐘出來，帶著小廝們各處遊玩。凡莊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寶玉一見了鋤、鋤、鋤、犁等物，皆以爲奇，不知何向所使，其名爲何。小廝在旁一一的告訴了名色，說明原委。寶玉聽了，因點頭歎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爲此也。』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寶玉又問小廝們：『這又是什麼？』小廝們又告訴他原委。寶玉聽說，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爲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莊丫頭跑了來亂嚷：『別動壞了！』眾小廝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爲沒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丫頭道：『你們那裡會弄這個。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寶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著，只見那丫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著行路的茶壺、茶杯、十錦履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莊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卻

留心看時，內中並無二丫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丫頭懷裡抱著他小兄弟，同著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眾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柰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旛寶蓋，鐵檻寺接靈眾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乏，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個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也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著。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

原來這鐵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佈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妥帖，好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莊或尼庵尋個下處，為事畢晏退之所。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便，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裡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著女

親，自己便辭了眾人，帶了寶玉、秦鐘往水月庵來。原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鐘便只跟著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

不言老尼陪著鳳姐，且說秦鐘、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鐘道：『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裡，一個人沒有，你摟著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鐘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鐘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卻已情投意合了。今智能見了秦鐘，心眼俱開，走去倒了茶來。秦鐘笑說：『給我。』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爭，我難道手裡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吃著，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果點心。他兩個那裡吃這些東

西，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眾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侍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爲難。不想守備家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張家急了，只得著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張了。』鳳姐聽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歎道：『雖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倒像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凭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

老尼聽說，喜不自禁，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做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帖，越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纔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

誰想秦鐘趁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鐘跑來便摟著親嘴。智能急的跺腳說著：『這算什麼！再這麼我就叫喚。』秦鐘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著，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方知是寶玉。秦鐘連忙起身，報怨道：『這算什麼！』寶玉笑道：『你倒不依？偈們就叫喊起來。』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寶玉拉了秦鐘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鐘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眾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

『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鐘、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來擗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鐘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話。

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鐘戀著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逛，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著主文的相公，假託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卻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著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回再見。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卻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鐘讀夜書。偏那秦鐘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繾，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於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卻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卻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等一千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

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卽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偕們家大小姐晉封爲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著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於是都按品大妝起來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薈奉侍賈母大轎前往。於是寧、榮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踊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

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眾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眾人嘲他越發發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

聽了，方略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著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芙蓉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

且說賈璉自回家參見過眾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揮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眾丫嬛參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道：『我那裡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攔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裡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著了。我苦辭了幾回，太太又不容辭，倒反說我圖受用，不肯習學

了，殊不知我是捻著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偌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坐山觀虎鬪，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眾，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死，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著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說著，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去，不防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偌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裡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趟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著碗裡看著鍋」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爲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著香菱模樣兒好還是末則，其爲人行事，卻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親。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風一

般了。我倒心裡可惜了的。』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的打發了香菱來？』平兒笑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著，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時，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麼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個梯己，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趕著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裡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禽鬼。』說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座。鳳姐雖善飲，卻不敢任興，只陪侍著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嬭嬭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嬭嬭執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腳踏，趙嬭嬭在腳踏上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狠嚼不動那個，倒沒的硃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頓肘子狠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趕著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嬭嬭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爲酒飯，倒有一件正緊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

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趾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著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來說是正緊。靠著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著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著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著是「外人」，你卻是看著「內人」一樣呢。』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嬈嬈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原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求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偕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嬈嬈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喝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訕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誤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爲省親。』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準了不成？』賈璉笑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分準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嬈嬈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

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原故？』賈璉道：『如今當今貼體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啓請內廷鸞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踊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嬪嬪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偕們家也要預備接偕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嬪嬪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偕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

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嬈嬈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牀，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嬈嬈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薈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著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著東府裡花園起，轉至北邊，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著忙說道：『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緊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倒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

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去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割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著來管家兒子兩個，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量了打量，笑道：『你能在這一行麼？這個事雖不算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著辦罷了。』賈蓉在身旁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僭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豬肉，也看見過豬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旂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裡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著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萬存著，等置辦花燭綵燈，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薔忙陪笑說：『正要和嬸嬸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嬈嬈。彼時趙嬈嬈已聽厭了話，平兒忙笑推他，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著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又悄悄的向鳳姐道：『嬸嬸要什麼東西，吩咐我，開個賬給薔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

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撿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著，一逕去了。這裡賈薈也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著辦事，倒先學會了這把戲。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著，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與二門上，一概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

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已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是從北角牆下引來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號山子野者，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只凭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薈已起身往姑蘇去

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

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著實懸心，不能樂業。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說，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還明明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裡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鐘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唬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牀易簣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蠟，合目呼吸於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兄，賈玉來了。』連叫兩三聲，秦鐘不睬。寶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鐘魂魄那裡肯就去，又記念著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著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又記掛著智能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鐘道：

『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礙處。』正鬧著，那秦鐘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這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眾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眾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腳，一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也無益於我們。』都判道：『放屁！俗語說的好，「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陰陽本無二理。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敬著點沒錯了的。』眾鬼聽說，只得將秦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見寶玉在側，乃勉強歎道：『怎麼不肯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寶玉忙攜手垂淚道：『有什麼話，留下兩句。』秦鐘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爲高過世人，我今日纔知自誤了。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爲是。』說畢，便長歎一聲，蕭然長逝了。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上

詩曰：

豪華雖足羨，離別卻難堪。

博得虛名在，誰人識苦甘。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

又不知歷幾何時，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也覺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眾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聽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使用，不妥時，然後將兩村請來，令他再擬。』眾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

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疏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意思。』眾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著起身，引眾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眾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憂戚不盡，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亦纔進去。忽見賈珍走來，向他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一會就來了。』寶玉聽了，帶著奶娘小廝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彎，頂頭賈政引眾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邊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掌稱讚寶玉專能對對聯，雖不喜讀書，偏倒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來。寶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

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一旁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人將門關了。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鯁脊；那門欄窗隔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下面白石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眾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眾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丘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

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逕。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在前引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進入山口。擡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眾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眾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料定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若直書「曲逕通幽處」這句舊詩在上，倒還大方氣派。』眾人聽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謬獎。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著，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龍蔥，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於兩峰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

擡頭見寶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來。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爺方纔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瀉」字，則覺不妥。況此處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些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若何。方纔眾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聽。』寶玉道：『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眾人都忙迎合，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聯來。』寶玉聽說，立於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眾人先稱讚不已。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擡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裡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眾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一明兩暗，裡面都是合著地步打就的牀几椅案。從裡間房內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著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眾客忙用話開釋，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是『睢園雅跡』，賈政道：『也俗。』

賈珍笑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眾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設議論來，然後方許你作。方纔眾人可有使得的？』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眾人都鬨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烟尚綠，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

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來，因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命人去喚賈璉。一時賈璉趕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內取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看了一眼，回道：『妝、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絢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

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牀裙、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倏爾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牆頭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旁有一石碣，亦爲留題之備。眾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佳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眾人道：『方纔世兄有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鷄類，纔都相稱了。』賈政與眾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眾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名方可。』眾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大家想著，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四字。』眾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寶玉冷笑道：

『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眾人聽了，亦發鬨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著，引人步入茆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卻聽寶玉道：『此處如何？』眾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眾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癡獸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眾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寶玉道：『卻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地，非其山而強爲山，雖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又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澗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茶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

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眾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個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眾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玉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更批胡說。

於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著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狠。』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菖蘭，這一種大約

是清葛，那一種是金荳草，這一種是玉蔦藤，紅的自然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蒨、薑藁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又有叫什麼綠萸的，還有什麼丹椒、靡蕪、風連——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遊廊，便順著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著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眾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

眾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靡蕪滿手泣斜暉。」』眾人道：『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因念道：

『三逕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髯沉音，意欲也題一聯。忽擡頭見寶玉在旁不敢則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著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

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才猶豔，睡足醪醑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
眾客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嫺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說：『豈有此理。』說著，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眾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眾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眾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著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來。』說著，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也。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說著，

引客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了來。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說著，一逕引人遶著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牆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眾人進去。一入門，兩邊都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著數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眾人讚道：『好花，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裡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眾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寶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爲證，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眾人都搖身讚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賈政因問：『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眾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極。』又歎：『只是可惜了。』眾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

若只說蕉，則棠無著落，若只說棠，蕉亦無著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著，引人進入房內。只見這幾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卍卐卍，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一隔一隔，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其隔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爾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窗；倏爾彩綾輕覆，竟係幽戶。且滿牆滿壁，皆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桌屏之類，雖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眾人都讚：『好精緻想頭！難爲怎麼想來。』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又有窗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窗紗明透，門逕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羣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卻是一架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子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倒比先近了。』說著，又轉了兩層紗幬錦隔，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寶相，轉過花障，則見青溪前阻。眾人詫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裡引到那村莊裡，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眾人聽了，都道：

『神妙之極！』說著，忽見大山阻路，眾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仍在前導引。眾人隨他直由山腳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大路，豁然大門前見。眾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搜神奪巧之至。』於是大家出來。

那寶玉一心只記掛著裡邊，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來，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還逛不足？也不想逛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著。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寶玉聽說，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幾個小廝上來攔腰抱住，都說：『今兒虧我們。老爺纔喜歡，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遍，都虧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太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錢。』眾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著，一個上來解荷包，那一個就解扇囊，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抱了起來，幾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眾奶娘丫嬛跟上，見過賈母，知不會難為著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來瞧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彀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作的那個香袋兒，纔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趕過來，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卻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

了，卻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紅襖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著，擲向他懷中便走。黛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聲咽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淚來，拿起荷包來又剪。寶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這當了什麼！』說著，賭氣上牀，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眾奶娘丫嬭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賈母聽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們辯嘴。不許牛了他。』眾人答應著。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著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拿起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燥的。』說著，嗤的一聲又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作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只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裡。

此時王夫人那邊鬧熱非常。原來賈薈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

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著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又有秦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身兒皆不中用，足的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嫗、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侷尼院住著。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秦之孝家的回道：『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秦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啓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等後話，暫且擱過，此時不能表白。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丫嬛等眾，皆一時不得閒的。寶釵便說：『偕們別在這裡礙手礙腳，找探丫頭去。』說著，同寶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來閒頑，無話。

第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下

王夫人等日日忙亂，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及鹿、兔、鷄、鵝等類，悉已買全，交於園中各處像景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小尼姑道姑也都學念會了幾卷經咒。賈政方略心意寬暢。又請賈母等進園，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於是賈政方擇日題本。本上之日，奉硃批準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準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夜不閒，年也不會好生過的。

展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幕，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閒人，賈赦等督率匠人紮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會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妝。園內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無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幕擋嚴——正等的不耐煩，忽一太監

坐大馬而來。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著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麼著，老太太、太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來也不遲。』於是賈母等暫且自便，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酒飯。一時傳人一擔一擔的挑進蠟燭來，各處點燈。方點完時，忽聽外邊馬跑之聲。一時，又十來個太監都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是『來了，來了』，各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姪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幕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得隱隱細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翼，雉羽夔頭，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值事太監捧著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擡著一頂金頂金黃繡鳳版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旁跪下。早飛跑過幾個太監來，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來。那版輿擡進大門，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擡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紮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著『體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虧癩

僧、跛道二人攜來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燈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緊的爲是。

且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歎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若遊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花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紬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燈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燈，珠簾繡幕，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著『蓼汀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回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搪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爲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爲哉？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爲弱弟，賈妃之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寶玉與諸弟待之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

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寶玉偏才儘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爲之，亦或可取。卽另使名公大筆爲之固不費難，然想來倒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爲，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寶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擬。閒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溼」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小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聽了，卽忙移換。一時舟臨內岸，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碑坊上明顯『天仙寶鏡』四大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於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燒空，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鱗，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兩陞樂起。禮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於月臺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攬賈

母，一手攬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裡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圍繞，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倒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來。』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等忙上來解勸。賈母等讓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掌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禮，及兩府掌家執事媳婦領丫嬛等行禮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啓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賈妃聽了，忙命：『快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亦命免過，上前各敘闊別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丫嬛抱琴等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敘些離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蠶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外，願我君萬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犁爲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庶不負上體貼眷愛如此

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爲重，暇時保養，切勿記念等語。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爲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

賈妃見寶、林二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因問：『寶玉爲何不進見？』賈母乃啓：『無論，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去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前，攜手攔於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禮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幾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匾額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此一匾一聯書於正殿

『大觀園』園之名

『有鳳來儀』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曰『蘅蕪苑』

『杏帘在望』賜名曰『澗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又命舊有匾聯俱不必摘去。於是先題一絕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於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縛。且喜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澗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眾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
誰信世間有此境，遊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奉命可慚學淺微。

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
園修日月光輝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
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事下瑤臺。
名園一自邀遊幸，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
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
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
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爲辭。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
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眾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

彼時寶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與『蘅蕪苑』二首，正作『怡紅院』一首，起草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

寶釵轉眼瞥見，便趁眾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他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個字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見問，悄悄的啞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錢珣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來了。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你又認我這姐姐來了。』一面說笑，因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

此時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寶玉獨作四律，大費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處。想著，便也走至寶玉案旁，悄問：『可都有了？』寶玉道：『纔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罷。趕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他跟前。寶玉打開一看，只覺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來儀』 臣寶玉謹題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
竿竿青欲滴，个个綠生涼。
迸砌妨階水，穿簾礙鼎香。
莫搖清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
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
輕烟迷曲逕，冷翠滴迴廊。
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
綠蠟春猶捲，紅妝夜未眠。
凭欄垂絳袖，倚石護青烟。
對立東風裡，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
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
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爲前三首之冠，遂將『澗葛山莊』改爲『稻香村』。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極幼，未達

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自有閒處調養，故亦無傳。

那時賈薔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目來！』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單子。少時太監出來，只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妝演的形容，卻作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爲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匹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鏢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等例。』乃呈上略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聽了，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匹，『福壽綿長』宮紬四匹，紫金『筆錠如意』鏢十錠，『吉慶有魚』銀鏢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

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鏤二對。寶玉亦同此。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鏤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鏤四錠，表禮四端。外表禮二十四端，清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奶娘眾丫頭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分，金鏤一雙。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凡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眾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聽了，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卻又勉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瀚，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不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勸，攙扶出園去了。正是——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並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

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忤掙著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眾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

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之人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

和尤氏和丫嬛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會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這裡素日有個小書房，名 內曾掛著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自然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著，便往書房裡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乍著膽子，擔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會活，卻是茗烟按著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腳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腳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屬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大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真新鮮奇文，竟是寫不出來的。據他說，他母親

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見得了一匹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著，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吹吹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去？一會子再往這裡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卻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偕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著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

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果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慌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寶玉來，在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爲何，忙跑出來，迎著寶玉一把拉著，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嘻了一聲，笑道：『你也特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了人，

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車碾馬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嬖嬖們打你。』茗烟撇了嘴道：『二爺罵著打著叫我引了來，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勸：『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臟，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慚慚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果桌，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果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齊整整擺上一桌子果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禮。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趟。』說著，便拈了幾個松子穰，吹去細皮，用手帕托著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當下寶玉穿著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爲往這裡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去的？』寶玉笑道：『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著好東西呢。』襲人悄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著什麼意思。』一面又伸

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爲不妨，爲的是碰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眾人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果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著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等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

卻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嬛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嬭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丫頭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歎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個樣兒了。別的媽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只知嫌人家賊，這是他的屋子，由著你們遭塌，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嬭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他們不著，因此只顧頑，並不理他。那李嬭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辰睡覺』等語。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一個討厭的老貨。』

李嬈嬈又問道：『這蓋碗裡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拿匙就吃。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著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我們生氣。』李嬈嬈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爲這個不自在的。』李嬈道：『你們也不必妝狐媚子哄我。打諒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著，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牀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著，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一時換衣卸妝，寶玉命取酥酪來，丫嬛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足的吐了纔好。他吃了倒好，攔在這裡倒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牀。』寶玉聽了，信以爲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眾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

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讚歎兩聲。襲人道：『歎什麼？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狠，怎麼也得他在偕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偕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衝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我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爺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妝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嘻了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歎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的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怔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的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這道理。便是朝廷宮裡也有個定例，或幾年一

選，幾年一入，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爲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著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來，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內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偕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太太斷不肯行的。』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乃歎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說著，便賭氣上牀睡去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

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著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且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淘澄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著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待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也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眾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料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文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麼留你？我自己也難說了。』襲人笑道：『偌

們素日好處，再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侯，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凭我去，我也凭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爲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諛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教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著，我家代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子叫作「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

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擡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著，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嬖嬖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拚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著，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

彼時黛玉自在牀上歇午，丫嬛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著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著，偈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著。』黛玉道：『你就歪著。』寶玉道：『沒有枕頭，偈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著。』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

知是那個賊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著，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搨上了一點兒。』說著，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朵，又有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拉住，要瞧籠著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麼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著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脅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

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歎笑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著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著，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去？不能。偈們斯斯文文的躺著說話兒。』說著，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跡，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只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且又正言厲色，只當是眞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著笑順口謊道：

『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

黛玉笑道：『就是扯謊！自來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著呢，你那裡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謊：

『林子洞裡，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須得乘此打劫些來方妙。」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前去打聽。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裡，果

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果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玉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玉？」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玉。」老耗並眾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準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眾耗忙問：「如何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玉，滾在香玉堆裡，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眾耗聽了，都道：「妙卻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果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玉』，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

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著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著，便擰的寶玉連連央告，說：『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呢！』一

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典故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寶釵笑道：『原來是寶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裡的典故原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典故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來。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嚷，吵鬧起來。正是——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要趕過來，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嬈嬈拄著拐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擡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妝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臭銀子買來的毛丫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嬈嬈不過爲他躺著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朦著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等話，後來只管聽他說『哄寶玉』、『妝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辯『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嬈嬈聽了這話，

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著那起狐狸，那裡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著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講了。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著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著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說：『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嬈嬈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清。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贏賬，聽得後面聲嚷，便知是李嬈嬈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於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嬈嬈笑道：『好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纔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難道你反不知道規矩，在這裡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裡燒的滾熱的野鷄，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著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著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嬈嬈腳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強如受那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寶釵、黛玉隨著，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兒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旁笑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認，不犯著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

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著病——『別想著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麼樣纔好呢。時常我勸你，別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裡。遇著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著。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己便端著就枕與他吃了，即令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飯，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嬾嬾鬪牌解悶，寶玉記著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麝月一個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問道：『你怎麼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牀底下堆著那麼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裡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地下是火。那些老媽媽子們，老天拔地伏侍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子們，也是伏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裡看著。』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著，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

偕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笑道：『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見，便道：『就是這樣。』說著，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麼大福。』說著，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也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聽唿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偕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著。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著，一逕出去了。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

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卻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習看他亦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著急。趕著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下該鶯兒擲三點就贏了。因拿起骰子來，恨命一擲，

一個作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著手只叫『幺』，賈環便瞪著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幺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幺。』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睨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寶釵說，不敢則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前兒和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沒著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著便哭了。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況，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卻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著：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獸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獸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爲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獸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中，因孔子是亙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爲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卻

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寶釵恐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著這個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去。哭一會子，難道算取樂頑了不成？倒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爲是。』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那裡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寶姐頑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擡攀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著，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麼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些淡話作什麼？凭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唯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不聽我的話，反叫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裡走，安著壞心還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幾個錢？就這麼個樣兒。』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鳳姐道：『虧你還是爺，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

明兒再這麼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的！爲你這個不尊重，恨的你哥哥牙癢，不是我攔著，窩心腳把你的腸子窩出來了。』喝命：『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

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擡身就走。寶釵笑道：『等著。偕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著，下了炕，同寶玉一齊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廝見。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的？』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的。』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趟，就說這話。』林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著，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來自己納悶。』林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著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林黛玉道：『我作踐壞了身子我死，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林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乾淨。』林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淨。』寶玉道：『我說我自己死了乾淨，別聽錯了話賴人。』正說著，寶釵走來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說著，便推寶玉走了。這裡林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窗前流淚。

沒兩盞茶的工夫，寶玉仍來了。林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來？死活凭我去罷了。』寶玉聽了，忙上來悄悄的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偈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偈們兩個一桌吃，一牀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爲他疏你的？』林黛玉啐道：『我難道爲叫你疏他？我成了個什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林黛玉聽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瀰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麼倒反把個青氍披風脫了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著。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脫了。』林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著吵吃的了。』二人正說著，只見湘雲走來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不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林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幺愛三四五」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他，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著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

你。』黛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麼不及你呢？』林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著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厄」去。阿彌陀佛！那纔現在我眼裡。』說的眾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著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的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倒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

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

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迎春姊妹見眾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喜之時，他反以爲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事，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著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

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腳，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個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燥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擡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辯嘴呢，是和二爺辯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著當著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是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槍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去。』說著，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著法兒打發我

出去，也不能彀。』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著，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燥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著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乾淨。』說著，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眾丫嬪見吵鬧，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扶起來，歎了一聲，在牀上坐下，叫眾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著，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著，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著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辯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著還有人說閒話，還攔

的住你來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作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著你作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兒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

一時黛玉去後，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著，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作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著呢？』晴雯沒的話，嗤的又笑了，說：『你不來便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偕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作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

著牀腿，連席子上都汪著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沒那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倒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剛鴛鴦送了好些果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寶玉笑道：『既這麼著，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來拿果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狠，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還更了不得呢。』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撕著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聲響，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著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著嗤嗤又聽幾聲。寶玉在旁笑著說：『響的好，再撕響些！』正說著，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幾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匣子搬了出來，讓他儘力的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沒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著，便倚在牀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著，一面叫襲人。襲人纔

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

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眾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著，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眾多丫嬛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作什麼！』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嬸叫穿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一旁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著，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倒扮上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氈斗篷放在那裡，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個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著，大家想著前情都笑了。寶釵笑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娘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咕咕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那裡來的那些謊

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著？』賈母因問：『今兒還是住著，還是家去呢？』周奶娘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來了，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著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憨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著，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得了好東西等著你呢。』史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呢！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多謝你記掛。』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著，拿出手帕子來，挽著一個跣踏。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兒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著便打開，眾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也就帶來，豈不省事。今兒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須得我先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

發個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著，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眾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著，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笑了。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笑。

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的嫂子們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將三個戒指兒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眾奶娘丫頭跟著。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著，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眾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個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和偕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偕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棵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

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兩個「陰陽」不成？「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了陰，陰盡了就成了陽。不是陰盡了又有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麼樣兒，不過是個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就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著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著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虻、蠓、蠅、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僭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問，因想不起個什麼來，猛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絛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麼沒有呢。』

翠縷道：『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偕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問出好的來了。』翠縷笑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著，湘雲拿手帕子握著嘴呵呵的笑起來。翠縷道：『說是了？就笑的這樣。』湘雲道：『狠是，狠是。』翠縷道：『人規矩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狠懂得。』一面說，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掉的首飾，金晃晃在那裡。』翠縷聽了，忙趕上拾在手裡，攬著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著，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裡沒見有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問道：『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作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了？』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偕們一處走。』說著，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景況。一時進來歸坐，寶玉因笑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著，一面在身上摸掏。掏了半天，呵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

『什麼東西？』寶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著，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因說道——不知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著了。你是那裡揀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兒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聽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答。襲人道：『這會子又害燥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偕們在西邊暖閣住著，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燥，這會子怎麼又害燥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偕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著我替你梳頭、洗臉，作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瞧你。不信你問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未了，忙的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噎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

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笑道：『我只當林姐姐給你的，原來是寶釵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裡想著：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礙的。』說著，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這個話。』史湘雲道：『提這個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怪嗔我讚了寶姐姐。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旁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笑道：『這又奇了。你家放著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了，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了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就煩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兒我倒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

人道：『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著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給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著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著，老太太還怕他勞碌著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煩他做。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著，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著靴子，一面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著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著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寶玉

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膩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真真實姑娘教人敬重，自己訕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會？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

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著：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鮫帕鸞縑，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歎。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歎者：你既爲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爲爾之知己矣，既你我爲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寶釵

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爲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爾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擡頭見了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著，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擡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黛玉道：『你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著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的，筋都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聽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歎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著，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歎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

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著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卻也怔怔的望著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裡說著，卻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站著，只管發起獸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擡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著。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著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著。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這話，唬得魄銷魂散，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子來。羞的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

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

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問，忽有寶釵從那邊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邊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了，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道：『噯喲，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倒是，你說說罷！』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來看著雲丫頭的神情，再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那雲丫頭在家裡竟一點兒作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裡累的狠。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著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說：『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能著使罷。要勻淨的，等明兒來住著，再好生打罷。」』如今聽

寶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裡作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凭著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作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的信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作些如何？』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兒不知爲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纔剛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趕著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家還只管亂著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歎，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道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

卻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中，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著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寶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哭

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幾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歎道：『姨娘是慈善人，故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著，或是在井跟前憨頑，失了腳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心不安。』寶釵歎道：『姨娘也不勞念念於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妹妹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妝裏，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妝裏，豈不忌諱。因爲這麼樣，我現叫裁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著，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著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來——『跟寶姑娘去。』一時寶

釧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纔說他，因寶釧來了，卻掩了口不說了。寶釧見此景況，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拿了去。再看下回便知。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脣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卻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眾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

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內摧傷。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寶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背著手，低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走著，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兒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擡頭一看，不是別人，卻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嗒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歎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卻是爲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呵呵的站著。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

請！』急走出來看時，卻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抓不住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裡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裡，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著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啓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斷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大人轉諭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趕來時，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豈更又加「引逗」二字。』說著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

得。』那長府官冷笑道：『現有據證，何必還賴。必定當著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裡？』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著，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呆，一面送那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著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快打，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逛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命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纔趕著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疏懶，自然執事人操剋奪之權，致使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過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

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裡，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意，將眼一看眾小廝，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裡，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眾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都是啖指咬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索子網上！把各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在裡頭去，立刻打死。』眾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寶玉。

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乾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去捎信。偏生沒個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嫗嫗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會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見『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著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事的？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的。』寶玉急的跺腳，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

小廝走來，逼著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命：『堵起嘴來，著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政猶嫌打輕了，一腳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來，咬著牙恨命蓋了三四十下。眾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纔不勸不成！』眾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趕往書房中來。慌的眾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眾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絕將來之患。』說著，便要繩索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裡

得個依靠。』說畢，爬在寶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歎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著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臀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來：『苦命的兒吓！』因哭出『苦命兒』來，忽又想起賈珠來，便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見，那淚珠更似滾瓜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丫嬛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顛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著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聲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耀祖宗，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著，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著

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說著，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乾答應著。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做宰的，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乾淨，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轎回去。賈政苦苦叩求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掛寶玉，忙進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著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環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打的這麼個樣兒，還要攙著走？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屨子春凳擡出來呢。』眾人聽說，連忙進去，果然擡出春凳來，將寶玉擡放凳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一聲『肉』一聲——『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

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

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眾人圍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卻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得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習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老爺的人說的。』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眾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擡到他房內去。眾人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牀上臥好。又亂了半日，眾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伏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爲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著牙叫『噯啣』，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著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般的這麼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著，只聽丫嬛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牀袷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裡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噤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噤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非可

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來。寶玉原來還不知道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裁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的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個秦鐘，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會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寶兄弟這麼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我那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就說什麼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

一半是去己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眾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著，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样，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

寶玉默默的躺在牀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炙，略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卻有三兩個丫嬛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眾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戚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歎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兩趟，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挨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

可認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的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取笑開心呢。』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牀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著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

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著，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常往來的，聽見寶玉挨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嬌們來遲了一步，二爺纔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檀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你又

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耽誤了。』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著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纔剛挨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不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點子的，我怕他胡遭塌了，就沒給。既是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就喚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了也白遭塌。等不穀再要，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卻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遭塌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著，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

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兒挨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了？你要聽見，告訴我聽聽，我也不吵出來，教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爲二爺霸占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嘸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著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將五十歲的人，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個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掰著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兒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

不好了。今兒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掛著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眾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好，所以將你和老姨娘一體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甚麼別的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作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著，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防避

的爲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內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爲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

回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卽命調來嚐試，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掛著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搭訕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撻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擺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魘黑，

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牀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著送別人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見，越發悶住。著實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聽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裡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令我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餘意綿纏，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閒拋卻爲誰。

尺幅鮫綃勞解贈，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

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牀睡去，猶拿著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

卻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唆調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聽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裁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著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妝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證，倒把小事兒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後兒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著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先就疑惑。』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寶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亂跳，賭身發

誓的分辯，又罵眾人：『誰這樣賊派我？我把那囚攘的牙敲了纔罷！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來作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爹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乾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門來就跑。慌的薛姨媽一把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擔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罷。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媽，你還反鬧的這樣。別說是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別說多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我們見過十來次的，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寶玉鬧的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政，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

無人敢攔自己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著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安歇，不提。這裡薛姨媽氣的亂戰，一面又勸寶釵道：『你素日知道那孽障，說話沒道里，明兒我叫他給你賠不是。』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白玉玕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剋薄他，因記掛著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裡林黛玉還自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擡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嬛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然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該還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默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

的歎道：『雙文，雙文，誠爲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於雙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鸚哥見林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搨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歎一聲，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黛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鉤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來，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

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客著了，來家未醒，不知

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擡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話從那裡說起來的，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見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這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爲我生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妹，反叫娘生氣、妹妹煩惱，真連個畜生也不如了。』口裡說，眼睛裡禁不起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穀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哭來。罷，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作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

拉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

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迴廊上，許多丫嬛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姐，我禁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聲的叫人作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著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副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姐兒聽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會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送了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著四副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作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舊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

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幾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來碗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作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託賴著連我也上個俊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你作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裡，只管好生添補著作了，在我的賬上來領銀子。』婦人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鳳丫頭凭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兒。鳳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老太太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

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假話。』寶玉勾著賈母，原為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著』，又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偈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湊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笑道：『姑媽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眾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鶯兒來打上那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著，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絡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來替你兄弟作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閒著的丫頭多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著淘氣。』

大家說著，往前邁步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

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眾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奉與賈母，李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在這裡放，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眾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眾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著一把牙箸，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了四雙，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著放菜。鳳姐先忙著要乾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玕兒在那邊，便命玉玕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去打繡子，你們兩個一回去罷。』鶯兒答應，同著玉玕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玕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卻

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玗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寶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兩個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玗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卻倒十分歡喜，忽見了玉玗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玗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

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箸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玗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玗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玗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這樣哭喪，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摸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變盡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玗兒先雖不欲，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沒有，凭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拿了來我嚐嚐。』玉玗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誤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了我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牀來，拚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玗兒見

他這般，忍不住起身說道：『躺下罷！那世裡造了業的，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嗤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玢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玢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玢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玢兒聽說，方解過意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玢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傅二爺家的兩個嬈嬈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嬈嬈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年來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習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卻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過來？其中原來有個原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妹，要與豪門貴族結婚，不肯輕易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

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玊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裡端著湯只顧聽話。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面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玊兒倒不曾燙著，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說！』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卻只管問玉玊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玊兒和眾人都笑了。玉玊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說，方覺自己燙了。眾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獸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個獸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談，家裡許多人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鷄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歎，就是咕咕嚶嚶的。且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

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

你來不爲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的？』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的。或是石青的，纔壓的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笑道：『這纔姣豔。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豔。』鶯兒道：『蔥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蔥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緊快吃了來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聽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著，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姓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

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算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嬌憨婉轉，語笑如癡，早不勝其情了，那更提起寶釵來，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姐，細細告訴我聽。』鶯兒笑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纔剛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笑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教你不好意思的

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

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嬛送了兩樣果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果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著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嬈嬈、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卻每每甘心爲諸丫嬛充役，竟也得十分閒消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堅辭，原爲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閣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敏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眾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緊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黛玉。

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道：『這幾家人不大管我的事，爲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這些人也太不識足，錢也賺彀了，苦事情又侵不著，弄個丫頭搪塞著身子也就罷了，又還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自管遷延著，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呢。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玳兒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著一個人。太太或看準了那個丫頭好，就吩咐，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玳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著我吃個雙分子，不爲過餘了。』鳳姐答應著，回頭找玉玳兒笑道：『大喜，

大喜！』玉玳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報怨不著我。我倒樂得給他呢，他們外頭又扣著，難道我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數，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飢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是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聽

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好丫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著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個丫頭，縱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著，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上，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熱著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蹣著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門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眾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樣

剋毒事了，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報怨了。偕們也不想一想是奴幾，也配使兩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

卻說王夫人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了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來，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著了。寶釵便順著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牀上，橫三豎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隔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牀上睡著了，襲人坐在身旁，手裡做針線，旁邊放著一柄白犀塵。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那裡還有螿蠅、蚊子，還拿蠅帚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擡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也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螿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蟲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著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夾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蟲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著，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著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牀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

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耐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著，便走了。寶釵只顧看著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卻來至窗外，隔著紗窗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隨便睡著在牀上，寶釵坐在身旁作針線，旁邊放著蠅帚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景況，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偕們那裡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過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左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緊說的。』

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嬛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趟，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著落，終久算什麼，說了那麼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寶玉笑道：『即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著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情性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笑著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談者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

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汗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棄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也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託生爲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著。至次日，也就丟開了。

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著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獨在那裡，眾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寶玉素習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身旁坐下，又陪笑央他起來唱『鬢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擡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

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劃『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遂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還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已爲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紮著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頭頭往裡走，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臺？』賈薔笑道：『是個玉頂金豆。』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起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悶的無個開心。我先頑個你看。』說著，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眾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勞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是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免你的災病。』說著，果然將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

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不去叫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偏生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說著又哭起來。賈薔忙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著，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癡了，這纔領會了劃『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癡癡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著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歎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得眼淚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此皆寶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

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著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的，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

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著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著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著，忽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林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林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寶釵趕來，愈覺纏綿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眾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倒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著，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著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點了學差，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過宗祠及賈母起身，寶玉諸子弟等送至灑淚亭。

卻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逛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著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說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著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臥，時漏已三轉，猶徘徊於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瘳痾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凭牀處默之時，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於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於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若蒙棹雪而來，娣則掃花以

待。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著一個字帖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只等著，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託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爲他想著。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眾人見他進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緊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自管說出來大家平章。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個話兒。』寶釵道：

『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薦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作詩，瞎亂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偕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罷。』眾人都道別致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頓了脯子吃酒！』眾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來！』眾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惜春、迎春都忙問是什麼。李紈道：『我是封他爲「蘅蕪君」了，不知你們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王」就好。』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

營生，還提他作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卻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作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作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於是要推我作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也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

寶玉道：『既這樣，偕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纔好。』寶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眾人都道：『這個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擡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著，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眾人看了，都該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著，便說了『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頭一個韻定要這「門」字。』說著，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厘，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作呢。』待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

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嬛們嘲笑。迎春又命丫嬛炷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燼爲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

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卻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了那潮地下作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執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卻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眾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
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爲肌骨易銷魂。
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
淡極始知花更豔，愁多焉得玉無痕。
欲償白帝凭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暎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
出浴太眞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
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
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李紈等看他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是：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眾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

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礙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

當下別人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是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寶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擡花來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碯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卻見隔子上碟槽空著。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眾人見問，都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

道：『我何嘗不也這樣說。他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叫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再瞧，那隔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的纔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身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柔。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事小，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兒，誇寶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著眾人，太太自爲又增了光，堵了眾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卻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凭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

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衝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為前兒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白聽了喜歡喜歡。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別的事。』眾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賠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緊。』麝月道：『那瓶兒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以，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緊。』晴雯聽說，便擲下針黹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妝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

送東西去。』那宋嬈嬈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招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和鷄頭兩樣鮮果。又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僭們這裡園裡新結的果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能著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嬈嬈道：『寶二爺不知還有甚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見在三姑娘那裡？』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沒話，你只去罷。』宋嬈嬈聽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著呢。』宋媽去後，不在話下。

一時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媽媽已經回來，回復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立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

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他後來，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眾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卻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卻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眾人。眾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
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亦離魂。
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
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
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
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

眾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個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眾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與他評論了一回。

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作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幾串錢，你還不彀盤纏呢，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嬌嬌聽見了，越發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道也不彀。難道爲這個家去要去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舖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兒送了幾斤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偈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鋪子裡取上幾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桌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看了你，偈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我凭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了！我若不把姐姐當作親姐姐一樣看，上

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緊。』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著，昨日作了海棠詩，我如今要作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是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卻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這個也夾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越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

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又說道：『既這樣，越性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爲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偕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學那難人。』湘雲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偕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趕著又作，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倒也罷了。』二人商議妥帖，方纔熄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凭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棵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著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著，引了眾人往藕香榭來。

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眾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著賈母，口裡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嗒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著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著杯箸酒具，一個上頭設著茶筴、茶盃各色茶具。那邊有兩三個丫頭搨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丫頭也搨風爐燙酒呢。賈母喜得忙問：『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西都乾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菱藕香深寫竹橋。』

賈母聽了，又擡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會他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眾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眾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兒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笑笑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兒越發無禮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沒的倒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麼。』說著，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著搭桌子，要杯箸。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

薛姨媽道：『我自己掰著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的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的綠豆麩子來，預備洗手。

史湘雲陪著吃了一個，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桌，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的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著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臂邊。鳳姐一揚脖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臂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著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這也是作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著，趕來就要抹。鳳姐兒央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吃了兩個螃

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算不會攪酸了。』平兒手裡正掰了個滿黃的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著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著往旁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兒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噯呀了一聲。眾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是個報應。』賈母那邊聽見，一疊聲問：『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又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獨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

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說：『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偕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哥、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著。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

寶玉道：『也不用擺，偕們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熟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待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氈，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紮在牆上。眾人看了，都說：『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繡墩倚欄坐著，拿著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拿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著花針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旁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嬛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兒。』說著，便斟了半盞，看時，卻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

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絳』字。探春走來看看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著，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這個水亭，叫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眾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
空籬舊圃秋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癡。
誰憐我為黃花病，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
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
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故栽。
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
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
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
隔座香分三逕露，拋書人對一枝秋。
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
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敲石自沉音。
毫端運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
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
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
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

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
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
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爲底遲。
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蛩病可相思。
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妝。
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
短鬢冷沾三逕露，葛巾香染九秋霜。
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
窗隔疏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休踏碎，凭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
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蛩鳴。
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
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牀落月蛩聲病，萬里寒雲雁陣遲。

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眾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卻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齒噙香」一句也敵的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偕誰隱」，「爲底遲」，真真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兒閒了，我一個人作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

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蟹來，就在大圓桌子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敢還作呢？』說著，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眾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薑興欲狂。
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卻無腸。
臍間積冷饒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作了，還貶人家。』黛玉聽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眾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嚐。
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
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
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作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狠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著他給人看。』寶釵接著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笑兒罷。』說著，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眾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敵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

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眾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著，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村嫫嫫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眾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著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眾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著他笑道：『偏要你坐。』拉著他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嫫嫫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是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著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卻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只摸的我怪癢的。』李氏道：『噯啣！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梯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卻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

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了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著，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倒不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的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裡有數兒。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著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也得這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麼遇到了？』平兒笑道：『先時陪了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

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著，不覺滴下淚來。眾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眾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杯盤。

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因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的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方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唬的你這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梯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著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獸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著。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著，一逕出了園門，來至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

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眾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姥姥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莊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這個吃個野意兒，也算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著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著，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了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張材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彀。』平兒道：『那裡彀。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眾的，也有摸的著的，也有摸不著的。』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彀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姥姥道：『見過了，叫我們等著呢。』說著，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

『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著，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姥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扛了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這可不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姥姥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的緣分了。』說著，催劉姥姥下來前去。劉姥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著，同周瑞家的引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趕著平兒叫『姑娘』。平兒問：『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著，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用的？』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著，我應起了，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著，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來——聽著！我還要使你呢——再睡の日頭晒著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著他：那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來，奶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

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姥姥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嬛，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姥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眾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姥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莊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著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姥姥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

果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看親戚一趟。』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鄉屯裡的人，老實，那裡攔的住你打趣他。』說著，又命人去先抓果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幺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姥換上。那劉姥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著，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書還好聽。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卻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著必定是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著窗眼兒一瞧，卻不是我們村莊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姥笑道：

『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著溜油光的頭，穿著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剛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唬著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嬛回說：『南院馬棚裡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內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的看著火光熄了，方領眾人進來。寶玉且忙著問劉姥姥：『那女孩兒大雪地裡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莊子東邊莊上，有個老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託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子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

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偕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偕們作陪呢。等吃了老

太太的，僭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僭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僭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僭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網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瞟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足的拉了劉姥姥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莊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姥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歎息。又問：『後來怎麼樣？』劉姥姥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莊店道上閒逛。我纔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莊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兒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兒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妝潢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

錢燒香，豈不好？」劉姥姥道：『若這樣，我託那小姐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莊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姥姥便順口胡謔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茗烟幾百錢，按著劉姥姥說的方向、地名，著茗烟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的回來。寶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聽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卻倒是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裡有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砸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的賞呢。』正說著，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眾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道：『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聽了，說：『狠是。』忙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著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

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晴朗，李紈侵晨先起，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往下擡。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擡了二十多張下

來。李紈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來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姥笑道：『姥姥也上去瞧瞧。』劉姥姥聽說，巴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索性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著。』眾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撐出兩隻船來。正亂著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著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忙笑道：『過來戴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著，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眾人笑的不住。劉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眾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個老妖精了。』劉姥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笑之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丫嬛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劉姥姥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開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去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裡一

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便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姥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託生的罷。』

賈母少歇一回，自然領著劉姥姥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上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墁的路。劉姥姥讓出路來與賈母眾人走，自己卻趑走土地。琥珀拉他說道：『姥姥，你上來走，仔細苔滑了。』劉姥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繡鞋，別沾膩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跣滑了，咕咚一跤跌倒。眾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起來。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著笑。』說話時，劉姥姥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會？叫丫頭們槌一槌。』劉姥姥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槌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姥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劉姥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

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眾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几，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僭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些匹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了兩匹出來作兩牀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凭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眾人道：『那個紗，比你們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緊名子叫作「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

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屨，遠遠的看著，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匹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屨，後來我們拿這個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幾匹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著。眾人都看了，稱讚不已。劉姥姥也覷著眼看個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匹，做一個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袷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著彀壞了。』鳳姐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劉姥姥念佛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個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爲開頂櫃收放東西，非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

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著，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偕們就坐一回。』說著，便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著一色捏絲戩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超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偕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篋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偕們今兒也得了一個女篋片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卻知是說的劉姥姥了，也笑說道：『偕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狠不與你相干！有我呢。』正說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嬛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裏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戩戩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擡過來，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著。』眾人聽說，忙擡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拉了劉姥姥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姥姥一夕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

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著迎春姊妹三個

一桌，劉姥姥傍著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嬭在旁邊拿著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麈尾來拂著。丫嬭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向劉姥姥說道：『別忘了。』劉姥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姥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姥姥。劉姥姥見了，說道：『這叉爬子比俺那裡鐵掀還沉，那裡強的過他。』說的眾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嬭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著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姥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個老母豬，不擡頭。』自己卻鼓著腮不語。眾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著桌子嗷啞。寶玉早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著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著他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姊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拿著，還只管讓劉姥姥。劉姥姥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說道：『這裡的鷄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啣攬一個。』眾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琥珀在後搥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

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姥正誇鷄蛋小巧，要齏攬一個，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嚐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姥便伸箸子要夾，那裡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著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劉姥姥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眾人已沒心吃飯，都看著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姥姥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姥姥道：『這個菜裡有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

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裡收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劉姥姥看著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姥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姥姥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偕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劉姥姥忙道：『纔剛那個

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你和我們吃了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劉姥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著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貓。』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著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會隔斷。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著一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著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窯的大盤，盤內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旁邊掛著小鎚。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

丫嬛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臥榻，拔步牀上懸著蔥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蠅，這是螞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沒乾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眾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著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僭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僭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氈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著水音更好聽。回來僭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闊，又聽的近。』眾人都說：『那裡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僭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怕臟了屋子。僭們別沒眼色，正緊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著，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著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卻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僭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著，眾人都笑了。

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蘂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眾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姥、鴛鴦、玉玊兒，上了這一隻，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

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給我進來！』鳳姐兒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著，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晃，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嫗、散眾丫嬛，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天天逛，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著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僭們別叫人拔去了。』說著，已到了花溼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眾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著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牀上只弔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說著，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著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著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

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閒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己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著，叫過鴛鴦來，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設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著，笑道：『這個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慢慢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著，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

這裡鳳姐兒已帶著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著錦裯、蓉簾。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著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空設著，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劉姥姥，劉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幮

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鑽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偕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偕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著，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眾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聽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姐兒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著的禮。』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鴛鴦未開口，劉姥姥便下了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眾人都笑道：『這卻使不得。』鴛鴦喝命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著，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姥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姥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說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子。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

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眾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眾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得一張六與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著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有了一副。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鴛鴦道：『右邊還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邊明。』湘雲道：『閒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湊成櫻桃是九熟。』湘雲道：『御園卻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著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

『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眾人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著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兒和鴛鴦都要聽劉姥姥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個，下便該劉姥姥。劉姥姥道：『我們莊家人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說的這麼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眾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四四是個人。』劉姥姥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莊家人罷。』眾人鬨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姥姥也笑道：『我們莊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眾位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道：『大火燒了毛毛蟲。』眾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道：『右邊幺四真好看。』劉姥姥道：『一個蘿蔔一頭蒜。』眾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眾人大笑起來。只聽外面亂嚷——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元宵已過，只因當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宮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嬪妃皆爲之減膳謝妝，不獨不能省親，亦且將宴樂俱免。故榮府今歲元宵，亦無燈謎之集。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背。一人能有許多的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執協理。李執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執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鬪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著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復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眾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於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一直服藥調養到八九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執暫難謝事，園中人多，有恐失於照管，因又特請了寶釵來，託他各處小心——『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鬪牌。白日裡睡覺，夜裡鬪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

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

時屆孟春，黛玉又犯了嗽疾，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於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人等亦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於午錯方回房。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事時眾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之後也用不著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略的鋪陳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匾，題著『輔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眾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為李紈素日原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著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輕年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更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即友或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小轎，帶領

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差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性連夜裡偷著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

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死了。昨日回過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來。』說畢，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伏，一出二門，還要編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兒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兒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聽了，忙答應了『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這兩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原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例，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

舊賬去。此時卻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記不得，倒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反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眾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時，吳家的取了舊賬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裡的賞過皆二十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執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看。』吳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執、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跣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解。誰跣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跣我，我告訴誰？』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執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裡熬油似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和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我了。』探春笑道：『原來爲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理。』一面便坐了，拿賬翻與趙姨娘看，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著，偏我改了不成？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著

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勻，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凭他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爲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緊沒臉，連姨娘真也沒臉。』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來。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紈在旁，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裡有拉扯，口裡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剋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明兒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的臉白氣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

『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九省檢點，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習按理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說，每日環兒出去，爲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爲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理的，早急了。』李紈急的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口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奪著，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下來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馬，背著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一番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

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丫嬛捧了沐盆、巾帕、靴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嬛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沐盆。那兩

個丫嬛，也都在旁屈膝捧著巾帕並靚鏡、脂粉之飾。平兒見待書不在這裡，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靚，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盆中盥沐，那媳婦便回道：『回奶奶、姑娘，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的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伺候著，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麼沒眼色來著？姑娘雖然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裡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別怨我。』唬的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著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忙笑道：『他有這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瞞著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腴腆小姐，固然是託懶來混。』說著，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偕們再說。』門外的眾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蔽小姐。如今小姐是嬌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裡照看的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著，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於太太的事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意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丫頭，真怨不得鳳丫頭偏

疼他。本來無可添減的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沒人煞性子，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裡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領了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裡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裡領。怎麼學裡每人又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爲這八兩銀子。從今兒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我的話，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著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來。待書、素雲早已擡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著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裡又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裡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幫著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飯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丫嬛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著，你叫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忙悄悄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擲石磯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

這太陽影裡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裡的兩個婆子拿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眾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礮。』眾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了，都是趙姨奶奶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倒眾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著兩，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裡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料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治倒了。饒這麼著，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眾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裡也就不算不怕你們呢。前兒我們還議論到這裡——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也就只單畏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裡了。』正說著，只見秋紋走來。眾媳婦忙趕著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一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裡等得。』說著，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裡充什麼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

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銀，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凭有什麼事，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什麼了？』平兒與眾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眾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著老太太、太太，若不拿著你們作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著老太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也不敢動，只拿著軟的作鼻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的眾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得燥一鼻子灰。我趁早知會他們去。』說著，便起身走了。接著，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

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牀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眾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嬛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著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偕們又是什麼有臉的。』他們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裡面鴉雀無聞，並不聞碗箸之聲。一時，只見一個丫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將桌擡出。茶房內早有三個丫頭捧著三沐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待書、素雲、鶯兒三個，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待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著，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著去。』

眾媳婦們方慢慢的一個一個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疏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裡，偕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爲何去這一日？』平兒便笑著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託生在太太肚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了？』鳳姐兒歎道：『你那裡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卻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爲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挑庶誤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著，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不背地裡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著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卻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報怨剋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裡，倒也彀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著官中的錢，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

三、四兩個，滿破著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裡省一抵子也就彀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儉省些，陸續也就彀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僭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背。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只等有熱竈火炕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這裡就不服。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倒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僭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裡嘴裡都也來的，又是僭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卻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作個膀背，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僭們有他這一個人幫著，僭們也省些心，於太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看了。再要窮追苦剋，人恨極了，暗地裡笑裡藏刀，僭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著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眾人就把往日僭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

你心裡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他心裡卻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著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一概沒有別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口裡「你」、「我」起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嚐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子纔罷。看我病的這樣，還來漚我。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偕們一處吃飯是正緊。』說著，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陪著鳳姐兒吃了飯，伏侍漱盥。漱畢，囑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著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嬛婆子諸內壺近人在窗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腳踏板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爲別的，因想著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纔剛學裡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與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個我們天天各人拿著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胭脂去的理。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們的。姑娘們的每月這二兩，原不是爲買這些的，原爲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或不得閒，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幾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可知這個錢並不是買這個纔有的。如今我冷眼看著，各房裡的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緊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

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裡弄些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或是弟兄哥哥的兒子買了來，纔使得。若使了官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是鋪子裡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來，單預備給我們？』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來，買辦豈肯和他善開交？又說他使壞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寧可得罪了裡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寧可使奶媽媽們，他們也就不敢閒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通算起來，反費了兩折子。不如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爲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裡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偕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偕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兒說閒話兒，誰知那麼個園子，除他們戴的花，吃的笋菜魚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綺之談。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裡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時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

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爲你是個聰敏人，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也可惜遲了。』李紈笑道：『叫了人家來，不說正事，且你們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於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自是取笑之談，說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因又接說道：『偕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偕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誠、能知園圃事的，準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爲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一則，便點一回頭，說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笑道：『好主意！這果一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第一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人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著，不能多

弄些頑意兒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著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作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他說「奶奶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個果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天與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奶便不是和偕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不和也便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了氣。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似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著又說了那麼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倒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的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裡，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的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道：『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託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我

們這裡搜剔小遺，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蠱多妒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乖一般——豈可不商議了行。』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說著去了，半日方回來，笑說：『我說是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概定了幾個。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與他們，眾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一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筍，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姑娘。』眾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著呢。』平兒聽說，方罷了。眾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幸於始者怠於終，繕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幾人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莊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植，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苑裡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

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寶相、金銀藤，單這沒要緊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幾個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晒乾了辦成花籃、葫蘆給我頑的。姑娘倒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都問：『這是爲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一個一個閒著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和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僭們說，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那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僭們身上了。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的，好的狠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同斟酌出幾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算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裡又

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裡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家裡的舊禮，人所共知的。別的偷著的在外。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手，每年歸賬，竟歸到裡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裡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的人的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帚、撮簸、擗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卻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幾間，薄地也可添幾畝。雖然還有富餘的，但他們既辛苦鬧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爲綱，然亦不可太奢，縱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裡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狠艱奢了，他們裡頭卻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蕃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時，那裡不搜尋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裡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裡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幾個，那剩的也必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

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卻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撐船、拉冰牀，一應粗糙活計，都是你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性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卻都不服，只用假公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訴處。他們也沾帶了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們就替你照顧了。』眾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貫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強如出去被他揉搓著，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又無故得分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坐吃三注的。』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一般聽見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兒，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奶奶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閒人，便是個街坊鄰居，也要幫著些，何況是親姨娘託我。我免不得去小就大，講不起眾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沽名釣譽，那時酒醉賭輸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麼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

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番，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著你們，何如自己存些體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家齊心，把這園裡週全得謹謹慎慎，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用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不能無爲之治，分他們之憂。你們去細想想這話。』眾人都歡聲鼎沸說：『姑娘說的狠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剛說著，只見林之孝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著，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妝緞、蟒緞十二匹，上用雜色緞十二匹，上用各色紗十二匹，上用宮紬十二匹，官用各色緞紗紬綾二十四匹。李紈也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賈母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也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賞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

命拿了四個腳踏來。他四人謝了坐，待寶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日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令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著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著老太太。』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狠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賈母笑向李紈等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似會有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進京來，卻記不得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來！』眾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幾步。賈母笑道：『園裡把偌

們的寶玉叫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眾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趕著也進了京了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忙也笑問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是模樣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的嬌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卻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漫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忍耐一時。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凭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緊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緊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裡所以纔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不與大人爭光，凭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爲什麼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

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

這裡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卻一般行景。眾人都爲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愛孫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什麼罕事，故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闊獸公子的心性，自爲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苑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他：『你放心鬧罷，先是「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個去。』寶玉道：『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卻不同名姓，藺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證。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著，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然亦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覩。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就忽忽的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

寶玉詫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更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間，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兒，都是丫嬛。寶玉又詫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千人。』只見那些丫嬛笑道：『寶玉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寶玉只當是說他自己，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好姐姐們，帶我逛逛。』眾丫嬛都笑道：『原來不是偕們家的寶玉。他生的倒也還乾淨，嘴兒也倒乖覺。』寶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裡，也更還有個寶玉？』丫嬛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的，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臭小廝，也亂叫起他來。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一個丫嬛笑道：『偕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廝說了話，把偕們薰臭了。』說著，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更這樣。真亦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寶玉又詫異道：『除了怡紅院，也更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臺磯，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臥著，那邊有幾個女兒做針線，或有嬉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個少年歎了一聲，一個丫嬛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歎什麼？想必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作了一個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裡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裡頭，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

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裡了。』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了。』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唬的二人皆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寶玉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旁，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裡？』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尚忽，因向門外指說：『纔出去了。』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人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屋裡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牀。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裡想的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是先躺下照著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看著自己叫著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牀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不知有何話說——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其家中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

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裡做針黹，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了？』紫鵲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鵲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著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著青緞袷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坐著。春天風饑，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僭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著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裡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著你還恐遠不及呢。』說著，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房

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況，心中忽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聽著竹子發了一回獸。因祝媽正來挖筍修竿，便怔怔走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獸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著腮頰出神。不是別人，卻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裡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獸病了？』一邊想，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鵲。紫鵲因問他：『太太做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玢兒姐姐坐在下房裡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臟地方兒去，恐怕弄臟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臟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麼好處到僭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鵲姐姐收著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著，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鵲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子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

娘身上推，叫人怨不著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鵲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呢。』紫鵲聽了，忙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鵲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著，便出了瀟湘館，一逕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作出病來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著自己傷心。』紫鵲也便挨他坐著。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著？』紫鵲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去。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著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著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託實。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了他。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鵲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鵲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閒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

個家去？』紫鵲道：『你妹妹回蘇州家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紫鵲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的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裡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鵲看他怎麼回答，只不作聲。忽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鵲笑道：『他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著，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默默的，一頭熱汗，滿臉紫漲，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只說時氣所感，熱汗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著；倒了茶來，他便吃茶。眾人見他這般，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出去請李嬈嬈。一時李嬈嬈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脈門摸了摸，嘴脣人中上邊著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嬈嬈只

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摟著放聲大哭起來。急的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嬈嬈搥牀搗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實，也都哭起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鵲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鵲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著，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慌了，忙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鵲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獸子眼也直了，手腳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著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李媽媽都說不中用了，那裡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黛玉一聽此言，李嬈嬈乃是經過的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聲，將腹中之藥一概噲出，抖腸搜肺，熾胃煽肝的痛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擡不起頭來。紫鵲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鵲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鵲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紫鵲聽說，忙下了牀，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裡了。賈母一見了紫鵲，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鵲忙道：『並沒說什麼，不過

說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鵲，方噯呀了一聲，哭出來了。眾人一見，方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鵲，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鵲命他打。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鵲，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眾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鵲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鵲道：『你這孩子，素日最是個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獸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了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著，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良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著，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牀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凭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來！』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眾人：『以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聽我這句話罷。』眾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隔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著亂叫，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寶玉便掖在被

中，笑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著紫鵲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旁。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診了一回。那紫鵲少不得低了頭，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說：『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眾人反倒笑了。一時，按方煎了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鵲，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鵲守著他，另將琥珀去伏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這邊事務盡知。自己心中暗歎：幸喜眾人都知寶玉原有些馱氣，自幼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鵲之戲語亦是常情，寶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別事去。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來問訊幾次。李奶母帶領宋嬈嬈等幾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鵲、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

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鵲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祕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鵲回去，故有或作佯狂之態。紫鵲自那日也著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鵲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獸子，聽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麼好。』暫且按下。

因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了與他瞧，引的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鵲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爲什麼唬我？』紫鵲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了。』寶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紫鵲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縱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鵲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鵲笑道：『年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說我瘋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瀰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

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還有形跡，不如再化一股烟——烟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亂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鵲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著急。這原是我心裡著急，故來試你。』寶玉聽了，更又詫異，問道：『你又著什麼急？』紫鵲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卻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設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只告訴你一句蘆話：活著，偕們一處活著；不活著，偕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鵲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鵲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鵲聽說，方打疊鋪蓋、妝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旁邊，睡著好照。明兒出門帶著也輕巧。』紫鵲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眾人，自回瀟湘館來。

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幾場。今見紫鵲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定後，紫鵲已寬衣臥下之時，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聽見偕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鵲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了的。』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鵲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爲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疼著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誤了時光，還不得稱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丟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爲妾、爲丫頭，反目成讐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是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負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丫頭今兒不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兒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鵲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叫你去爲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何好處？』說著，竟自己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

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

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會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

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荆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爲妻。因薛蟠素習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於鳳姐兒。鳳姐兒歎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啓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啓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將機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個閒事，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縱擡了十萬銀子來，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親，還得一位纔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著，便命人去叫過賈珍

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僭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嗇，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

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一個小姑，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兒，正好親香呢。』邢夫人方罷。蝌、岫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閒話，又兼湘雲是個愛取戲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有女兒身分，還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之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於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爲人雅重——迎春是個有氣的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閒話之故耳。如今卻世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

這日，寶釵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麼倒全換了裕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倒想著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麼，橫豎有二姐姐的東西，能著些兒搭著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媽媽丫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裡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卻不敢狠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些錢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兒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愁眉歎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再商議。有人欺負你，你只管耐些煩兒，千萬別自己熬煎出病來。不如把那一兩銀子明兒也越性給了他們，倒都歇了心。你以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們去尖刺，狠聽不過了，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麼，你別存那小家兒女氣，只管找我去。——並不是作親後方如此，你一來時偕們就好的。便怕人閒話，你打發小丫頭悄悄的和我說去就是了。』岫烟低頭答應了。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

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笑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你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但還有一句，你也要知道，這些妝飾，原出於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這些富麗閒妝？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著。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沒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僭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爲主，不必比他們纔是。』岫烟笑道：『姐姐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寶釵忙笑道：『你也太聽說了。這是他好意送你，你不佩著，他豈不疑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裡，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問：『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丫頭送來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搨了事大。但不知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作「恆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過來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一笑。

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天連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以今兒瞧他兩個。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麼想的到姨媽和大舅母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裡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

下老人，預先注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凭你兩家隔著海、隔著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想。凭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的，已爲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著他母親懷裡笑說：『偕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到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用手摩弄著寶釵，歎向黛玉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和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刺我的眼。』寶釵笑道：『媽瞧他輕狂，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挲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了，你不知我心裡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說，心裡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裡人多口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無靠，爲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太疼你了，我們也伏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纔好。』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問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爲

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寶釵笑道：『非也。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纔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著，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忙也摟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頑你呢。』寶釵笑道：『真個的。媽明兒和老太太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殼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寶釵道：『連邢女兒我還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太因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一門好親。前兒我說定了邢女兒，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的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沒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著，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林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著寶釵笑道：『我只打你。你爲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說你，爲什麼打我？』紫鵲忙也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爲什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哈哈笑道：『你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著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去了？』紫鵲聽了，也紅了臉，笑道：『姨太太

真個倚老賣老的起來！』說著，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起來，說：『阿彌陀佛！該，該，該！也燥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內婆子丫嬛都笑起來。婆子們因也笑道：『姨太太雖是頑話，卻倒也不差呢。到閒了時和老太太一商議，姨太太竟做媒，保成這門親事，是千妥萬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這主意，老太太必喜歡的。』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著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賬篇子？』黛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們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奇貨，這個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就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定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的他們找。那裡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眾人都笑道：『真真是個獸子，連個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歎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那裡去有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見？別笑他是獸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了，也都成了獸子。』眾婆子笑道：『林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此刻寶玉他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原來爲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鋪也有這個不成？』眾人笑道：『這又獸了！「天下老鴿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扣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著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裡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

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扣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著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去？』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遂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歎起來。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問著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著便要走。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著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把他接到偕們苑裡一處住去，豈不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著，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了，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

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以後方回。在大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體。因又託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嬛，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嬪母女雖去，然有日亦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託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以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

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得丫嬛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個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

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跣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事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著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事，妝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的。僭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僭們家的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父母來，親自來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盤纏，方妥當。若不叫上他父母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

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爲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眾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用過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裡，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

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嬛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眾婆子一概撤回，併散

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概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眾婆子無不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證。如今散了學，大家稱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眾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

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幾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寶玉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鞞著鞋，步出院外。因近日將園中分與眾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剝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又有駕娘們行著船夾泥的、種藕的。香菱、湘雲、寶琴與些丫嬛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眾人都笑起來。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著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著，寶玉便也坐下，看著眾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裡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便也正要去瞧林黛玉，便起身拄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倒「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

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歎息。正悲歎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獸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裡來與杏花一會了。』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一大驚。又聽那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裡，手裡還拿著火，守著些紙錢灰作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裡燒。你或是爲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作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婆子惡恨恨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了，奶奶們氣的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你們在外頭，隨心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來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掩飾，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著口說道：『你狠看真是紙錢了麼？我燒的是

林姑娘寫壞了的字紙。』那婆子聽如此，亦發狠起來，便彎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會化盡的遺紙，揀了兩點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據有證在這裡，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就拽著要走。寶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那個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個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紙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個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這白錢，巴巴兒的和林姑娘煩了他來，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個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看見了。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沖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見了他們，你就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太回來，我就說他故意來沖神祇，保佑我早死。』藕官聽了，亦發得了主意，反倒拉著婆子要走。那婆子聽了這話，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太，我這老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奶們去，就說是爺祭神，我看錯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叫我來帶他，我怎好不回去的。也罷，就說我已經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寶玉想了一想，方點頭應允。那婆子只得去了。這裡寶玉問他：『到底是爲誰燒紙？我想來，若是爲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這裡燒這幾張，必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於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並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遇見，又有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

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了。』說畢，佯常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亦發瘦的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已算大愈了。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著要問芳官那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著。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女兒洗過了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著，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愧變成惱，便罵他：『不識擡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凭你甚麼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點子屎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尿淡舌，咬羣的驢子似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瞧著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不說了。』晴雯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少親失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了，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少錢？以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著，便起身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並些鷄卵、香皂、頭繩之類，叫一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叫鬧了。』他乾娘亦發羞愧，便說芳

官『沒良心！花辦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把。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襲人忙勸：『作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老人家大不省事。你不給他洗頭的東西，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燥，還有臉打他！他要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辯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裡，誰在主子屋裡教導過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打得罵得，誰許老子娘又半中間管閒事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著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兒墜兒媽來吵，你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老太太又不得閒心，所以我沒回。等兩日間偕們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不敢大聲說話，你反打的人狼號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睛裡沒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的用拄杖敲著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些鐵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天長地久，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著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綠紬撒花裕褲，敝著褲腿，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一個鶯鶯小姐，反弄成「拷打紅娘」了。這

會子又不妝扮了，還是這麼鬆怠怠的。』寶玉道：『他這本來面目極好，倒別弄緊襯了。』晴雯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中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妝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了。

接著，司內廚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鐘幾下了。』晴雯道：『那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著，便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再略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幾下。昨兒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蓋看時，還是只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卻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好燙！』襲人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饞的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忙端起輕輕用口吹。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笑道：『你也學著些伏侍，別一味獸憨獸睡。口勁輕著，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忙端飯在門外伺候。向日芳官等一到時，原從外邊認的，就同往梨香院去了。這干婆子原係榮府三等人物，不過令其與他們漿洗，皆不曾入內答應，故此不知內幃規矩。今亦託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子先領過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做乾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

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這裡隔子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他不出去，說他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還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幾個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好了，仔細傷了氣。你嚐一口，可好了？』芳官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看著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著，就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己也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眾人揀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自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妝說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你就在屋裡作伴兒。把這粥給你留著，一時餓了再吃。』說著都去了。這裡寶玉和他只二人，寶玉便將方纔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謊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叫我問你』，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他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滿面含笑，又歎一口氣，說道：『這事說來，可笑又可歎。』寶玉聽了，忙問如何。芳官笑道：『你說他祭的是誰？祭的是死了的葯官。』

寶玉道：『這是友誼，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裡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想頭。說他自己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常做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並排場，皆是真正溫存體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兩個人竟是你恩我愛。菂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一般的溫柔體貼。也曾問他得新棄舊的，他說：「這又有個大道理。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絃者，也必要續絃爲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妨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獸，說來可是好笑。』寶玉聽說了這篇獸話，獨合了他的獸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歎，又稱奇道絕，說：『天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囑道：『既如此說，我也有一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對面與他講，未免不便，須得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寶玉道：『以後斷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以後逢時按節，只備一個爐，到日隨便焚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殊不知只一「誠信」二字爲主。卽值倉皇流離之日，雖連香亦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爲祭。不獨死者爲祭，便是神鬼，皆是來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設一爐，不論日期，時常焚香。他們皆不知原故，我心裡卻各有所因。隨便有新茶便供一鍾茶，有新水就供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於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敬，不在虛名。以後快命

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著。

一時吃過飯，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太回來了。』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拄杖前邊來都見過。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

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著打點賈母之物，玉玊、彩雲、彩霞等皆打疊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嬛，十個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玊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發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著蓉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眾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嬛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趕上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內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玊兒也各將上房關了，自領丫嬛婆子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來帶領十來個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們坐更打梆

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

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拏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啓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竟無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著，一逕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著柳堤走來，因見柳葉纔吐淺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著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著，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的嫩條，命蕊官拿著。鶯兒卻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卻也別致有趣。喜的蕊官笑道：『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偈們送林姑娘，回來偈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著，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妝，見了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卻也別致。』一面瞧了一回，便命紫鵲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了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鵲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

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來瞧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裡去，連飯也端了那裡去吃，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鵲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與藕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去等著豈不好。』紫鵲聽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也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箸用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逕順著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顧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我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織什麼呢？』正說著，蕊、藕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這二三年，積了些什麼讐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讐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別的東西不算，只算我們的米菜，不知賺了多少家去，合家子吃不了。還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逢我們使他們一使兒，就怨天怨地的。你說說，可有良心？』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著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的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

樣來。」這話雖是混話，倒也有些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姊妹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報怨，沒個差使，沒個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著實寬裕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撒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我姨媽剛和藕官吵了，接著我媽爲洗頭就和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也不給他洗。昨日得月錢，推不去了，買了東西。先叫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有錢，就沒錢，要洗時，不管襲人、晴雯、麝月那一個跟前和他們說一聲，也都容易，何必借這個光兒，好沒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叫我妹妹小鳩兒洗了，纔叫芳官。果然就吵起來。接著又要給寶玉吹湯，你說可笑死了人。我見他一進來，我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強做知道，足的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沒人分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我們一家人吵，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著。他一得了這地方，比得了永遠基業還利害，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著我們來照看，生恐有人遭塌。我又怕誤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的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動。你還掐這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報怨。』鶯兒道：『別人亂折亂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

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另外還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們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內便不受用。看著鶯兒編，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做隱身符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的，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兒，老人家就認真了。』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兼之年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以老賣老，拿起拄杖來，向春燕身上擊上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著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的牙根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來和我強梆子似的。』打的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老就認真打我。我媽爲什麼恨我？我又沒燒胡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去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我豈不愧？』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在這裡，不許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見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老人家要管，那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老管去！』說著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有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

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呢？』這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的女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那裡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先領著人遭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爲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隨他的心，便走上來打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去了幾年，你也跟那起輕狂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屎裡掉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該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汗！』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你叫作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屎。』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老別指桑罵槐。』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千人，已知凡房中大些的丫嬛，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千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於眾。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令姊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著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出打他，自己又要受晴雯等之氣，不免著起急來，又忙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又拉他。他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不防腳下被苔滑倒，引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便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打的。』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不提。

卻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去問安，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娘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雖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這會子還管什麼。』說著，便又趕著打。襲人氣的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會意，便直奔了寶玉去。眾人都笑說：『這可是沒有的事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下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別怕，有我呢。』春燕又一行哭，又一行說，把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眾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著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著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叫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們叫來。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應了就走。眾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凭你那個平姑娘來，也凭個理。沒有個娘管女兒，大家管著娘的。』眾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的平姑娘。他有情呢，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著走。』說話之間，只見小丫頭子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

問我作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了林大娘，在角門外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如此說，自不捨得出去，便又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寡婦，家裡沒人，正好一心無掛的在裡頭伏侍姑娘們。姑娘們也便宜，我家裡又省些交過。我這一去，又要去自己生火過活，將來不免又沒了過活。』襲人見他如此，早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說，又亂打人，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來。天天鬪口，也叫人笑話，失了體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去了是正經，誰和他去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眾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我以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春燕道：『原是我爲打你起的，究竟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你也替我說說。』寶玉見如此可憐，只得留下，吩咐他不可再鬧。那婆子一一的謝過了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省的將就省些事也罷了。能去了幾日，只聽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的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正和珍大奶奶算呢，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來了八九件了。你這裡是極小的，算不起數兒來，還有大的可氣可笑之事。』不知襲人問他果係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嬖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麼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馮子蓋似的幾根屎毛擗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這小廝且不開門，且拉著笑說：『好嬖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眾奶奶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鷲鷄似的，還動他的果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個蜜蜂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離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摘李子呢，就屎聲浪嗓喊起來說，又是「還沒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倒像誰害了饞癆，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沒好話說，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著，怎不和他們要的，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鴿去借糧——守著的沒有，飛著的有」。』小廝笑道：『噯啲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以後就用不著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更呼喚著的日子多，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精，又搗鬼弔白的。

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哈，裡頭卻也有兩個姊妹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正說著，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你柳嬖子去罷，再不來可就誤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小廝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眾人：『五丫頭那去了？』眾人都說：『纔往茶房裡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攔起，且按著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碗鷄蛋，頓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這鷄蛋短的狠，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十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餽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鷄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鷄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來個鷄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裡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混噏，你娘纔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鷄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鷄蛋是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

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鷄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膈，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鷄蛋，豆腐，又是什麼麪筋，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別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爲便宜，卻爲什麼？前兒小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還問：「肉炒鷄炒？」小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麪筋的。少擱油纔好。」你忙的倒說自己發昏，趕著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眾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廚房以來，凡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說我單管姑娘的廚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算起賬來惹人惡心！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鷄，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穀作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擱的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著吃，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個油鹽炒枸杞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著五百錢來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這三二十個錢的事，還預備的起。」趕著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

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著這個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來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的眾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凭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眾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勸的漸平。小丫頭們也沒得捧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眾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

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來，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個，至跟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來。正走蓼溼一帶，忽見迎頭林之孝家的帶著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之孝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裡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聽他辭鈍色虛，又因近日玉玳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的不像，鬼鬼唧唧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兒玉玳姐姐說，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玳姐姐要些玫

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沒聽見，今兒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裡？』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著眾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裡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了賊證，我只呈報了，凭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著，取出露瓶。恐還有偷的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丫嬛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待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兒那邊，先找著了平兒，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歇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莊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唬的哭啼啼給平兒跪著，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爲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奶奶再做道理。』林之孝家

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便去了。

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眾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的，也有報怨說：『正緊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於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稱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攆出他們去，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一的都應著。打發他們去了，卻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便說：『露卻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卻不知。』襲人於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唬天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僭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誰還肯認？眾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

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個原故。但今玉玳兒急的哭。悄悄問著他，他若應了，玉玳也罷了，大家也就混著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兜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玳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發炮，先吵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妝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賊證，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唬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件陰鷲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起了賊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著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說著，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了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玳兒兩個業障叫了來，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爲這個，倒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來，煩出這裡來完事。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玳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裡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姊妹，窩主卻是平常——裡面又傷著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

個，還是怎樣？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冤屈了好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別冤屈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我一概應了完事。』眾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緊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悄的偷的，唬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乾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耐到太太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帖。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往前邊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著柳家的等穀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併回明奶奶。他倒乾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

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裡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認識。高高孤拐，大大的眼睛，最乾淨爽利的。』玉玢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孀娘。司棋的父母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卻是僭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業障要什麼的，偏這兩個業障湊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瞞他兩個不隄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們私情各相來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爲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戴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僭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蒼蠅不抱沒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

家原有掛誤的，倒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縱在這屋裡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偕們是那邊屋裡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倒笑了，說道：『凭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罷。我纔精爽些了，沒的淘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了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攢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著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擔粳米在外邊，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的禮。又預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亂著，忽有人來說與他：『看過這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罷了。

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玳兒吵出，生恐

查詰出來，每日捏一把汗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著彩雲的臉摔了來，說：『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彩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蛆心業障！』氣的彩雲哭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著，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內暗哭。

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鬧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麪。薛姨媽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

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畢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著，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著氈子，從李氏起，一一挨著所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眾人要行禮，也不會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環、賈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寶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牀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面咕咕呱呱一羣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著巧姐兒，彩鸞、繡鸞八九個人，都抱著紅氈笑著走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麪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裡禁當的起，所以特趕來磕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福下去，寶玉作揖不

送。平兒便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襲人連忙攙起來。又下了一福，寶玉又還了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寶玉聽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說：『原來今兒也是姐姐的芳誕。』平兒還福不送。湘雲拉寶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兒，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奶，趕著補了一分禮，與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裡去。』丫頭答應著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就只是不是偕家的人？』探春笑道：『我這個記性是怎麼了。』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職分，可吵鬧什麼？可不悄悄的過去。今兒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們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倒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纔過得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

就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著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眾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兒裡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麪、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僭們就湊了錢，就柳家的來攬了去，只在僭們裡頭收拾倒好。』眾人都說：『是極。』探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和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說著，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

這裡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麪。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與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麪。兩家皆治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囑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

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著。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裡頭，倘或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瞧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效了。若是開著，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超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著些，大家別走。縱有了事，就賴不著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來，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裡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冤屈不著平人了。你只聽我說，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個人講。』說著，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待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作耍。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到了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著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過

麪，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嬛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眾人都笑：『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覺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在廳上歪著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廳上，眼看著命了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媽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出去。』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玳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鵲、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都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眾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座無趣，須要行令纔好。』眾人有的說行這個令好，那個又說行那個令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偕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眾人都道妙。卽命拿了一副筆

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坐，說：『我寫。』大家想了一回，共得了十來個，念著，香菱一一的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使命平兒揀。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箸拈了一個出來。打開看，上寫著『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酒令的祖宗拈出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裡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的，便叫他們行去。偕們行這個。』說著，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卻是『拇戰』。史湘雲笑著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豁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便灌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妹擲起，挨下擲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著『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著，眾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裡私相傳遞呢。』問的眾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筷子敲黛玉的

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覆了一個『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覆一射，也不泛了。』說著，便又說了一個『窗』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鷄，便射著他是用『鷄窗』、『鷄人』二典了，因射了一個『埗』字。探春知他射著，用了『鷄栖於埗』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豁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著席也七八亂叫豁起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豁拳。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的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鴛鴦贏了尤氏，襲人贏了平兒。三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眾人聽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嘮叨，倒也有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卻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搗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壽』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亂豁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覆了一個『瓢』字，岫烟便射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卻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

說：『這個典用的當。』湘雲便說道：『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鎖纜孤舟。既遇著一江風，不宜出行。』說的眾人都笑了，說：『好個謔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聽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揀了出來吃腦子。眾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使用箸子舉著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討桂花油。』

眾人越發笑起來。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著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掛誤著打竊盜的官司。』眾人不理論，寶玉卻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寶玉的，就忘了趣著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豁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靈玉而有，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卻射著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眾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著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卻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時事，這也有出處。』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

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眾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的對點，豁拳的豁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著。

接著林之孝家的同著幾個老婆子來，生恐有正事呼喚，二者恐丫嬛們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個引子。媽媽們別耽心。』李紈、尤氏也都笑說：『你們歇著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叫姑娘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們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點心來。兩旁丫嬛們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著去罷，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著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

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凳上睡著了。』眾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著，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蜂蝶鬧穰穰的圍著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著。眾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唧唧唧說：『泉香而酒冽，玉盞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歸。卻爲宜會親友。』眾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眾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納涼避靜的，不覺的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媚不勝，便睡著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挫掙著同人來至紅香圍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醞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

當下又選了幾樣果菜與鳳姐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扶欄觀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烟觀局。林黛玉和寶玉在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廳，只到了階下便朝上跪下了，礮頭有聲。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來算去，縱得

了兩個眼，便折了官著，兩眼只瞷著棋枰，一隻手卻伸在盒內，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著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廳上姨太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探春點點頭，道：『既這麼著，就攆出他去，等太太來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知意。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兒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著時，他幹了好幾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招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作筏子禁別人。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只乖而已。』黛玉道：『要這樣纔好。偕們家裡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閒了，替你們一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凭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偕們兩個人的。』黛玉聽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著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著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著，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

寶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道：『我卻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殼了。』說著，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殼了。難爲你想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裡呢？』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裡幾個人鬪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牀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偈們外頭頑去。一會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偈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麪條子，早纔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著我，我要儘力吃殼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聞見。乘今兒我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著，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個盒子來。小燕接著，揭開裡面是一碗蝦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穰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熒熒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著，倒

覺比往常之味有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穀再要些來。』小燕道：『不用要，這就穀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不用再吃了。』說著，便站在桌旁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著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著偕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今兒大家開齋。還有一件事想著囑咐你，我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以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的去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這五兒怎麼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兒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緊。』小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傢伙交與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眾姊妹。芳官在後，拿著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們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便笑著將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貓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個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人怎麼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了，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

這麼著，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殼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卻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燒個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只佯憨，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說著，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閒話，又隨便頑笑。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著，坐在花草堆中鬪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畔的牡丹葉。』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果。』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眾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爲蘭，一箭數花爲蕙。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爲「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

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嘴裡汗漉的胡說了。』荳官見他要毆來，怎容他起來，便忙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著央告蕊官等：『你們來幫著我擰他這謔嘴！』兩個人滾在草地下。眾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荳官回頭看了一眼，果見旁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溼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眾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鬨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可巧寶玉見他們鬪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眾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謔。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臟了。』寶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手內卻真個拈著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寶玉方低頭一瞧，便噯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拖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經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纔上身。』寶玉跌腳歎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一百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臟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卻

礪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了，因笑道：『就是這話了。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和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著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著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臟。我有個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如何？』香菱笑著搖頭說：『不好。他們倘或聽見了，倒不好。』寶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們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還是你素日爲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著，你千定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裡低頭心下暗算：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了這個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爲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況與香菱素相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著香菱。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足的淘出個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黑心。』說著，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己的一樣。又命寶玉背過臉去，自己叉手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臟了的交與我拿回去，收拾了再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

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倒大方的好。』香菱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贓裙便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纔的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掘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你瞧瞧你這手，弄的泥烏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笑著，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扎著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什麼？』香菱只顧笑。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纔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寶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著，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擡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過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钱？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寶玉聽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蠢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架橋撥火兒。』說著，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越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小燕一個跟我來罷。』說著，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喜歡的狠。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裡來得。只等好了罷。』寶玉聽了，不免後悔長歎。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沒

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寶玉道：『我卻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著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偕們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吩咐：『別耍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眾人都笑說：『那裡有那樣大膽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眾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笑話，說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腳漢了。』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因吃了麪，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湊些個蒲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說：『湊了一杯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嚐一碗，都是現成的。』說著，晴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趕著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裡，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叫起來，怕以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的是。』

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著人，卻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裡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裡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着的。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眾人，又查別處去了。

這裡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裡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著些兒。也隄防著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著，一面擺上酒果。襲人道：『不用高桌，偈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著，大家果然擡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果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寶玉說：『天熱，偈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眾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漚我就不好了。』眾人聽了，都說：『依你。』於是先不上座，且忙著卸妝寬衣。一時，將正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著鬢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著大紅棉紗小襖子，下面綠綾彈墨袷褲，散著褲腳，倚著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豁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只穿著一件玉色、紅青、

醜絨三色緞子鬪的水田小袷，束著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袴，也散著褲腿；頭上齊額編著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鵝卵粗細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著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帶著一個白果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還清。引得眾人笑說：『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兩個。』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來，說：『且等等再豁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裡吃我們一口罷了。』於是，襲人爲先，端在脣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圍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窯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果菜。寶玉因說：『偕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的纔好，別大呼小叫，惹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偕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偕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偕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偕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眾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了一聲，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

死活拉他來。』於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再來。』探春聽了卻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個靠背——『墊著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黛玉卻離桌遠遠的，靠著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夜聚飲博，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紈笑道：『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著，晴雯拿了一個竹雕的籤筒來，裡面裝著象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五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著，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畫著一枝牡丹，題著『豔貫羣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註著：『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羣芳之貫，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侑酒。』眾人看了，都笑說：『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著，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笑說：『芳官唱一支我們聽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聽的。』於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眾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

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支——

〔賞花時〕翠鳳毛翎紮箒叉，閒爲仙人掃落花。您看那風起玉塵沙，猛可的那一層雲下，抵多少門外卽天涯。您再休要劍斬黃龍一線兒差，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您與俺高眼向雲霞。洞賓呵，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若遲呵，錯教人留恨碧桃花。

——纔罷。寶玉卻只管拿著那籤，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著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我還不知得個什麼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眾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眾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眾人笑道：『我說是什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著，大家來敬。探春那裡肯飲，卻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強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了這個，再行別的，眾人斷不肯依。湘雲拿著他的手，強擲了個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勞什子竟有些意思。』眾人瞧那籤上，畫著一枝老梅，是寫著『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與興。』說著，便吃酒，將骰過與黛玉。黛玉一擲，是個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笑著，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著一枝海棠，題著『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兩個字，改「石涼」兩個字。』眾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臥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話了！』眾人都笑了。因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杯，瞋人不見，遞與芳官——端起來便一揚脖。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綽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茶蘼花，題著『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著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茶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說：『偈們且喝酒。』說著，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個十九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著『聯春繞瑞』。那面寫著一舊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黛玉掣。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著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著一枝芙蓉，題著『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眾人笑說：『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黛玉也自笑了。於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著襲人。襲人也伸手掣取了一支出來，卻是一枝桃花，題著『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舊詩寫著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眾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於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著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個什麼！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的眾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眾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以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呢。』眾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著眾人，李紈、寶釵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

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喝一杯再走。』說著，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等直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攢了各樣果菜，與地下的老嫗嫗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嫗嫗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眾人聽了納罕，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好姐姐，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你儘力灌起來。』小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偈們且胡亂歇一歇罷。』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著了。襲人見芳官醉的很，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卻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

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牀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著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麼吃的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著，丫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今兒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麼，不過纔兩次罷了。偈們也算是會吃酒了，那一罈子酒，

怎麼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至興盡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來了，晴雯連燥也忘了，我記得他還唱了一個。』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眾人聽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著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得。』眾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兒夜裡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著眾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吃的把燥都丟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著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兒他還席，必來請你的，等著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聽了，趕著笑打，說道：『偏你這耳朵尖，聽得真。』平兒笑道：『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臺底下壓著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麼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臺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收的。』晴雯忙啓硯拿了出來，卻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籤子，上面寫著：『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這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

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飛進來，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那裡。誰知一頓酒就忘了。』眾人聽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著『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又必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顛顛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說道：『他爲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來有本而來。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爲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巧合，求姐姐指教。』說著，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道理。』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

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爲「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中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於「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啞啞了一聲，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庵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庵，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

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來，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妝。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來，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臥兔兒戴。腳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戰靴，或散著褲腿，只用淨襪，厚底鑲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纔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門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廝就是了。』寶玉笑道：『到

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僭家現有幾家土番，你就說我是個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話可妙？』寶玉聽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卻狠好。我亦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再起個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爲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僭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頭，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爲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這樣著，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幾個反叛來，豈不進忠效力了。何必借我們，你鼓唇搖舌的，自己開心作戲，卻說是稱功頌德呢。』寶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僭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聽了有理，二人自爲妥帖甚宜。寶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賜爲奴隸，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鸞帶，穿摺袖。近見寶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個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剃短髮，好便於面粉墨油彩，手腳又伶俐，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愛，便將寶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個小童。頭上兩個丫髻，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個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

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語，何必塗硃抹粉，本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荳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他作『炒豆子』的，寶琴反說『琴童』、『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別致，便換作『荳童』。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鴛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嬌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千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只凭丫嬛們去伏侍，且同眾人一一的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聽寶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鴛、香菱三個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話。大家也學著叫這名字。又叫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於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凡聽見者無不笑倒。寶玉又見人人取笑，恐作踐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爲「溫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里納」，可好？』芳官聽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喚了這名。眾人嫌拗口，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閒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爲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爲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裡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

替我們鬧亂子，倒是叫「野驢子」來送送使得。」寶玉忙笑說：『好姐姐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跟著你們學著罵他。』偕鴛又說：『笑軟了，怎麼打呢。掉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趕著他打。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賓天了。』眾人聽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下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著己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妝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診脈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爲，過於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生命的。如今雖死，肚中堅硬似鐵，面皮嘴脣燒的紫絳皸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眾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祕法新製的丹砂吃壞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於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聽，只命鎖著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裡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擡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賈珍。榮府中，鳳姐兒

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外頭之事暫託了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璉、賈琮、賈璉、賈璉、賈璉、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他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纔放心。

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品。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廢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玄真觀。今因疾歿於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於國，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入彼私第殮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著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準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璉、賈琮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作什麼？』賈璉回說：『嫂子恐哥哥和姪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聽了，讚稱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璉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娘在上房住著。』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來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

聞知，忙喝起眾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觀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些悲戚，好指揮眾人。因將恩旨備述與眾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得不得一聲兒，先騎馬飛來至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隔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著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們作活計，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姨便紅了臉，罵道：『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說著，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摟頭就打。嚇的賈蓉抱著頭，滾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上來撕嘴，又說：『等姐姐來家，偕們告訴他。』賈蓉忙笑著跪在炕上求饒，他兩個又笑了。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二姐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稽著吃了。眾丫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著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著丫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偕們饒他兩個。』丫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賊心爛肺的，愛多管閒事、咬舌頭的人，吵嚷的那府裡誰不

知道，誰不背地裡咬舌，說偈們這邊亂賬。』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贓唐臭漢」，何況偈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璉叔還和那小姨娘不乾淨呢。鳳姑娘那樣剛強，瑞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問好。又說：『難爲老祖宗勞心，又難爲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戴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去磕頭。』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著，又和他二姨擠眼。那尤二姐便悄悄咬牙含笑罵：『狠會咬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爲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又有根基、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這二位姨娘的。這幾年總沒揀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準了一個。』尤老只當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姊妹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趕著打，說：『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丫頭們都說：『天老爺有眼，仔細雷要緊！』又值人來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帖。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趕著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著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擡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老尤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攬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這二姐，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中，只說在東府有事羈絆。鳳姐輩因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是或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搬了與二姐收著。又將鳳姐素日之爲人行事，枕邊衾內，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

他進去。二姐聽了，自是願意。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

眼見已是兩個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因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概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燈時分，悄悄入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內纔點燈，先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閒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著燈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姐還備了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璉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點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走來。』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來，只剩小丫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來。小丫頭子們看不過，也都躲了出去，凭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爺飲酒，鮑二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上頭伏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噲

了的忘八，你啻喪那黃湯罷。啻喪醉了，夾著你那臊子挺你的屍去。叫不叫，與你屎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豎灑不著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發跡的，近日越發虧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概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穀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家的陪著這些丫嬛小廝吃酒，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上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扣門之聲。鮑二家的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回至臥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訕訕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偕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狠乏了。』尤二姐忙上來，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來，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丫頭分了一個過來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見已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著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故笑道：『你這會子來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來借宿一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杯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蹶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這裡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著，帶門出去。這裡喜兒喝了幾

杯，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偕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的貼一爐子燒餅。要有一個充正緊的人，我痛把你媽一尙。』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睡下。

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果，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著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雖標緻，卻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問道：『這話如何說？我卻不解。』尤二姐滴淚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麼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將來我妹子卻何如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盡知，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妹夫是作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例。』說著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璉便推門進去，笑說：『大爺在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偕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爲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還求大哥如昔方

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著，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杯。』賈珍笑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哥必要吃乾這鍾。』說著一揚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掉嘴的。清水下雜麪，你吃我看。見提著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倆拿著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二房，偷著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了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喝酒怕什麼，偕們就喝。』說著，自己綽起壺來，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摟過賈璉的脖子來就灌，說：『我和你哥哥已經吃過了，偕們來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個本是風月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一疊又叫：『將姐姐請來！——要樂，偕們四個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偕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爲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鬆鬆挽著頭髮，大紅襖子半掩半開，露著蔥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敲或並，

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卻似打鞦韆一般，燈籠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點丹砂。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錫澀淫浪。不獨將他二姊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過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試了一試，他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別識別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灑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嬛婆娘不到之處，便將賈璉、賈珍、賈蓉三個潑聲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誑騙了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悄命小廝來請，方敢去一會。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著自己風流標緻，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倒，他以爲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偕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有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著他不知，偕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趁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準折，到那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母女見不聽勸，也只得罷了。

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的肥鵝，又宰肥鴨。或不稱心，連桌一推。

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倒是個多情的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著癢。若論起溫柔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過，但已經失了腳，有了一個『淫』字，凭有甚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哥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人，把三丫頭聘了罷。留著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出事來怎麼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過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肥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太扎手，偕們未必降的住。正緊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偕們明日先勸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小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酒過三巡，不用姐姐開口，先便滴淚泣道：『姐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番大禮要說。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絮叨叨提那從前醜事，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方跟他去。若凭

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裡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凭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綵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來。大家想來，賈璉便料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果然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與尤老聽了，亦以爲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眾人聽了，都詫異：『除去他，還有那一個？』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著，忽見賈璉的心腹小使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著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沒人問？』興兒道：『小的回奶奶說，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來事務。

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著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語。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就敢惹。提起我們奶奶來，告訴不得奶

奶：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的平姑娘爲人狠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著奶奶常作些個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著老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估著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旁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緊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著旺處飛」，「黑母鴿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著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奶奶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弔膽的。如今跟爺的這幾個人，誰不背前背後稱揚奶奶聖德憐下。我們商量著叫二爺要出來，情願來答應奶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兒忒的，還不起來呢。說句頑話，就唬的那樣起來。你們作什麼來？我還要找了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腳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張嘴還說他不過，奶奶這樣斯文良

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奶便有理，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著爺打個爛羊頭。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二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裡掂十個過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又浪著勸我。我原不依，你反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扯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這就是俗語說的，「天下挑不過禮字去」了。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這個心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顯他賢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外頭走邪的。又還有一段因果：我們家的規矩，凡爺們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個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個，誰知他來了沒半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雖不好說，自己臉上過不去，所以強逼著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緊人，從不把這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會挑妻窩夫的，倒以為忠心赤膽伏侍他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得？』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姑娘又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學針線，學道理，這

是他的責任。除此，問事不知，說事不管。只因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大奶奶暫管幾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沒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噯喲一聲。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問何意。興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是珍大爺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太命太太抱過來，養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兩個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個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錯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還穿裕的，出來風兒一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兒，姓薛，叫什麼寶釵。竟是雪堆出來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瞥見一眼，我們鬼使神差，見了他們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遠藏開。』興兒搖手道：『不是，不是。那正緊大禮，自然遠遠的藏開，自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己不敢出氣，是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暖了，吹化了姓薛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了這混話，越發沒了綑兒。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倒像是寶玉那邊的了。』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麼？』興兒笑道：『姨娘別問他，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緊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羣裡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報怨。可知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僭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僭們

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偈們都在那裡站著，他只站在頭裡擋著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偈們，說：「姐姐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賊，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著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我吃賊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爲人，倒是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將來準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故尚未及此。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準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著，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誤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個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眼力。他自己

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裡做生日，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蓮，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蓮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有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樣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猷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著，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說著，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著人問茗烟，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未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坊，也說未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卻先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長行。

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

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走的近來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爲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大家便入一酒店歇下，敘談了敘談。賈璉因笑說：『鬧過之後，我們忙著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全無。怎麼你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教我們懸了幾日心。』因又聽道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著，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

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然淹滯不歸，豈不誤了人家。須得留一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禮。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中，何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帛之禮，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鴛鴦劍，乃吾家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處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闔戶，一點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己，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眾人，只念柳湘蓮早早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敘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上相遇湘蓮一事說了出來，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三姐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將靶一掣，裡

面卻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鑿著一『鴛』字，一把上面鑿著一『鴛』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牀上，每日望著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已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相遇了新友，將這事丟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妝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蝌，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茗烟一千人說，我卻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茗烟說，璉二哥哥著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爲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裡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此。路上工夫，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個抵歷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

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我不做這剩忘八。』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乾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臥病，二則又浮躁，不如去索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得湘蓮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爲幸。』賈璉聽了，便不自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爲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還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願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爲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無法可處，自己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不必出

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頂上一橫。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靈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邊去了。當下唬的眾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淚，反勸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賢妻，可敬，可敬！』湘蓮反扶屍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尤三姐這樣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帶他到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癡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註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感，今既恥情而覺，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覺，竟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裡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旁邊坐著一個跣腿道士捕蝨。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不覺冷然如寒

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後回便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至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腳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妝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又吩咐眾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說：『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與鳳姐相見，於是忙整衣來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弔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攙入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望恕倉促之罪。』說著便福了下來。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二人攜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姐命丫嬛拿褥子來便行禮，說：『奴家年輕，一從到了這裡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

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膽，只伏侍姐姐。』說著，便行下禮去。鳳姐兒忙下座，以禮相還，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臥柳，恐惹父母耽憂，此皆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禮，亦不曾對奴說。奴亦曾勸二爺早行此禮，以被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爲那等忌妒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姐姐下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體，方是大禮。若姐姐在外奴在內，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觀。二爺之名也要緊。倒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習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姐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實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況賈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姐在外，若別人則怒，我則以爲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姐不隨奴去，奴亦情願在此相陪。奴願作妹子，每日伏侍姐

姐梳頭洗臉，只求姐姐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願意。』說著，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禮，他原是僭們的丫頭，以後快別如此。』說著，又命周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匹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姐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膽，敘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等媳婦在旁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癡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姐姐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著。姐姐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會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著，擡到東廂房去。』於是催著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二

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凭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眾人，鳳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多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眾人見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眾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嬛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變法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著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

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聲大奶奶拿些來。』善姐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

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口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能著些兒罷。僭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亙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連飯也怕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著。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卻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姐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

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細事，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著他寫一張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利

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獃狗扶不上牆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殼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自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往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著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眾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眾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礮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攀折小的在內。其中還有別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礮頭——『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凭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託察院，只虛張聲勢警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

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

且說賈蓉等正忙著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防了這一著。只虧他大膽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著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個，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著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姑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兒帶著賈蓉，走來上房。尤氏正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笑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著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證，大家說明，成個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腳蟹，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來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偕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證明白。回來偕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覲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著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姑娘嬌嬌息怒』。鳳姐兒一面又

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哭罵著，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聲，說：『嬌嬌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己打。嬌嬌別生氣。』說著，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著自己說：『以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閒事了？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嬌嬌的話了？』眾人又是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爲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著？偕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偕們只過去，見了老太太、太太和眾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趕著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放聲又哭的『祖宗爹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麪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語，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聽說，哭著兩手搬著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擡

著？不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爲什麼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平安不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怕你，也不聽你。」說著，啞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得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罷了。』眾姬妾丫嬛媳婦已是烏鴉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的彀了。當著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臉。』說著，捧上茶來。鳳姐也捧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大哥哥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著日後教導子姪的。』賈蓉只跪著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著叔叔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殯，嬸嬸若鬧了起來，兒子也是個死。只求嬸嬸責罰兒子，兒子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嬸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嬸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貓兒狗兒一般。嬸嬸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嬸嬸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原是嬸嬸有這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兒子。』說著，又磕頭不絕。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轉過一副形容言談來，

與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還要嫂子轉替哥哥說了，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嬌嬌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嬌嬌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嬌送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嬌嬌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嬌嬌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兒又冷笑道：『你們饒壓著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著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個獸子，也獸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著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好性了。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說：「他告什麼？」倒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理他抓著，縱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著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

一層罪。俗語說：『拚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著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商議，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偕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了妄告不實之罪。偕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個銀子就完。』鳳姐兒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作這些事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你說得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訛詐。倘又叨登起來這事，偕們雖不怕，也終耽心。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爲什麼反給他銀子？」終久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好姪兒，你若疼我，只寧可多給他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卻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卻做賢良人。如今怎說怎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終久怎

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凭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癡心。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與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狠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你妹妹狠好，而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難等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了出來，暫且住著，等滿了服再圓房。仗著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母子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孀孀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尤氏忙命丫嬛們伏侍鳳姐梳妝洗臉，又擺酒飯，親自遞酒揀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與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打聽，又怎麼設法子，須得如此如此，方救下眾人無罪——『少不得我去拆開這魚頭，大家纔好。』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一有了不是，是往你身上推的。』說著，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看，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著，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著眾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旁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眾人都抿嘴兒笑著，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來我瞧瞧。』鴛鴦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笑著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

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著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爲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

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賠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來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裡住著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爲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旁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準。母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證，只好由他去混

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於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個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訛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關天，非

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了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屍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親姊親妹還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鏡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嬛名喚秋桐者，賞他爲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來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迎。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

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祠，然後過來辭拜賈母等人。合族中人直送到灑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二人口內答應，也說些大理套話，不必煩敘。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有

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個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個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個魚頭來拆。』說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眾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秋桐自爲係賈赦之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娼婦，也來要我的強。』鳳姐聽了暗樂，尤二姐聽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妝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的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著不吃，卻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貓拿耗子，我的貓只倒咬鷄。』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著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姊妹，如李紈、迎春、惜春等人，皆爲鳳姐是好意，然寶、黛一干人，暗爲二姐耽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常來了倒還都憫恤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淚，又不敢報怨。鳳姐兒又並無露出一點壞形來。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況素習以來，因賈赦姬妾丫嬛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邁昏憤，貪多嚼不爛，沒的留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幾個知禮有恥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幺兒們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來眼去，相偷期約，只懼賈赦之威，未曾到手。

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未來過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鬪。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卻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卻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鳳姐兒在屋裡，只妝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家號喪。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趨俏了，可知心就嫉妒。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歡喜。眾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著鳳姐，看他這般，與他排解排解。那尤二姐原是個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磨折。不過受了一個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一生爲人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妒婦花言巧語，

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即進來時，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妒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泣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笑道：『姐姐，你終是個癡人。自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於塵聚之亂，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無怨。』小妹聽了，長歎而去。尤二姐驚醒，卻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便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何況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人來醫治於你。』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去效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個姓胡的太醫，號叫君榮，進來診脈。看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來再看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榮又診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觀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

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脈要緊。』於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相告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是著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閒言閒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偈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又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陳禱告，說：『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吃長齋念佛。』賈璉眾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著人送與二姐。又罵平兒『不是個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卻無病，也不見懷胎。如今二奶奶這樣，都因偈們無福，或犯了什麼，沖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沖犯。』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兔，說他沖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爲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沖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去躲幾個月再來。』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爺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

就沖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有人沖了。白眉赤臉，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指著哄我們那個棉花耳朵的爺罷了。縱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老了誰不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攪雜沒有的呢。』罵的眾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慌的數落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凭他怎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爲個外頭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還你父親去倒好。』說著，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悄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姐，我從到了這裡，多虧姐姐照應。爲我，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閒氣。我若逃的出命來，我必答報姐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淚說道：『想來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癡心，從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些個事來。』尤二姐忙道：『姐姐這話錯了。若姐姐便不告訴他，他豈有打聽不出來的？不過是姐姐說的在先。況且我也要一心進來，方成個體統，與姐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乾淨。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

死，豈不比上弔自刎又乾淨。』想畢，拚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幾次恨命直脖，方嘔了下去。於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帶齊整，上炕躺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丫嬛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去梳洗。鳳姐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丫頭們：『你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著罵著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眾人推。』丫嬛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卻穿帶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於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看，不禁大哭。眾人雖素習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

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屍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嫌後門出靈不像，便對著梨香院的正牆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兩邊搭棚，安壇場做佛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擡上榻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九個媳婦圍隨，從內子牆一帶擡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只見這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著還美貌。賈璉又摟著大哭，只叫：『奶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來勸：『叔叔嘆著些兒，我這個姨娘自己沒福。』說著，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牆。賈璉會意，只悄悄跌腳說：『我忽略了。終

久對出來，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奶卒於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年往南去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已早過來，陪哭一場。眾族中人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禮。鳳姐見擡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著，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羣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隱隱綽綽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一撒，也認真了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擡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著，丫嬛來請鳳姐，說：『二爺等著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來艱難，你還不知道？偕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鷄兒吃了過年糧。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裡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著，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著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絢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廝丫嬛來拿，便自己提著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遞與他說：

『你只別作聲纔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聽說，便說：『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著，作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與衣服走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瞧。至晚間，果擡了一副好板進來。價銀五百兩賒著。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守靈。晚來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宿。正是——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凭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務蝟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名單子來，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柰各人皆有原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和寶玉說話，也不盛妝濃飾。眾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嬛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

原來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著過年過節出來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柰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癡，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外間房內咕咕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

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溫都里納膈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襖子，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著蔥綠院綉小襖，紅小衣，紅睡鞋，披著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裡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卻仰在炕上，穿著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上前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助力。』說著，也上牀來膈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雄奴，和寶玉對抓。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著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倒好笑。忽有李紈打發碧月來說：『昨兒晚上奶奶在這裡把塊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裡？』小燕說：『有，有，有。我在地下拾了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出來晾著，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咕咕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太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個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個雲姑娘落了單。』正說著，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問：『那裡的好詩？』翠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寶玉聽了，忙梳洗了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著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說：『這會子還不起來？偕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

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寶玉聽著，點頭說：『很好。』且忙著要詩看。眾人都又說：『偕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著，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著《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妝懶。簾外桃花簾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東風有意揭簾櫳，花欲窺人簾不捲。桃花簾外開仍舊，簾中人比桃花瘦。花解憐人花也愁，隔簾消息風吹透。風透湘簾花滿庭，庭前春色倍傷情。閒苔院落門空掩，斜日欄杆人自凭。凭欄人向東風泣，茜裙偷傍桃花立。桃花桃葉亂紛紛，花綻新紅葉凝碧。霧裡烟封一萬株，烘樓照壁紅模糊。天機燒破鴛鴦錦，春酣欲醒移珊枕。侍女金盆進水來，香泉影蘸胭脂冷。胭脂鮮豔何相類，花之顏色人之淚。若將人淚比桃花，淚自長流花自媚。淚眼觀花淚易乾，淚乾春盡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飛人倦易黃昏。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卻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寶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寶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

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眾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爲『桃花社』，林黛玉就爲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縱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著，人回：『舅太太來了，姑娘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著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去行禮。黛玉笑向眾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初五。

這日，眾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準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眾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爲妻，擇日於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兒又忙著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眾甥男甥女閒樂一日。賈母和

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眾人不
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妝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
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
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著。寶玉屈指算一算，說：
『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
你縱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
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著？』襲人道：『何曾沒收著。
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共算數了一數，纔有五六十篇。
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
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
日都有，也要大概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的自己又親檢
了一遍，實在搪塞不去，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纔
好。』說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
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
寶玉方去請問。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
了出來，再作別的。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了，便十分歡
喜，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
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
夫人便說：『臨陣磨槍也中用。有這會子著急，天天寫寫念
念，有多少頑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
說：『不妨事。』這裡賈母也說怕急出病來，探春、寶釵等
都笑說：『老太太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卻替得的。我
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到
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賈母聽說，喜之不盡。
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工課，寶玉肯分心，恐

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妝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來。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過了，誰知紫鵑走來，送了一卷東西與寶玉。拆開看時，卻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寶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接著，史湘雲、寶琴二人皆亦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搪塞了。寶玉放了心。於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遍。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著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冬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擱過一邊，仍是照舊遊蕩。

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鵑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卻不能。』湘雲笑道：『偕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改個樣兒，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著，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果點之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眾人。這裡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縮在壁上。眾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

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謔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寶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寶玉拈得了『蝶戀花』。紫鵲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著，寶琴、寶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寶釵便笑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噯呀！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可有了？』寶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紈等笑道：『這算輸了。蕉丫頭的半首且寫出來。』探春聽說，忙寫了出來。眾人看時，上面卻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繫也難羈，一任
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卻好作，何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負，不肯勉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開了機，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縱是
明春再見，隔年期。

眾人笑道：『正緊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卻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算得。』說著，看黛玉的『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對成毬。飄泊
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草木也知愁，韶華
竟白頭。歎今生誰拾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凭爾去，
忍淹留。

眾人看了，俱點頭感歎，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是『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
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眾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寶釵笑道：『終不免過於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謫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眾人笑道：『不要太謙，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因看這一首『臨江仙』，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萬
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
頻借力，送我上青雲。

眾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爲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妃子，情致嫵媚，卻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紈道：『不要忙，這定要重重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一聲響，恰似窗簾子倒了一般，眾人唬了一跳。丫嬛們出去瞧時，簾外丫嬛嚷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眾丫嬛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繩。拿下他來。』

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鵲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道：『紫鵲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掉出去罷！把偈們的拿出來，偈們也放晦氣。』紫鵲聽了，趕命小丫頭們將這風箏送出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來找，好與他們去的。

這裡小丫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腳，都忙著拿出個美人風箏來。也有搬高凳去的，也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簍子的。寶釵等都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寶琴笑道：『你這個不大好看，不如三姐姐的那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笑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翠墨笑嘻嘻的果然也取去了。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兒賴大娘送我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也罷，再把那個大螃蟹拿來罷。』丫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簍子來，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命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翠墨帶著幾個小丫頭子們在那邊山坡上已放了起來。寶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個大紅蝙蝠也取來。寶釵也高興，也取了一個來，卻是一

連七個大雁的。都放起來了，獨有寶玉的美人放不起去。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來了。急的寶玉頭上出汗，眾人又笑，寶玉恨的擲在地下，指著風箏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蹶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寶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個來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這幾個風箏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丫嬛們又都拿了許多各式各樣的『送飯的』來，頑了一回。紫鵲笑道：『這一回的勁大，姑娘來放罷。』黛玉聽說，用手帕墊著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籬子來，隨著風箏的勢將籬手一鬆，只聽一陣豁刺刺響，登時籬子線盡。黛玉因讓眾人來放，眾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黛玉笑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鵲笑道：『我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幾個子，今兒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說著，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來，齊籬子根下寸絲不留，咯噔一聲鉸斷，笑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去了。』那風箏飄飄颯颯，只管往後褪了去。一時只有鷄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再展眼便不見了。眾人皆仰面睜眼，說：『有趣，有趣。』寶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裡去了。若落在有人烟處，被小孩子得了還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烟處，我替他寂寞。想起來，把我這個放去，教他兩個作伴兒罷。』於是也用剪子剪斷，照先放去。探春正要剪自己鳳凰，見天上也有一個鳳凰，因道：『這也不知是誰

家的。』眾人皆笑說：『且別剪你的，看他倒像要來絞的樣兒。』說著，只見那鳳凰漸逼近來，遂與這鳳凰絞在一處。眾人方要往下收線，那一家也要收線，正不開交，又見一個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帶響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近來。眾人笑道：『這一個也來絞了。且別收，讓他三個絞在一處，倒有趣呢。』說著，那『喜』字果然與這兩個鳳凰絞在一處。三下齊收亂頓，誰知線都斷了，那三個風箏飄飄飄都去了。眾人拍手哄然一笑，說：『倒有趣！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狹了些。』黛玉說：『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歇去了。』寶釵說：『且等我們放了去，大家好散。』說著，看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黛玉回房歪著養乏。要知端的，下回便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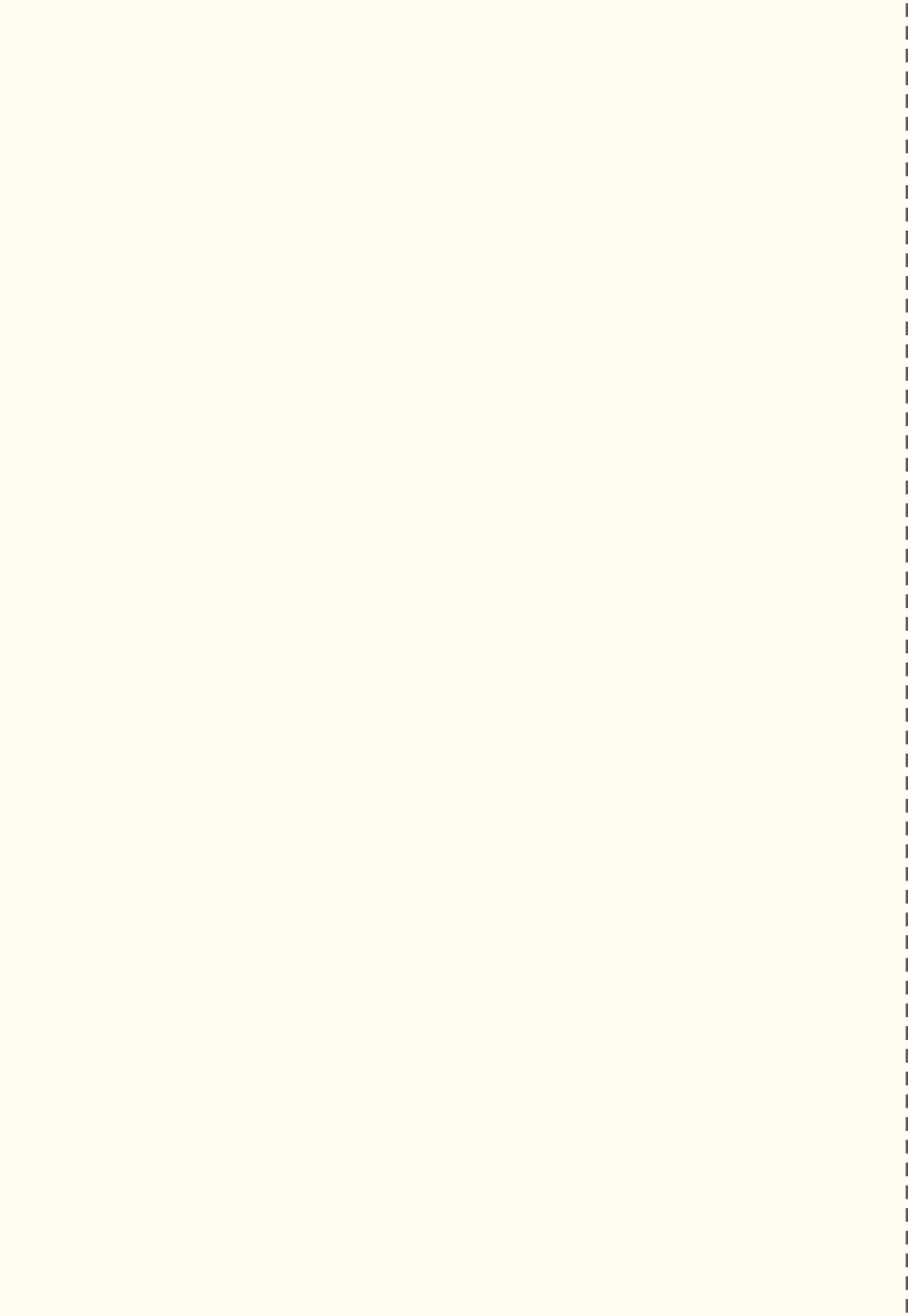
紅樓夢校稿

校字記

原著：曹雪芹

校訂：唐 境

二〇二四年二月版



校字記

目錄

〔原本『第某回』前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或『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行，不錄。〕

〔原本末冊總目葉，『第六十一回至七十回』一行下，註云『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回』，庚辰本同。今二抄本所存此二回正文，顯舊藏家輩補抄，從缺。〕

-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原本殘缺，此從庚辰本。
- 第三回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榮國府收養林黛玉』——從戌；原『賈雨村夤緣復舊職，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 第五回 『開生面夢演紅樓夢，立新場情傳幻境情』——從戌；原『遊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歎英蓮，談肄業秦鐘結寶玉』——從戌、舒；原『送宮花賈璉戲熙鳳，宴寧府寶玉會秦鐘』。
-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香院，賈寶玉大醉絳芸軒』——從戌；原『比通靈金鶯微露意，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 第十四回 『林如海』——從戚、覺等；原『林儒海』。
-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原本二回連抄，共用一標題，庚辰本同。爲便查閱，今依敘事段落分作上、下二回。
-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從戚、覺等；原抄此回新起一葉，無標題。

校字記第一回

第三十六回 『情悟梨香院』——從戚、覺等；原『情語梨花院』。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欺幼主刁奴蓄險心』——原本殘缺，此從庚辰本。

第一回

頁 1 行 一 『詩曰』至頁 5 行五『每日只以』——原本自『只以』始，前缺，缺文以庚辰本作底本。

行 一 『詩曰』及『浮生著甚』詩——庚本無，甲戌本錄於回目之前，校作回前詩統於回目之後。

行 六 『列位看官』——庚本文前另有『此開卷第一回也』一段文字，從甲戌、覺序本校作評語不錄。

行 十 『單單的』——從戌、戚、覺等；庚本『單單』。

行十四 『丰神迥別』至頁 2 行十三『變成一塊』——從戌；庚本『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

頁 2 行十六 『然後好』——從戌、戚、覺等；庚本『然後』。

行十八 『喜不能禁』——從戌、覺等；庚本『喜不能盡』。

行二三 『一大石上』——從戌、戚、覺等；庚本『一大塊石上』。

頁 3 行 四 『墮落』——從戌、覺等；庚本『墜落』。

行 五 『閒情』——從戌、戚等；庚本『開情』。

行 八 『編寫』——從戌、戚等；庚本『偏寫』。

行十二 『何太癡也』——從戌、戚、覺等；庚本『何太癡耶』。

行十六 『愛看』——從戌、戚、覺等；庚本『愛』。

行十七 『更有』至行十八『勝數』——從戌等；庚本無。

行二二 『開口』——從戌、戚、覺等；庚本『問口』。

行二五 『也有幾首』——從戌、戚、覺等；庚本『也有

- 首』。
- 頁 4 行 一 『追踪躡跡』——從戚等；庚本『追踪攝跡』。
行 四 『理治之書』——從戌、戚、覺等；庚本『理之書』。
行 五 『也不定要』——從戌、覺等；庚本『也不定』。
行 五 『檢讀』——從戌、戚、覺等；庚本『檢書』。
行 五 『他們』——從戌、戚、覺等；庚本『你們』。
行 六 『避世去愁』——從戌、戚等；庚本『避事去愁』。
行 十 『聽如此說』——從戌、覺等；庚本『聽如此話』。
行十一 『將這』——從戌、戚、覺等；庚本『將』。
行十五 『私訂儉盟』——從戌、戚、覺等；庚本『私討儉盟』。
行十八 『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從戌；庚本無。
行二三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從戌；庚本無。
- 頁 5 行 七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 八 『手倦拋書』——從戌、戚、覺等；原『倦時攏書』。
行十二 『投胎入世』——從庚等；原『投入人世』。
行二十 『尚未』——從庚等；原『未』。
行二十 『故其在』——從戚等；原『故甚至』。
行二一 『太平朝世』——從庚等；原『太平盛世』。
行二三 『了結的』——從庚等；原『了結』。
- 頁 6 行 一 『風流冤家來』——從庚等；原『風流冤家』。
行 二 『還淚』——從庚等；原『還眼淚』。
行 二 『風月事故』——從庚等；原『風月故事』。
行 四 『詩詞篇章』——從庚等；原『詩詞編章』。

- 行十二 『俱聽得』——從庚等；原『俱聽』。
- 行十三 『不禁上前』——從庚等；原『近前』。
- 行十三 『也忙答禮』——從庚等；原『也答禮』。
- 行十五 『弟子則』——從庚等；原『則』。
- 行十九 『不知爲何』——從庚等；原『不知爲何物』。
- 行十九 『那僧道』——從庚等；原『那道人道』。
- 行二三 『上大書』——從覺等；原『那牌坊上大書』。
- 行二四 『道是』——從庚等；原『道』。
- 行二五 『真亦假』——從戊、戚、覺等；原『真作假』。
- 頁 7 行 三 『對半』——從戊、戚等；原『大半』。
- 行 三 『英蓮』——從戊、戚、覺等；原『英菊』。
- 行 四 『乖覺』——從戊、戚、覺等；原『甚覺』。
- 行 四 『懷中』——從戊、戚、覺等；原『懷內』。
- 行 八 『英蓮』——從戊、戚、覺等；原『英菊』。
- 行十二 『言詞』——從庚等；原『言辭』。
- 行十六 『同行』——從庚等；原『同往』。
- 行十八 『一去』——從庚等；原『已去』。
- 行十九 『該試一問』——從庚等；原『該試問一番』。
- 行十九 『悔卻晚也』——從庚等；原『悔之晚矣』。
- 行二十 『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從庚等；原『走了出來這人姓賈名化字時飛別號雨村者』。
- 行二一 『胡州』——從庚等；原『湖州』。
- 行二四 『暫寄』——從庚等；原『暫居』。
- 頁 8 行 一 『敢』——從庚等；原『敢是』。
- 行 十 『是一個』——從庚等；原『是個』。
- 行 十 『攬花』——從庚等；原『掐花』。

- 行十一 『卻亦有』——從庚等；原『卻也有』。
行十二 『擷了花』——從庚等；原『掐了花』。
行十二 『敝巾』——從庚等；原『幣巾』。
行十二 『貧窘』——從庚等；原『貧窮』。
行十三 『腰圓背厚』——從庚等；原『腰圓膀厚』。
行十六 『貧窘』——從庚等；原『貧窮』。
行十六 『想定是』——從庚等；原『想來定是』。
行十七 『如此想』——從庚等；原『如此想來』。
行二二 『乃又另具』——從庚等；原『乃另具』。
行二三 『書房』——從庚等；原『書房中』。
行二四 『回頭顧他』——從戌、戚等；原『回顧他』。
頁 9 行 八 『恰至』——從庚等；原『恰被』。
行十四 『復過這邊』——從庚等；原『過這邊』。
行十六 『街坊上』——從庚等；原『街房上』。
行十六 『戶戶絃歌』——從戚、覺等；原『戶戶歌絃』。
行十九 『滿把晴光』——從庚等；原『滿地晴光』。
行二四 『時尚之學』——從庚等；原『舉業之學』。
頁 10 行 一 『每有此心』——從庚等；原『每有此意』。
行 七 『大快之事耶』——從庚等；原『大快之事也』。
行 十 『再寫兩封』——從庚等；原『寫兩封』。
行十四 『面辭』——從庚等；原『回辭』。
行十六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十六 『將英蓮』——從戌、戚、覺等；原『將英菊』。
行十七 『有英蓮』——從戌、戚、覺等；原『有英菊』。
行十九 『士隱夫婦』——從庚等；原『士隱』。
行二二 『先就得了』——從庚等；原『先得了』。
行二三 『不想這日』——從庚等；原『不料這日』。

- 頁 11 行 三 『方漸漸的』——從庚等；原『漸漸的』。
行 三 『熄去』——從庚等；原『熄下去』。
行 三 『早已燒成』——從庚等；原『燒成』。
行十三 『越覺窮了』——從庚等；原『越發窮了』。
行十五 『好吃懶用』——從戌；原『好吃懶動』。
行十六 『暮年之人』——從庚等；原『暮年人』。
行十七 『拄了拐』——從庚等；原『拄了拐杖』。
行十八 『散散心時』——從庚等；原『散散心』。
行十八 『瘋狂』——從戌、戚、覺等；原『瘋癩』。
行二十 『世人都曉』——從庚等；原『世人只曉』。
行二三 『及到多時』——從庚等；原『卽至多時』。
行二四 『君生』——從庚等；原『君在』。
- 頁 12 行 三 『聽見些好了』——從庚等；原『聽見好了』。
行 四 『你若果』——從庚等；原『你果然』。
行 七 『有宿慧的』——從庚等；原『宿慧的』。
行 九 『何如』——從庚等；原『如何』。
行十二 『脂正濃』——從庚等；原『脂玉濃』。
行十五 『訓有方』——從庚等；原無。
行十七 『破襖寒』——從庚等；原『破襖冷』。
行二十 『拍掌』——從庚等；原『拍手』。
行二二 『一件新聞』——從庚等；原『新文』。
行二四 『依靠著』——從庚等；原『靠著』。
行二五 『舊日的』——從庚等；原『舊日』。
- 頁 13 行 一 『日日』——從庚等；原『日夜』。
行 四 『只見』——從庚等；原『只見那』。
行 五 『烏帽猩袍』——從庚等；原『烏紗猩袍』。
行 六 『發個怔』——從戌、覺等；原『發了怔』。

第二回

- 頁 14 行 一 『詩云』——原本此前另有『此回亦非正文』一段文字，從甲戌、覺序本校作評語不錄。
- 行 六 『可是問他』——從庚等；原『可是問他麼』。
- 行 九 『封家人』——從庚等；原『家人』。
- 行十一 『新陞的太爺』——從庚等；原『新陞太爺』。
- 行十六 『送了我』——從庚等；原『送我』。
- 頁 15 行 五 『自到』——從庚等；原『到』。
- 行 六 『染疾下世』——從庚等；原『染疾棄世』。
- 行 十 『至大比之期』——從庚等；原『到大比之期』。
- 行十三 『生情狡猾』——從庚等；原『情性狡猾』。
- 行十六 『嘻笑自若』——從庚等；原『喜笑自若』。
- 行十七 『積的些』——從庚等；原『積下』。
- 行十九 『齷政』——從庚等；原『鹽政』。
- 行二十 『字表如海』——從庚等；原『表字如海』。
- 頁 16 行 一 『親支嫡派的』——從庚等；原『親近嫡派』。
- 行 四 『乳名黛玉』——從庚等；原『名黛玉』。
- 行 五 『也欲使他』——從庚等；原『也使他』。
- 行 五 『識得幾個字』——從庚等；原『識字』。
- 行 六 『雨村正值』——從庚等；原『且說雨村正值』。
- 行 九 『齷政』——從庚等；原『鹽政』。
- 行十四 『近因』——從庚等；原『只因』。
- 行十七 『山環水旋』——從庚等；原『山環水繞』。
- 行十九 『舊破的』——從庚等；原『破舊的』。
- 行十九 『對聯曰』——從庚等；原『對聯是』。
- 行二二 『也曾』——從庚等；原『我也曾』。
- 行二三 『想必』——從庚等；原『想來必』。

- 頁 17 行 二 『那村肆中』——從庚等；原『那邊村肆中』。
行 三 『剛入』——從戌、戚、覺等；原『方入』。
行 五 『號冷子興者』——從庚等；原『號冷子興』。
行 五 『在都』——從庚等；原『在都中』。
行 七 『說話投機』——從庚等；原『說話』。
行 七 『笑問』——從戌、戚、覺等；原『笑問道』。
行十六 『豈非同宗』——從戌等；原『定非同宗』。
行十七 『賈府』——從庚等；原『貴府』。
行二二 『榮國兩門』——從庚等；原『榮國府兩門』。
行二四 『冷子興』——從庚等；原『子興』。
行二五 『因欲遊覽』——從庚等；原『因遊覽』。
- 頁 18 行 五 『冷笑道』——從戚等；原『笑道』。
行 八 『排場費用』——從戌、覺等；原『排場』。
行 九 『外面的』——從庚等；原『外面』。
行 十 『誰知這樣』——從庚等；原『誰知』。
行十五 『同胞』——從庚等；原『同胞的』。
行二二 『高樂不了』——從庚等；原『高樂』。
行二三 『翻了過來』——從庚等；原『翻過來』。
行二四 『娶的也是』——從庚等；原『娶的是』。
行二五 『長子』——從庚等；原『長名』。
行二五 『次子』——從庚等；原『次名』。
- 頁 19 行 二 『原欲』——從庚等；原『原要』。
行 三 『襲官外』——從庚等；原『襲官又』。
行 四 『額外賜了』——從庚等；原『特恩賜了』。
行 四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行 四 『主事之銜』——從庚等；原『主事之職』。
行 五 『現已陞了』——從庚等；原『現已陞』。

- 行 五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 行 六 『頭胎生的』——從庚等；原『頭生的』。
- 行 九 『脚下』——從庚等；原『脚』。
- 行十一 『只怕這人』——從庚等；原『怕這人』。
- 行十二 『乃祖母』——從庚等；原『他祖母』。
- 行十二 『便先』——從庚等；原『便』。
- 行十二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 行十三 『將來的』——從庚等；原『將來』。
- 行十四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 行十六 『又奇』——從庚等；原『又奇了』。
- 行十七 『乖覺處』——從庚等；原『乖處』。
- 行二一 『政老前輩』——從庚等；原『政老爺前輩』。
- 頁 20 行 一 『周召』——從庚等；原『周公』。
- 行 二 『張朱』——從庚等；原『朱張』。
- 行 七 『下至』——從庚等；原『下及』。
- 行 八 『爲甘露』——從庚等；原無。
- 行 十 『或被雲摧』——從庚等；原『忽被雲推』。
- 行十三 『故其氣』——從庚等；原『固其氣』。
- 行十四 『下亦』——從庚等；原『下則亦』。
- 行十五 『聰俊』——從庚等；原『聰明』。
- 行十九 『名倡』——從庚等；原『名妓』。
- 行二十 『顧虎頭』——從庚等；原無。
- 行二三 『崔鶯』——從庚等；原『崔鶯鶯』。
- 行二四 『王侯』——從庚等；原『公侯』。
- 行二五 『不知』——從庚等；原『不知道』。
- 頁 21 行 一 『方纔你』——從庚等；原『你方纔』。

- 行 二 『遠說』——從戊、戚、覺等；原『遠處』。
- 行 二 『只金陵城』——從庚等；原『只這金陵城』。
- 行 三 『可知麼』——從庚等；原『可知道麼』。
- 行 三 『就是老親』——從庚等；原『是老親』。
- 行 四 『親熱的』——從庚等；原『親熱』。
- 行 七 『富而』——從庚等；原『富有』。
- 行 八 『舉業的』——從庚等；原『舉業的學生』。
- 行 九 『伴著我』——從庚等；原『伴我』。
- 行 十 『我自己』——從庚等；原『我』。
- 行十二 『這兩個』——從庚等；原『兩個』。
- 行十二 『無對的』——從庚等；原『無對』。
- 行十三 『要緊』——從庚等；原『要緊的狠呢』。
- 行十四 『設若』——從庚等；『說若』。
- 行十六 『一個』——從庚等；原『一個人了』。
- 行十七 『答楚過』——從庚等；原『答楚』。
- 行十七 『姐姐妹妹』——從庚等；原『姐姐妹妹的』。
- 行十九 『喚姐妹』——從戊、戚等；原『叫姐妹』。
- 行十九 『討情討饒』——從戊、覺等；原『討饒』。
- 行二十 『愧些』——從庚等；原『羞些』。
- 行二十 『急疼』——從庚等；原『疼急』。
- 行二一 『不疼了』——從庚等；原『不疼』。
- 行二二 『祕法』——從戚等；原『祕訣』。
- 行二二 『起來了』——從庚等；原『起來』。
- 行二三 『祖母』——從庚等；原『他祖母』。
- 行二四 『辭了館出來』——從庚等；原『辭了館』。
- 行二四 『坐館了』——從庚等；原『坐了館』。
- 行二四 『你看』——從庚等；原『你說』。

- 頁 22 行二五 『規諫的』——從庚等；原『規諫』。
行二 『政老爹』——從庚；原『政老爺』。
行三 『赦老爹前妻所出』——從戊；原『赦老爺之女政老爺養爲己女』。
行三 『政老爹』——從庚；原『政老爺』。
行五 『史老夫人』——從庚等；原『史老太夫人』。
行七 『另外用這些』——從庚等；原『外用些』。
行八 『豔字的』——從庚等；原『豔字』。
行九 『初一日』——從庚等；原『初一』。
行十 『而來的』——從庚等；原『而來』。
行十二 『可知』——從庚等；原『便知』。
行十三 『讀至凡書中有』——從庚等；原『讀書凡有』。
行十三 『密字』——從庚等；原『蜜字』。
行十四 『遇著』——從庚等；原『若遇著』。
行十五 『無疑矣』——從庚等；原『無疑了』。
行十六 『方得其女』——從庚等；原『方生此女』。
行十七 『榮府之孫』——從庚等；原『榮府之外孫』。
行十九 『只看這』——從庚等；原『只看著』。
行二四 『長名』——從庚等；原『長子名』。
行二四 『政老爹』——從庚等；原『政老爺』。
頁 23 行一 『不喜』——從戊、戚、覺等；原『不愛』。
行一 『世路上』——從庚等；原『世路』。
行三 『他夫人的』——從庚等；原『他夫人』。
行四 『竟是個』——從庚等；原『竟是』。
行五 『萬不及一的』——從庚等；原『萬不及一的一個人』。
行六 『都只怕』——從庚等；原『只怕』。

校字記第三回

- 行 十 『即多吃』——從庚等；原『就多吃』。
行十二 『又聽得』——從庚等；原『只聽得』。
行十三 『報個喜信的』——從庚等；原『報喜信兒』。

第三回

- 頁 24 行 二 『革後』——從庚等；原『革職後』。
行 三 『他便四下裡』——從庚等；原『便四下』。
行 四 『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兩村』——從庚等；原無。
行 七 『忙尋邸報』——從庚等；原『尋邸報』。
行 十 『未經』——從庚等；原『未曾』。
行十八 『大有』——從庚等；原『有』。
行十九 『之流』——從庚等；原無。
行二十 『弟亦不屑』——從庚等；原『弟已不屑』。
行二十 『方信了』——從庚等；原『方信』。
頁 25 行 一 『林如海』——從庚等；原『如海』。
行 四 『身體方愈』——從庚等；原『身體又愈』。
行 五 『務去』——從庚等；原『務必去』。
行 九 『帶兩個』——從庚等；原『帶了兩個』。
行 十 『有日』——從庚等；原『那日』。
行十二 『請入相會』——從庚、覺等；原『請入相』。
行十五 『謀了一個』——從庚等；原『謀了個』。
行十六 『不在話下』——從庚等；原『此是後話』。
行十九 『久候了』——從庚等；原『候著黛玉』。
行二三 『便從紗窗外』——從戊；原『從紗窗外』。
行二四 『又行半日』——從庚等；原『又行了半日』。
頁 26 行 一 『東西兩角門』——從庚等；原『兩角門』。
行 二 『敕造寧國府』——從庚等；原『敕建寧國府』。

- 行 四 『榮國府了』——從庚等；原『榮國府』。
- 行 十 『放著一個』——從庚等；原『放著個』。
- 行十一 『五間上房』——從庚等；原『五間大房』。
- 行十三 『臺磯』——從庚等；原『臺階』。
- 行十五 『打起簾櫳』——從庚等；原『打打起簾子』。
- 行十六 『鬢髮如銀』——從庚等；原『鬢髮如霜』。
- 行十八 『心肝兒肉』——從庚等；原『心肝兒肉兒』。
- 行二十 『所云之』——從庚等；原『所云』。
- 行二一 『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母』——從戊、戚等；
原『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
- 行二三 『一一拜見過』——從庚等；原『一一的拜見過
了』。
- 行二五 『奶嬈嬈』——從庚等；原『奶娘』。
- 行二五 『丫嬛』——從庚等；原『丫頭』。
- 頁 27 行 八 『你母』——從庚等；原『你母親』。
- 行 八 『一旦先』——從庚等；原『一但』。
- 行 八 『不能一見』——從庚等；原『不能見』。
- 行 九 『嗚咽』——從庚等；原『咽鳴』。
- 行十二 『態度』——從庚等；原『體度』。
- 行十六 『捨不得他』——從庚等；原『捨不得』。
- 行十七 『若要好時』——從戊、戚、覺等；原『若要好
時若要好時』。
- 行十八 『凡有外姓親友之人』——從庚等；原『姓親
友』。
- 行十九 『不經之談』——從庚等；原『無稽之談』。
- 行二十 『正配丸藥呢』——從庚等；原『正配丸藥』。
- 行二二 『納罕道』——從庚等；原『納罕』。

- 行二三 『這些人』——從庚等；原『這裡人』。
- 行二三 『這來者係誰』——從庚等；原『想來是誰』。
- 行二四 『心下想時』——從庚等；原『心下正想時』。
- 行二四 『丫嬛』——從庚等；原『丫頭』。
- 行二五 『後房門』——從庚等；原『後房』。
- 頁 28 行 三 『大紅洋緞』——從戌、戚等；原『大紅萍緞』。
- 行 四 『丹鳳三角眼』——從庚等；原『丹鳳眼』。
- 行 五 『柳葉弔梢眉』——從庚等；原『柳葉眉』。按，各本『弔梢』作『掉梢』，從第六十八回『眉彎柳葉高弔兩梢』改。
- 行 六 『不認得他』——從庚等；原『不認得』。
- 行 八 『鳳辣子就是』——從庚等；原『鳳辣子就是了』。
- 行 十 『亦會』——從戌；原『也會』。
- 行 十 『娶的就是』——從庚等；原『娶的是』。
- 行十一 『教養的』——從庚等；原『養著』。
- 行十四 『我今兒』——從庚等；原『我今』。
- 行十六 『姑媽』——從庚等；原『姑姑』。
- 行十七 『用帕』——從庚等；原『用手帕』。
- 行十八 『你倒來』——從庚等；原『你又來』。
- 行十九 『休提前話』——從庚等；原『休題起前話』。
- 行二十 『忘記了』——從庚等；原『忘了』。
- 行二二 『幾歲了』——從庚等；原『幾歲了黛玉答道十三歲了又問道』。
- 行二二 『現吃什麼藥』——從庚等；原『現吃什麼藥黛玉一一回答又說道』。
- 行二二 『想要什麼』——從庚等；原『想什麼』。

- 頁 29 行 一 『說話時』——從庚等；原『說話之間』。
行 一 『親爲』——從戊；原『熙鳳親爲』。
行 三 『也並沒有』——從庚等；原『也沒有』。
行 四 『說的那樣』——從庚等；原『說的那樣真』。
行 六 『裁衣裳的』——從庚等；原『裁衣裳』。
行 七 『這兩日到的』——從庚等；原『這兩日到』。
行十五 『婆娘們』——從戚、覺等；原『婆子們』。
行二一 『方纔那邊』——從庚等；原『方纔那』。
行二二 『正室』——從庚等；原『內室』。
行二三 『回說』——從戊、戚、覺等；原『回話』。
- 頁 30 行 四 『過去拜見』——從庚等；原『拜見』。
行 五 『領賜去』——從庚等；原『領賜了飯去』。
行 五 『未爲不可』——從庚等；原『亦未爲不可』。
行 六 『這倒是了』——從庚等；原『這纔是』。
行 六 『兩三個』——從庚等；原『三個』。
行 七 『送了過去』——從庚等；原『送了姑娘過去』。
行 七 『又囑咐了眾人幾句』——從庚等；原無。
行 九 『進入榮府』——從庚等；原『入榮府』。
行 十 『向南大廳』——從庚等；原『向南大庭』。
行十三 『接出大門的』——從庚等；原『接出大門』。
行十三 『堂屋中』——從庚等；原『堂屋』。
行十三 『先看』——從戊等；原『先看見』。
行十四 『匾上寫著』——從庚等；原『上寫著』。
行十四 『三個大字』——從庚等；原『三個字』。
行十六 『古銅鼎』——從庚等；原『古鼎』。
行十八 『楠木』——從庚等；原『紫檀』。
行二一 『勳襲』——從庚等；原『勳襲人』。

- 行二四 『洋罽』——從庚等；原『洋毯』。
- 行二四 『金錢蟒靠背』——從庚等；原『金錢蟒的靠背』。
- 行二四 『金錢蟒引枕』——從庚等；原『金錢蟒的引枕』。
- 行二五 『金錢蟒大條褥』——從庚等；原『金錢蟒的大條褥』。
- 行二五 『左邊几上』——從庚等；原『右邊几上』。
- 頁 31 行 一 『右邊几上』——從庚等；原『左邊几上』。
- 行 二 『唾壺』——從戊、戚等；原『痰盆』。
- 行 五 『對設』——從庚等；原『對設的』。
- 行 五 『度其位次』——從庚等；原『度其坐次』。
- 行 六 『丫嬛』——從庚等；原『丫嬛們』。
- 行 八 『果亦與』——從庚等；原『亦與』。
- 行 九 『一個丫嬛』——從庚等；原『丫嬛』。
- 行 九 『林姑娘』——從庚等；原『姑娘』。
- 行十四 『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的彈墨椅袱』——從庚等；原『三張椅子』。
- 頁 32 行 一 『小名就喚』——從庚等；原『小名叫』。
- 行 五 『他倒還』——從庚等；原『他還』。
- 行 七 『小幺兒』——從戊；原『小幺兒們』。
- 行 八 『囑咐你』——從庚等；原『囑咐』。
- 行 十 『黛玉』——從庚等；原『林黛玉』。
- 行十三 『半大門』——從庚等；原『半大門兒』。
- 行十三 『小小一所房室』——從庚等；原『小三所房屋』。
- 行二一 『椅上』——從庚等；原『椅子上』。

- 行二三 『方上來』——從庚等；原無。
- 行二四 『迎春便坐』——從庚等；原『迎春便坐了』。
- 行二四 『左第二』——從戊、戚、覺等；原『左邊第二』。
- 行二四 『右第二』——從戊、戚、覺等；原『右邊第二』。
- 頁 33 行 四 『不得不隨的』——從庚等；原『不得不隨』。
- 行 八 『兩句閒話』——從庚等；原『幾句閒話』。
- 行 八 『方引李鳳』——從庚等；原『引李鳳』。
- 行 十 『兩個字』——從庚等；原『幾個字』。
- 行十一 『罷了』——從庚等；原『就罷了』。
- 行十三 『不知是』——從庚等；原無。
- 行十七 『大紅箭袖』——從庚等；原『大紅箭袖袍』。
- 行二一 『吃一大驚』——從庚等；原『吃了一大驚』。
- 頁 34 行 二 『仍舊帶著』——從庚等；原『仍帶著』。
- 行 三 『松花』——從庚等；原『松花綠』。
- 行 四 『面如敷粉』——從庚等；原『面如團粉』。
- 行 五 『語言常笑』——從庚等；原『言語常笑』。
- 行 七 『西江月二詞』——從庚等；原『西江月詞』。
- 行 七 『其詞曰』——從庚等；原『其詞云』。
- 行 九 『行爲』——從庚等；原『行動』。
- 行十七 『一雙似睜非睜橫波目』——原本作『一雙似目』，楊藏本同。『似睜非睜』，據第二十三回『直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補。睜，張目，不悅視貌。『橫波目』，依前句『罨烟眉』意補。按，眉、目二句，庚作『兩彎半蹙蛾眉，一對多情杏眼』，戊作『兩彎似蹙非蹙眉烟眉，一雙似口非口口口口』（原文經塗改，辨讀如此），戚作『兩彎似蹙非蹙罩烟

眉，一雙俊目』（蒙同），覺作『兩彎似蹙非蹙
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程同），俄作
『兩彎似蹙非蹙眉烟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
舒作『眉灣似蹙而非蹙，目彩欲動而仍留』。

- 行十八 『行動處』——從戚；原『行動』。
- 行二二 『舊相認識』——從覺等；原『舊相認識的』。
- 頁 35 行 二 『無字』——從庚等；原『無有表字』。
- 行 七 『太多』——從庚等；原『甚多』。
- 行 九 『我也有無』——從戌；原『我有沒有』。
- 行十二 『勞什子了』——從庚等；原『勞子東西』。
- 行十四 『滿面淚痕』——從庚等；原『滿眼淚痕』。
- 行十七 『有這個來的』——從庚等；原『有這個來著』。
- 行二二 『想一想』——從庚等；原『想了一想』。
- 行二四 『來請問』——從戌等；原『來問』。
- 行二四 『黛玉之房舍』——從庚等；原『黛玉之房』。
- 行二五 『同我在』——從庚等；原『同在』。
- 行二五 『把你林姑娘』——從庚等；原『把林姑娘』。
- 頁 36 行 一 『另作一番』——從庚等；原『另作番』。
- 行 四 『奶娘』——從庚等；原『奶媽』。
- 行 八 『遂心省力的』——從庚等；原『遂心』。
- 行 九 『二等丫頭』——從庚等；原『二頭丫頭』。
- 行 十 『乳母』——從庚等；原『奶媽』。
- 行十四 『外大牀上』——從庚等；原『外面大牀上』。
- 行十六 『竭力盡忠』——從庚等；原『竭力盡心』。
- 行十七 『因知他』——從庚等；原『因他』。
- 行十九 『只有一個』——從戌、戚、覺等；原『只有個』。
- 行十九 『又只有一個』——從庚等；原『又只有個』。

- 行二一 『已睡了』——從庚等；原『都睡了』。
行二二 『悄悄進來』——從庚等；原『悄悄的進來』。
行二三 『牀沿上』——從庚等；原『炕沿上』。
行二五 『倘或摔壞』——從庚等；原『倘若摔壞了』。
頁 37 行 一 『便傷心』——從庚等；原『便傷心起來』。
行 六 『掏出』——從戊、戚等；原『掏出來的』。
行 六 『上頭有』——從戊；原『上面』。
行 七 『夜深』——從庚等；原『夜深了』。
行十二 『薛家姨母』——從庚等；原『薛姨母』。
- 第四回
- 頁 38 行 四 『珠雖夭亡』——從庚等；原『賈珠雖夭亡』。
行 四 『今已五歲』——從戊；原『今方五歲』。
行 七 『女兒無才』——從戊；原『女子無才』。
行 九 『這前朝幾個』——從戊；原『前朝這幾個』。
行 十 『爲要』——從戊、戚、覺等；原『爲業』。
行十一 『錦繡之中竟如』——從戊、戚、覺等；原『錦繡之境如』。
行十二 『針黹誦讀』——從戊、戚等；原『針繡誦詩』。
行十三 『客寄』——從庚等；原『萍寄』。
- 頁 39 行 一 『找拿賣主』——從庚等；原『找那賣主』。
行 四 『無人作主』——從庚等；原『無作主』。
行 四 『太老爺』——從戊等；原『大老爺』。
行 六 『白白的』——從庚等；原『白白』。
行 八 『案邊』——從庚等；原『案旁』。
行 八 『立著』——從戊、覺等；原『立的』。
行 八 『眼色兒』——從庚等；原『眼色』。
行十七 『這件生意』——從庚等；原『這個生意』。

- 行十八 『料得』——從庚等；原『想到』。
- 行二二 『就沒抄』——從庚等；原『就無有抄』。
- 行二五 『長遠』——從庚等；原『常遠』。
- 頁 40 行 二 『連性命』——從庚等；原『連命』。
- 行 九 『榮國寧國二公之後』等小字註——『護官符』
原抄無註，註文另見於書中夾條。
- 行 十 『原籍住者』——從戌、戚等；原『原籍住著』。
- 行十二 『房分共十八』——從戌、覺等；原『房分共
十八房』。
- 行十二 『現住者』——從戌、覺等；原『現住』。
- 行十六 『帑銀』——從戚、覺等；原『帑項』。
- 行十六 『八房分』——從覺等；原『八房』。
- 行十九 『這四家』——從庚等；原『這幾家』。
- 行十九 『皆聯絡有親』——從庚等；原『皆連都是親
戚』。
- 行二一 『靠這三家』——從庚等；原『靠著三家』。
- 行二二 『聽如此說』——從庚等；原『聽了』。
- 頁 41 行 二 『一個』——從戚等；原『一個人』。
- 行 四 『前生冤孽』——從庚等；原『前生的冤孽』。
- 行 六 『方過門』——從庚等；原『才過門』。
- 行 六 『意欲』——從庚等；原『意欲要』。
- 行 八 『薛家公子』——從庚等；原『薛公子』。
- 行十四 『些些小事』——從庚等；原『些須小事』。
- 行十四 『被賣之丫頭』——從戌、覺等；原『被賣丫頭』。
- 行十七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 行十七 『養至』——從庚等；原『養到』。
- 行十八 『纔來賣呢』——從庚等；原『纔來賣』。

- 行十九 『單管偷拐』——從庚等；原『單管偷』。
- 行二十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 行二三 『米粒大小』——從庚等；原『粒大小』。
- 行二五 『萬不敢說』——從戌、戚、覺等；原『萬不教說』。
- 頁 42 行 一 『係他親爹』——從庚等；原『係親爹』。
- 行 九 『不如意事』——從庚等；原『不如意的事』。
- 行十一 『人稱獸霸王』——從庚等；原『獸霸王』。
- 行十一 『弄性尚氣的人』——從庚等；原『弄性尚氣的』。
- 行十三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 行十六 『這英蓮』——從戌、覺等；原『這英菊』。
- 行十六 『英蓮受了』——從戌、戚、覺等；原『英菊受了』。
- 行十六 『拐子』——從戌、戚、覺等；原『拐子的』。
- 行十九 『未必及』——從庚等；原『必及』。
- 行十九 『定情於』——從庚等；原『定情』。
- 行二十 『薄命兒女』——從庚等；原『命薄兒女』。
- 行二一 『翻成』——從戌、戚等；原『反成』。
- 行二四 『見賈王二公的』——從戌；原『見賈王二公的面』。
- 行二四 『你說的』——從庚等；原『你說』。
- 頁 43 行 二 『不能忍爲』——從庚等；原『不忍爲』。
- 行 三 『大道』——從庚等；原『大道理』。
- 行十七 『一千也得』——從戚等；原『一千可也使得』。
- 行十九 『無話了』——從庚等；原『無話說了』。
- 行二一 『別無說話』——從戌等；原『別無話說』。

校字記第四回

- 頁 44 行 五 『英蓮』——從戌、戚、覺等；原『英菊』。
行 九 『字表文龍今年方十有五歲』——從戌；原『表
字文起五歲上就』。
行 九 『性情』——從庚等；原『情性』。
行十七 『自父親』——從庚等；原『自他父親』。
行十八 『體貼』——從戌等；原『依貼』。
行二五 『親自入部』——從庚等；原『親自入都』。
- 頁 45 行 一 『上國風光』——從庚等；原『上國』。
行 二 『早已』——從戌、戚等；原『已』。
行 三 『英蓮』——從戌、覺等；原『英菊』。
行 三 『見英蓮』——從戌、覺等；原『見英菊』。
行 四 『手下豪奴』——從庚等；原『家下豪奴』。
行 五 『託囑了』——從舒、俄；原『囑託了』。
行 七 『不了的』——從庚等；原『不了的事』。
行 八 『不計其日』——從戌、戚、覺等；原『不記其
日』。
行十三 『著幾人』——從戌等；原『著幾個人』。
行二一 『賈家姨娘』——從庚等；原『賈家的姨娘』。
- 頁 46 行 三 『官司一事』——從庚等；原『官司事』。
行 四 『放了心』——從庚等；原『放下了心』。
行 十 『已拜見過』——從庚等；原『也拜見過』。
行十三 『打掃了』——從庚等；原『叫人打掃乾淨』。
行十三 『姐兒哥兒』——從庚等；原『哥兒姐兒』。
行十五 『同居一處』——從庚等；原『同一處住著』。
行十七 『處常』——從庚等；原『處長』。
行十八 『知他家』——從庚等；原『知道他家』。
行十八 『從其願』——從庚等；原『從其意』。

- 行二十 『這梨香院』——從庚等；原『梨香院』。
行二一 『前廳』——從庚等；原『前庭』。
行二二 『出了夾道』——從戊、戚、覺等，原無。
行二三 『東院』——從庚等；原『東院門』。
行二四 『或和王夫人』——從戊、戚等；原『或王夫人』。
頁 47 行 一 『賈宅中』——從戊等；原『賈宅』。
行 四 『日期』——從庚等；原『光景』。
行 七 『十倍』——從庚等；原『一倍』。
行十三 『漸漸』——從庚等；原『漸漸的』。
第五回
頁 48 行 一 『題曰』及『春困歲蕤』詩——原抄無題詩，題
詩另見於書中夾條。
行 一 『題曰』——從戚等；原『五回題云』。
行 二 『歲蕤』——從戚等；原『成蕤』。
行 二 『恍隨』——從戚等；原『恍誰』。
行 四 『第四回中』至行五『不能寫矣』——從覺等；
原無。
行 七 『便是』——從庚等；原『就是』。
行 九 『來了一個』——從庚等；原『來了個』。
行 九 『年歲』——從庚等；原『歲數』。
行 十 『黛玉所不及』——從庚等；原『黛玉之所不
及』。
行十二 『小丫頭子們』——從庚等；原『小丫頭們』。
頁 49 行 一 『賈蓉之妻』——從戊；原『賈蓉夫妻』。
行 四 『一時』——從庚等；原『忽一時』。
行 四 『倦怠』——從庚等；原『困倦』。
行 八 『生得』——從庚等；原『而且又生得』。

- 行 八 『溫柔和平』——從庚等；原『溫柔和』。
- 行 十 『先看』——從戌等；原『先見』。
- 行十二 『也不看』——從庚等；原『也不見』。
- 行十五 『及看了』——從庚等；原『寶玉看了』。
- 行十五 『這兩句』——從庚等；原『這兩句對聯』。
- 行十八 『有一嬖嬖說道』——從庚等；原本殘作『有一嬖口口道』。
- 行十八 『那裡有個』——從庚等；原『那有個』。
- 行二十 『和寶叔同年』——從戌、戚、覺等；原『寶叔同年』。
- 行二一 『若站在一處』——從庚等；原『站在一處』。
- 行二二 『我瞧瞧』——從庚等；原『我瞧』。
- 行二四 『剛至房門』——從庚等；原『剛到房門』。
- 行二四 『襲了人來』——從戌；原『襲人而來』。
- 行二五 『入房』——從庚等；原『進入房』。
- 頁 50 行 一 『一對聯』——從戌、覺等；原『一副對聯』。
- 行 二 『其聯云』——從庚等；原『是』。
- 行 四 『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從庚等；原無。
- 行 五 『擲過傷了』——從庚等；原『擲傷了』。
- 行 六 『壽陽公主』——從劉世德校本改；原『壽昌公主』。
- 行 九 『鴛枕』——從庚等；原『鴛鴦枕』。
- 行 九 『款款散去』——從庚等；原『款款的散去』。
- 行十三 『至一所在』——從庚等；原『至一所里』。
- 行十四 『飛塵不到』——從庚等；原『飛塵不到之處』。
- 行十五 『縱然』——從庚等；原『雖然』。

- 行十五 『也願意』——從庚等；原『也願意的』。
- 行十九 『是女子的聲音』——從庚等；原『是個女子聲音』。
- 行十九 『歌音未息』——從庚等；原『正待尋覓』。
- 行二四 『迴風舞雪』——從戌、戚、覺等；原『若迴風舞雪』。
- 頁 51 行 一 『將言而未語』——從庚等；原『將言面未語』。
- 行 一 『待止而欲行』——從庚；原『欲止而欲行』。
- 行 七 『吁奇矣哉』——從戌；原『奇矣哉』。
- 行 九 『忙上來』——從庚等；原『忙忙來』。
- 行 十 『這裡是何處』——從戌、覺等；原『這裡何處』。
- 行十一 『那仙姑』——從庚等；原『仙姑』。
- 行十二 『遣香洞』——從庚等；原『還香洞』。
- 行十四 『相思』——從庚等；原『想思』。
- 行十六 『素練魔舞歌姬』——從庚等；原『素縑魔舞歌姬』。
- 行十六 『紅樓夢仙曲』——從庚等；原『紅樓夢曲』。
- 行十七 『在何處』——從庚等；原『在何處了』。
- 行十八 『石牌』——從庚等；原『石碑』。
- 頁 52 行 二 『早把些邪魔』——從庚等；原『早把那些邪魔』。
- 行 五 『夜哭司』——從戌；原『夜怨司』。
- 行 五 『秋悲司』——從庚等；原無。
- 行 五 『看了』——從庚等；原『寶玉看了』。
- 行 六 『可使得』——從庚等；原『可使得否』。
- 行十五 『家鄉封條』——從庚等；原『家鄉的封條』。
- 行十八 『金陵極大』——從庚等；原『金陵極大的地

- 方』。
- 行二十 『貴省女子固多』——從戚、覺等；原『諸省女子故多』。
- 行二二 『下首二櫛』——從庚等；原『下二櫛』。
- 行二二 『果然寫著』——從庚等；原『果然一個寫著』。
- 行二五 『烏雲濁霧』——從庚等；原『烏雲調霧』。
- 頁 53 行 四 『後面畫著』——從庚等；原『後面著』。
- 行 八 『又去開了』——從庚等；原『又開了』。
- 行十一 『一莖香』——從庚等；原『一莖青』。
- 行十三 『便又擲下』——從戌；原『他又擲了』。
- 行十三 『頭一頁上』——從庚等；原『頭上一頁』。
- 行十五 『也有四句』——從庚等；原『有四句』。
- 行十五 『道是』——從庚等；原『道』。
- 行十九 『掛一香櫛』——從戌、戚等；原『掛著一香櫛』。
- 行二一 『辨是非』——從戌、戚等；原『辨是誰』。
- 行二二 『虎兔相逢』——從庚等；原『虎兇相逢』。
- 頁 54 行 七 『終陷淖泥中』——從庚等；原『落陷污泥中』。
- 行 八 『其書云』——從庚等；原『其詞云』。
- 行 九 『子系』——從戌等；原『子係』。
- 行 九 『便猖狂』——從庚等；原『更猖狂』。
- 行 十 『金閨』——從庚等；原『金貴』。
- 行十一 『後面便是』——從庚等；原『後面便』。
- 行十四 『上有一隻』——從庚等；原『有一隻』。
- 行十七 『其判曰』——從戌、戚、覺等；原『其判云』。
- 行二十 『旁有一位』——從庚等；原『旁有一』。
- 行二二 『作笑談』——從庚等；原『作話談』。
- 頁 55 行 一 『恐把仙機』——從庚等；原『恐他把仙機』。

- 行 二 『遊玩奇景』——從庚等；原『遊玩遊玩奇景』。
- 行 三 『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從庚等；原『隨著仙姑來至一所在』。
- 行 六 『真好個』——從庚等；原『真是好一個』。
- 行 六 『又聽』——從庚等；原『忽聽』。
- 行 六 『笑道』——從庚等；原『笑呼道』。
- 行 十 『前來遊玩』——從庚等；原『前來遊玩舊景』。
- 行十二 『寶玉的手』——從庚等；原『寶玉手』。
- 行十六 『無一』——從戌、戚、覺等；原『無一個』。
- 行十七 『聰明靈慧』——從戌、戚、覺等；原『聰靈慧』。
- 行十八 『可望先以』——從庚等；原『可望乞先以』。
- 行二二 『再至此處』——從庚等；原『再到此處』。
- 行二三 『亦未可知也』——從庚等；原『亦未可知』。
- 頁 56 行 二 『已而』——從戌、戚等；原『而已』。
- 行十五 『同杯』——從戌、戚、覺等；原『同林』。
- 行十五 『飲酒間』——從庚等；原『飲酒之間』。
- 行二十 『便說道』——從庚等；原『便說』。
- 行二五 『揭起』——從庚；原『接來』。
- 頁 57 行 二 『趁著這』——從戌、戚等；原無。
- 行 八 『終須化』——從戌；原『終虛化』。
- 行十二 『不見得好處』——從庚等；原『不見有甚好處』。
- 行十四 『看下面道』——從戌、覺等；原『聽下面唱道』。
- 行十七 『天倫呵』——從戌、戚、覺等；原無。
- 行二二 『幸生來』——從庚等；原『幸生』。
- 頁 58 行 一 『才華馥比仙』——從覺等；原『才華復比仙』。
- 行 五 『無暇白玉』——從庚等；原『無暇美玉』。

- 行 十 『覓那』——從庚等；原『不見那』。
- 行 十 『雲中杏蕊多』——從庚等；原『雪中香蕊多』。
- 行十一 『誰見』——從戊、戚、覺等；原『惟見』。
- 行十二 『這的是』——從庚等；原『這就是』。
- 行十四 『聞說道』——從庚等；原『聞道說』。
- 行十六 『性空靈』——從庚等；原『性靈空』。
- 行十六 『各奔騰』——從庚等；原『多奔騰』。
- 行十七 『意懸懸半世心』——從庚等；原『意嚶嚶生世心』。
- 行十八 『悲辛』——從庚等；原『悲幸』。
- 行二一 『愛銀錢』——從庚等；原『銀錢上』。
- 行二二 『乘除』——從戊、戚、覺等；原『承除』。
- 行二三 『去之何迅』——從庚等；原『云云何迅』。
- 行二四 『再休提』——從庚等；原無。
- 頁 59 行 一 『氣昂昂頭戴簪纓氣昂昂頭戴簪纓』——從庚等；原『氣昂昂頭戴簪瑛』。
- 行 二 『威赫赫爵祿高登威赫赫爵祿高登』——從庚等；原『威赫赫爵祿高登』。
- 行 五 『皆從敬』——從庚等；原『皆榮玉』。
- 行 七 『收尾』——從庚等；原無。
- 行 八 『報應』——從庚等；原『照應』。
- 行 九 『分離聚合』——從庚等；原『分離合聚』。
- 行十三 『副曲』——從庚等；原『別曲』。
- 行十三 『因歎』——從庚等；原『因歎道』。
- 行十五 『撒去』——從庚等；原『撒去』。
- 行十八 『富貴之家』——從庚等；原『富之家』。
- 行二三 『吾所愛汝者』——從庚等；原『我所愛汝者』。

- 頁 60 行二四 『懶於讀書』——從庚等；原『懶於詩書』。
- 行 六 『迂闊怪詭』——從庚等；原『迂闊詭怪』。
- 行 八 『是特引』——從戊、戚等；原『故特引』。
- 行 八 『靈酒』——從庚等；原『良酒』。
- 行十一 『塵境之情景哉』——從庚等；原『壓境之情
哉』。
- 行十二 『將謹勤有用的工夫』——從戊；原『留意於孔
孟之間』。
- 行十二 『置身』——從戊；原『委身』。
- 行十三 『入帳』——從戊；原『入房將門掩上自去』。
- 行十四 『有陽臺巫峽之會』——從戊；原『有兒女之事
難以盡述』。
- 行十四 『數日來』——從戊；原『至次日便』。
- 行十五 『那日警幻攜寶玉可卿閒遊至』——從戊；原『因
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
- 行十六 『忽爾大河阻路黑水徜徉』——從戊；原『迎面
一道黑溪阻路』。
- 行十七 『又無橋梁』——從戊；原『並無橋梁』。
- 行十七 『寶玉正自彷徨』——從戊；原『正在猶豫之
間』。
- 行十七 『只聽警幻道』——從戊；原『忽見警幻從後追
來告道』。
- 行十七 『寶玉再休前進』——從戊；原『快休前進』。
- 行二二 『從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從戊；
原『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
- 行二二 『寶玉方欲回言』——從戊；原『話猶未了』。
- 行二三 『竟有一夜叉般怪物攔出直撲而來』——從戊；

- 原『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
- 行二三 『唬得』——從戍、戚等；原『嚇得』。
- 行二四 『可卿救我可卿救我』——從戍；原『可卿救我』。
- 行二五 『慌得襲人媚人等上來扶起』——從戍；原『嚇得襲人輩眾丫嬛忙上來攙住』。
- 行二五 『拉手說』——從戍；原『叫』。
- 行二五 『我們』——從庚等；原『我』。
- 頁 61 行 一 『秦氏在外聽見連忙進來一面說丫嬛們』——從戍；原『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
- 行 二 『又聞寶玉口中連叫可卿救我』——從戍；原『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
- 行 三 『沒人知道』——從戍；原『從無人知道的』。
- 行 三 『他如何』——從戍；原『他如何知道』。
- 行 三 『從夢裡』——從戍；原『在夢裡』。
- 行 四 『一場幽夢同誰訴』——從舒；原『夢同誰訴離愁恨』。

第六回

- 頁 62 行 一 『題曰』及『朝叩』詩——原抄無題詩，題詩另見於書中夾條。
- 行 一 『題曰』——從戍、戚等；原『六回題云』。
- 行 七 『粘溼』——從戍、戚、覺等；原『沾溼』。
- 行 十 『覺察了一半』——從戍、戚、覺等；原『覺撒一半了』。
- 行十一 『遂不敢』——從戍、覺等；原『不敢』。
- 行十三 『別告訴別人要緊』——從戍；原『別告訴人』。
- 行十六 『說與襲人』——從庚等；原『說與襲』。

- 頁 63 行十七 『姣俏』——從戊、戚等；原『嬌俏』。
行二十 『侍寶玉』——從戊、戚等；原『待寶玉』。
行 一 『盡職』——從戊、戚、覺等；原『盡心』。
行 二 『一宅中』——從戊、戚、覺等；原『一宅人』。
行 三 『事雖』——從戊、戚、覺等；原『雖事』。
行 四 『並沒個頭緒』——從戊等；原『並無個頭絮』。
行 四 『自那一個人』——從庚等；原『自一個人』。
行 七 『諸公若嫌瑣碎』至行九『待蠢物逐細言來』——
從戊等；原『且聽細講』。
行 十 『方纔所說』——從戊、戚等；原『方纔所說的』。
行 十 『姓王乃本地人氏』——從戊、戚、覺等；原『乃
本地人氏姓王』。
行十一 『昔年曾與』——從戊、戚、覺等；原『昔年與』。
行十一 『識認』——從戊、戚等；原『認識』。
行十二 『認作姪子』——從戊、戚等；原『認作姪兒』。
行十四 『遠族』——從戊、戚、覺等；原『連宗之族』。
行十四 『目今』——從庚等；原『自今』。
行十六 『亦生一子』——從戊、戚等；原『狗兒亦生一
子』。
行二十 『久經世代』——從戊、戚、覺等；原『積年』。
行二四 『不敢』——從戊、戚、覺等；原『也不敢』。
行二四 『姑夫』——從戊、戚、覺等；原『姑爺』。
行二五 『守著多大』——從戚、覺等；原『守多大』。
頁 64 行 一 『年小時』——從戊、覺等；原『年小的時候』。
行 一 『老的福』——從戊、戚等；原『老家的福』。
行 三 『大丈夫了』——從戊、戚、覺等；原『大丈夫
呢』。

- 行 四 『會去拿去』——從庚；原『會拿去』。
- 行 五 『也沒中用的』——從戌；原『也不中用』。
- 行 七 『大家想方法兒』——從戌、戚等；原『想法兒大家』。
- 行 九 『又沒有』——從戌、戚、覺等；原『又沒有個』。
- 行 九 『收稅』——從庚等；原『守稅』。
- 行 九 『作官的』——從戌、戚、覺等；原『又無作官的』。
- 行十四 『俯就他』——從戌、戚、覺等；原『親近他』。
- 行十六 『會待人的』——從、戚、覺等；原『會待人』。
- 行二二 『門上人』——從戌、戚、覺等；原『門上的人』。
- 行二三 『通報』——從戌、戚、覺等；原『通信』。
- 行二三 『聽如此』——從戌、戚、覺等；原『聽見比』。
- 行二四 『有些活動起來』——從戌、戚、覺等；原『有活動起』。
- 行二四 『這番話』——從戌、戚、覺等；原『這番說』。
- 頁 65 行 二 『侯門似海』——從戌、戚、覺等；原『侯門深似海』。
- 行 四 『你老』——從戌、戚等；原『你老人家』。
- 行 五 『一樁事』——從戌、戚、覺等；原『一件事』。
- 行 九 『賣頭賣腳去』——從戌、覺等；原『賣頭賣腳的』。
- 行十二 『已定』——從戌、戚、覺等；原『一定』。
- 行十三 『教訓幾句』——從戌、戚等；原『教訓了幾句』。
- 行十七 『偵到角門前』——從戌；原『縝到角門前』。
- 行十九 『偵上來問』——從戌；原『躡上來問』。
- 行二十 『是那裡』——從戌、戚、覺等；原『那裡』。

- 頁 66 行二三 『年老的』——從戌、戚、覺等；原『老年人』。
行 三 『孩子』——從戌、戚、覺等；原『小孩子』。
行 四 『孩子道』——從戌、戚、覺等；原『孩子們道』。
行 六 『行當上的』——從戌、覺等；原『行當的』。
行 八 『這就是』——從戌、戚、覺等；原『就是』。
行 九 『周大媽』——從戌、戚、覺等；原『周大娘』。
行 九 『找你呢』——從戌、戚、覺等；原『找你呢我帶了來了』。
行十五 『又問板兒倒長得這麼大了』——從戚等；原『又問板兒道你都長這麼大了』。
行十七 『瞧瞧你嫂子』——從戌、覺等；原『瞧瞧嫂子你』。
行二四 『這裡都是』——從戌、戚、覺等；原『這裡』。
行二五 『兩季』——從庚等；原『兩季的』。
頁 67 行 九 『這鳳姑娘』——從戌、覺等；原『鳳姑娘』。
行 九 『不見太太』——從戌、覺等；原『不會太太』。
行 十 『這全仗』——從戌、戚、覺等；原『全仗』。
行十三 『便喚』——從戌、戚等；原『便叫』。
行十五 『這位鳳姑娘』——從戌、戚、覺等；原『這鳳姑娘』。
行十七 『啫』——從戌、覺等；原無。
行十七 『年紀雖小』——從戌、戚、覺等；原『年紀雖少』。
頁 68 行 二 『住宅』——從戌、戚、覺等；原『住處』。
行 四 『先過』——從戌、戚、覺等；原『先過了』。
行 六 『常會的』——從庚等；原『長會的』。
行十三 『斯時』——從戌、戚等；原『此時』。

- 行二四 『陡聽得』——從戍、覺等；原『只聽得』。
- 頁 69 行 一 『小丫頭子』——從戍、戚等；原『小丫頭』。
- 行 三 『來請你呢』——從戍等；原『來請你』。
- 行 四 『衣裙窸窣』至行五『又見兩三個婦人』——從戍；原無。按，『窸窣』，甲戌本作『悉率』，據程乙本改。
- 行 七 『幾人』——從戚、覺等；原『幾個人』。
- 行 七 『兩個人』——從戍、戚、覺等；原『兩人』。
- 行十二 『唧唧』——從戍、覺等；原『唧咕』。
- 行十二 『方偵到』——從戍；原『方過』。
- 行十二 『屋內』——從戍、戚、覺等；原『屋裡』。
- 行十二 『鑿銅鉤』——從戍、戚等；原『鑿銅鉤』。
- 行十四 『金心綠』——從戍；原『金心』。
- 行十五 『銀唾沫盒』——從戍等；原『雕漆痰盆』。
- 行十五 『紫貂』——從戍、戚、覺等，原『秋板貂鼠』。
- 行十八 『銅火箸兒』——從戚等；原『銅火炷兒』。
- 行二十 『慢慢的』——從戍；原『漫漫的』。
- 行二二 『站著了』——從戍、戚等；原『站著呢』。
- 行二二 『猶未起身』——從戍、覺等；原『猶未起身時』。
- 行二二 『又嗔』——從戍、戚、覺等；原『又嗔著』。
- 行二四 『快攬著』——從舒；原『快纔起來』。
- 行二四 『不拜罷』——從戍、戚、覺等；原『別拜罷』。
- 頁 70 行 一 『那個姥姥』——從戍、覺等；原『那姥姥』。
- 行 二 『坐下了』——從戚、覺等；原『坐了』。
- 行 二 『百端的』——從戍、戚、覺等；原『百般的』。
- 行 三 『鳳姐』——從戍、戚、覺等；原『鳳姐兒』。
- 行 八 『作個』——從庚等；原『作了』。

- 行 八 『罷了』——從戍、戚、覺等；原無。
- 行 十 『窮親呢』——從戍、覺等；原『窮親戚呢』。
- 行十六 『出去』——從戍、戚、覺等；原『出去了』。
- 行二一 『來瞧瞧』——從戍等；原『來瞧瞧』。
- 行二二 『沒有甚說的』——從覺等；原『沒甚說的』。
- 行二五 『不該說的』——從戍、覺等；原『不該說』。
- 頁 71 行 二 『東府裡』——從戍、戚、覺等；原『東府裡的』。
- 行 四 『身材夭矯』——從戍、覺等；原『身材俊俏』。
- 行 九 『送過來的』——從戍、覺等；原『送過來』。
- 行 十 『炕沿下』——從戍、戚等；原『炕沿上』。
- 行十一 『又挨了』——從戍、覺等；原『又挨』。
- 行十二 『我們』——從戍、戚、覺等；原『你們』。
- 行十三 『一般你們』——從戍、覺等；原『你們』。
- 行十四 『看不見我的纔罷』——從戍、覺等；原『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
- 行十四 『如這個好』——從戍、戚等；原『有這個好』。
- 行十五 『礮一點兒』——從戍、戚等；原『要礮一點兒』。
- 行十六 『樓門鑰匙』——從戍等；原『樓房鑰匙』。
- 行十六 『來擡去』——從戍、戚、覺等；原『擡去』。
- 行十七 『忙說』——從戍、戚、覺等；原『說』。
- 行十八 『蓉兒』——從戍、戚、覺等；原『蓉哥』。
- 行二十 『聽何指示』——從戍、覺等；原『聽阿鳳指示』。
- 行二一 『半日神』——從戍、戚、覺等；原『半日的神』。
- 行二一 『方笑道』——從戍、戚、覺等；原『又笑道』。
- 行二二 『應了』——從戍、戚等；原『應了一聲』。
- 行二三 『方又』——從戍、覺；原『才又』。
- 頁 72 行 四 『沒有呢』——從戚、覺等；原『沒有』。

- 行 四 『忙道』——從戍、戚、覺等；原『忙說道』。
- 行 六 『客饌』——從戍、戚、覺等；原『客飯』。
- 行 八 『鳳姐又叫過』——從戍、戚、覺等；原『又叫道』。
- 行 九 『方纔回了』——從戍、戚、覺等；原『纔回了』。
- 行十四 『叫二奶奶』——從戍、戚、覺等；原『叫奶奶』。
- 行十五 『吃畢飯』——從戍、戚等；原『吃畢了飯』。
- 行十六 『擔舌打嘴』——從舒；原『擔舌囉嘴』。
- 行二十 『看著這裡』——從戚等；原『看這』。
- 行二一 『未必信罷了』——戍、戚等；原『未必信罷』。
- 行二三 『空回去的』——從戍、戚等；原『空回去呢』。
- 頁 73 行 二 『俗語說』——從戍、戚等；原『俗語說的』。
- 行 二 『比馬還大』——從戍；原『比馬大』。
- 行 三 『拔根寒毛』——從戍、戚等；原『拔根毛』。
- 行 三 『周瑞家的在旁』——從戍、戚、覺等；原『周瑞家的』。
- 行 三 『聽他』——從戍、戚、覺等；原『見他』。
- 行 四 『鳳姐聽了』——從戍、戚等；原『鳳姐看見』。
- 行 五 『一串錢』——從戍、戚、覺等；原『一吊錢』。
- 行 五 『送至』——從戍、戚、覺等；原『送到』。
- 行 五 『劉姥姥』——從戍、戚、覺等；原『劉姥姥的』。
- 行 七 『僱了車子』——從戍、戚等；原『僱車』。
- 行 十 『站了起來了』——從覺等；原『站了起來』。
- 行 十 『銀錢』——從戍、戚、覺等；原『銀子錢』。
- 行十一 『外廂』——從戚等；原『外頭』。
- 行十三 『那蓉大爺』——從戍、戚、覺等；原『蓉大爺』。
- 行十五 『心眼兒裡』——從庚等；原『心眼裡』。

- 行十六 『又至』——從戌、戚、覺等；原『又到』。
行十六 『一塊銀』——從戌、覺等；原『一塊銀子』。

第七回

- 頁 74 行 一 『題曰』及『十二花容』詩——從戌；原無。
行 六 『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從戌、戚等；原『轉出東角門至東院』。
行 七 『名金釧兒者』——從戌等；原『名金釧兒』。
行十二 『小炕几』——從戌、戚、覺等；原『小炕桌』。
行二十 『寶釵聽說』——從庚等；原『寶釵聞聽』。
頁 75 行 三 『癩頭和尚』——各本均作『禿頭和尚』，從本段後文『癩和尚』改。
行 四 『我先天結壯』——從戌、覺等；原『先天壯』。
行 五 『凡藥』——從戌、戚等；原『尋常藥』。
行 五 『末藥作引』——從戌、戚、覺等；原『藥末子作引子』。
行 七 『這倒效驗些』——從戌、戚、覺等；原『吃他的藥倒效驗些』。
行 七 『因問道』——從戌、戚、覺等；原『因問』。
行 九 『不問這方兒』——從戌、戚、覺等；原『不用這方兒』。
行 十 『若問起這方兒』——從戌、戚等；原『若用了這藥方兒的病症』。
行 十 『瑣碎壞了』——從戌、戚、覺等；原『瑣碎死』。
行十一 『現易得的』——從戌等；原『現』。
行十一 『可巧二字』——從戌、戚、覺等；原『可巧』。
行十二 『荷花蕊』——從戌、戚、覺等；原『荷花蕊心』。
行十三 『這四樣』——從庚等；原『這們四樣』。

- 行十四 『末藥』——從戌、戚、覺等；原『藥末子』。
- 行十六 『一二年』——從戌；原『三年』。
- 行十七 『所以了』——從戌、戚、覺等；原『所以說』。
- 行十八 『霜降這日的霜』——從庚等；原『霜降著日霜』。
- 行十九 『這四樣水』——從戌、戚、覺等；原『這樣水』。
- 行二二 『真巧死了人』——從戌、戚、覺等；原『真坑死人的事兒』。
- 行二五 『現就埋在』——從戌、戚等；原『現在就埋在』。
- 行二五 『梨花樹下』——從戌、戚、覺等；原『梨花樹底下呢』。
- 行二五 『周瑞家的又道』——從戌、戚、覺等；原『周瑞家的又問道』。
- 頁 76 行 一 『癩和尚』——從戌、戚、覺等；原『癩頭和尚』。
- 行 三 『覺怎樣』——從戌、戚、覺等；原『覺怎麼著』。
- 行 三 『不覺什麼』——從戌、戚、覺等；原『不覺甚怎麼著』。
- 行 四 『吃一丸也就罷了』——從戌、戚、覺等；原『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
- 行 五 『誰在裡頭』——從戚、覺等；原『誰在房裡呢』。
- 行 六 『無話』——從戌、戚、覺等；原『無語』。
- 行 八 『簾櫳響處』——從戌、戚、覺等；原『只聽簾櫳響處』。
- 行十一 『堆紗花』——從戌、戚、覺等；原『堆紗的花兒』。
- 行十二 『可惜舊了』——從戌、戚、覺等；原『可惜了兒的』。

- 行十四 『每人兩枝』——從戌、戚等；原『每人一對』。
- 行十四 『下剩六枝』——從戌、戚等；原『剩下六枝』。
- 行十五 『鳳哥兒』——從戌、戚等；原『鳳哥』。
- 行十五 『給寶丫頭戴罷了』——從戌、戚等；原『給寶丫頭戴罷』。
- 行十六 『古怪呢』——從戌、戚、覺等；原『古怪著呢』。
- 行十九 『時常說』——從戌、戚、覺等；原『常說』。
- 行二三 『品格』——從戌、戚、覺等；原『品格兒』。
- 頁 77 行 一 『搖頭說』——從戌、覺等；原『都搖頭說』。
- 行 五 『在這邊解悶』——從戌、戚、覺等；原『這邊解悶』。
- 行 五 『迎探惜』——從戌、戚等；原『迎惜探』。
- 行 七 『聽呼喚默坐』——從戌、戚、覺等；原『聽呼喚呢』。
- 行 七 『迎春的丫嬛』——從戚、覺等；原『只見迎春的丫嬛』。
- 行 九 『茶盤茶鍾』——從戌、戚、覺等；原『茶鍾』。
- 行 九 『他姊妹』——從戌、戚、覺等；原『他們姊妹』。
- 行 九 『一處坐著』——從戌、戚、覺等；原『一處坐著呢』。
- 行十一 『他二人』——從戌、戚、覺等；原『二人』。
- 行十三 『丫嬛們』——從戌、戚、覺等；原『丫頭們』。
- 行十三 『在那屋裡不是』——從戚、覺等；原『那屋裡不是四姑娘』。
- 行十三 『周瑞家的』——從庚等；原『周瑞家』。
- 行十四 『水月庵』——從戌、戚、覺等；原『月庵』。
- 行十五 『兩個一處頑笑』——從戌、戚、覺等；原『一

處頑笑呢』。

行十五 『周瑞家的』——從庚等；原『周瑞家』。

行十八 『戴在那裡』——從戌、戚、覺等；原『戴在那裡呢』。

行十九 『入畫來收了』——從戌、覺等；原『放在匣子裡』。

行二十 『禿歪刺』——從戌、戚、覺等；原『禿歪到』。

行二三 『可得了』——從戌、戚、覺等；原『可曾得了』。

行二三 『不知道』——從戌、戚、覺等；原『我不知道』。

行二五 『余信』——從戌、戚、覺等；原『蔡信』。

頁 78 行 一 『一來了』——從戌、戚、覺等；原『一來』。

行 一 『余信家的』——從戌、戚、覺等；原『蔡信』。

行 二 『鳳姐處』——從戌、戚、覺等；原『鳳姐兒處』。

行 三 『從李紈後窗下過』——從戌、戚、覺等；原『從李紈後窗下過隔著玻璃窗戶見李紈在炕上歪著睡覺呢』。

行 三 『越西花牆』——從戌、戚、覺等；原『遂越過西苑牆』。

行 四 『房門檻上』——從戌等；原『房中門檻上』。

行 六 『慌的躡手躡腳的』——從戌、戚等；原『忙撮手撮足』。

行 七 『奶奶睡中覺呢』——從戌、戚等；原『姐兒睡中覺呢』。

行 八 『正問著』——從戌、戚、覺等；原『正說著』。

行 十 『便進這邊來』——從戌、戚、覺等；原『便道這便來』。

行十二 『送花』——從戌、戚、覺等；原『送花兒』。

- 行十三 『又拿出』——從戌、戚等；原『拿出』。
- 行十三 『先叫彩明來』——從戌、戚、覺等；原『先叫彩明』。
- 行十三 『吩咐他』——從戚、覺等；原『吩咐道』。
- 行十五 『頂頭』——從戌、戚、覺等；原『擡頭』。
- 行十六 『這會子』——從戌、戚、覺等；原『這會』。
- 行十九 『請太太的安去』——從庚等；原『請太太安去』
- 行二十 『周瑞家的』——從庚等；原『周瑞家』。
- 行二三 『沒送清白』——從戌、戚等；原『沒送清楚』。
- 行二三 『有什麼事情的』——從戌、戚、覺等；原『有什麼事情』。
- 行二五 『和人分爭起來』——從戌、戚、覺等；原『和人分爭』。
- 頁 79 行 一 『遞解還鄉』——從戌、覺等；原『解地還鄉』。
- 行 三 『可了事』——從戌、覺等；原『可了事呢』。
- 行 三 『我就知道的』——從戌、戚、覺等；原『我就知道呢』。
- 行 四 『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從戌；原『我給林姑娘送了花兒去』。
- 行 四 『就回家來』——從覺等；原『就回家去』。
- 行 五 『這沒有什麼忙的』——從戌、戚等；原『這有什麼忙的如此』。
- 行 六 『他女兒聽如此說』——從戌等；原『女兒聽說』。
- 行 七 『小人兒家』——從庚等；原『小人家』。
- 行 七 『沒經過什麼事的』——從戚、覺等；原『沒經過什麼事』。

- 行 九 『作戲』——從戌、戚、覺等；原『頑呢』。
- 行 十 『送花來』——從戌、戚、覺等；原『送花兒』。
- 行十一 『先便說』——從戌、戚、覺等；原『便先說』。
- 行十一 『什麼花』——從戌、戚、覺等；原『什麼花兒』。
- 行十二 『兩枝』——從戌、戚、覺等；原無。
- 行十二 『假花』——從戌、戚、覺等；原『假花兒』。
- 行十二 『只就寶玉手中』——從戌、戚、覺等；原『只就在寶玉手中』。
- 行十九 『也不過來』——從戌、戚、覺等；原『也不過這邊來』。
- 行二一 『姨娘』——從戌、戚、覺等；原『姨太太』。
- 行二一 『吃什麼藥』——從戌、戚、覺等；原『現吃什麼藥』。
- 行二三 『再親來』——從戌、戚、覺等；原『再親自來看罷』。
- 行二三 『茜雪』——從戌、戚、覺等；原『茜雲』。
- 行二五 『故遣女人』——從戌、戚等；原『故教女人』。
- 頁 80 行 二 『回說』——從戌、戚、覺等；原『回話』。
- 行 四 『帶了去了』——從戌、戚、覺等；原『帶了去罷』。
- 行 五 『太太派誰送去』——從戌、戚、覺等；原『派誰送去的』。
- 行 六 『不管打發兩個女人去』——從戌；原『就叫他們去四個女人』。
- 行 八 『明兒倒沒有什麼事』——從戌、戚等；原『明日倒沒有什麼事情』。
- 行十二 『亦曾』——從戌、戚等；原『亦來』。

- 行十四 『也要逛去』——從戍、戚、覺等；原『也要跟
了逛去』。
- 行十四 『答應著立等』——從戍、戚、覺等；原『答應
立等著』。
- 行十七 『笑嘲』——從戍、戚、覺等；原『嘲笑』。
- 行十九 『東西』——從戍、戚、覺等；原『好東西』。
- 行十九 『來孝敬』——從戍、戚、覺等；原『來孝敬我』。
- 行十九 『就獻上來』——從戍、戚、覺等；原『就快獻
上來』。
- 行二三 『又道』——從戍、戚、覺等；原『又得』。
- 行二四 『要見見我兄弟』——從戍等；原『要見的我那
兄弟』。
- 頁 81 行 二 『跟著』——從戍、戚、覺等；原『跟著他』。
- 行 四 『瞧瞧』——從戍、戚、覺等；原『瞧一瞧』。
- 行 九 『大陣仗』——從戍、戚、覺等；原『大陣張』。
- 行 十 『他是哪吒』——從戍、戚、覺等；原『凭他是
什麼樣兒的』。
- 行十一 『再不帶去』——從戍等；原『再不帶來』。
- 行十二 『我不敢強』——從戍、戚、覺等；原『我不敢
扭著』。
- 行十三 『瘦巧些』——從戍、戚等；原『瘦些』。
- 行十三 『清眉秀目』——從戍、戚等；原『眉清目秀』。
- 行十七 『慢慢』——從戍、戚等；原『慢慢的』。
- 行十七 『年紀讀書等事』——從戍、戚、覺等；原『幾
歲了讀什麼書弟兄幾個學名喚什麼』。
- 行十七 『方知他學名喚秦鐘』——從戍等；原『秦鐘
一一答應』。

- 行十九 『素知』——從戌、戚、覺等；原『知道』。
- 行二三 『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從戌、戚等；原無。
- 行二三 『只一見』——從戌、覺；原『自見了』。
- 行二四 『秦鐘人品』——從戌、戚、覺等；原『秦鐘的人品出眾』。
- 頁 82 行 二 『寒儒薄宦』——從戌、戚、覺等；原『寒儒薄莒』。
- 行 三 『綾錦』——從戌、戚、覺等；原『錦繡』。
- 行 三 『死木』——從戌、戚、覺等；原『死木頭』。
- 行 四 『也只不過』——從戌、戚、覺等；原『也不過』。
- 行 五 『舉止不浮』——從戌、覺等；原『舉止不凡』。
- 行 六 『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從戌、戚、覺等；原『怨不得人溺愛他』。
- 行 九 『忽又有』——從戌、戚等；原『忽然』。
- 行十四 『年小』——從戌、戚、覺等；原無。
- 行十五 『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從戌、戚、覺等；原『不大隨和此是有的』。
- 行十八 『飲食』——從戌、戚、覺等；原『飯食』。
- 行十九 『去歲』——從戌、戚、覺等；原『去年』。
- 行二十 『議及』——從戌、戚、覺等；原『講及』。
- 行二一 『也必須』——從戌、戚、覺等；原『必須』。
- 行二三 『我們家』——從戌、戚、覺等；原『我們』。
- 行二五 『上年業師』——從戌、戚、覺等；原『業師上年』。
- 行二五 『荒廢著』——從戌、戚、覺等；原『荒廢著呢』。
- 頁 83 行 一 『且溫習著』——從戌、戚、覺等；原『其溫習』。

- 行 一 『在家亦可』——從戊、覺等；原『在家裡讀』。
- 行 四 『我們這』——從戊、戚、覺等；原『我們』。
- 行 七 『不便爲』——從戊、戚、覺等；原『不爲』。
- 行十二 『回明祖母』——從戊、戚等；原『稟明祖母』。
- 行十二 『之理的』——從戊、戚等；原『之理』。
- 行十二 『計議已定』——從戚、覺等；原『計議一定』。
- 行十四 『卻又是』——從庚等；原『卻有是』。
- 行十五 『又說了回話』——從戊；原『就叫送飯』。
- 行十六 『晚飯畢』——從戊；原『吃畢晚飯』。
- 行十九 『都道』——從戊、覺等；原『都說道』。
- 行十九 『作什麼』——從庚等；原『作什』。
- 行二五 『給主子喝』——從蒙、俄；原『給主子吃』。
- 頁 84 行 二 『不顧』——從戊、戚、覺等；原『不願』。
- 行 二 『一味的嚏酒』——從戊、戚等；原『一味吃酒』。
- 行 三 『一吃醉了』——從戊、戚等；原『吃醉了』。
- 行 四 『何曾』——從戊、戚、覺等；原『何常』。
- 行 七 『鳳姐亦起身』——從戊、戚等；原『鳳姐起身』。
- 行 十 『更可以』——從戊、戚、覺等；原『他更可以』。
- 行十三 『蹺起一隻腳』——從戊、覺；原『蹺蹺腳』。
- 行十四 『一把子』——從戚等；原『一起子』。
- 行十九 『挺腰子呢』——從戊、戚、覺等；原『挺腰子』。
- 行二三 『說與賈蓉』——從戊、覺等；原『說與賈蓉說』。
- 頁 85 行 一 『撒野不堪』——從戊、戚；原『撒野』。
- 行 二 『亦發』——從戊、戚、覺等；原『越發』。
- 行 四 『畜生』——從戊、戚、覺等；原『畜牲生』。
- 行 四 『養小叔子的』——從庚等；原『養小叔子』。
- 行 六 『魂飛魄喪』——從戊、戚等；原『魂飛魄散』。

- 行十三 『連忙央告』——從戍、戚、覺等；原『忙央告道』。
- 行十三 『再不敢說這話了』——從戍；原『再不敢了』。
- 行十四 『亦忙回色哄道』——從戍；原『道』。
- 行十四 『好兄弟這纔是』——從戍、覺等；原『這纔是呢』。
- 行十四 『等回去偌們』——從戍、戚、覺等；原『等偌們到了家』。
- 行十五 『打發人往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鐘家學裡』——從覺；原『打發你同你秦家姪兒學裡』。
- 行十六 『正是』及『不因俊俏』聯——從戍、戚、覺等；原『正是』。

第八回

- 頁 86 行 一 『題曰』及『古鼎新烹』詩——從戍；原無。
- 行 四 『回家見過眾人』——從戍、戚、覺等；原無。
- 行 四 『寶玉先便』——從戍、戚等；原『寶玉便』。
- 行 九 『遂攜了』——從戍、戚、覺等；原『遂了』。
- 行 十 『回來歇息』——從戍、戚、覺等；原『歇息』。
- 行十六 『不妥』——從戍、戚；原『不安』。
- 頁 87 行 四 『往老爺跟前』——從戚、覺等；原『從老爺跟前』。
- 行十三 『稱讚的』——從戍、戚、覺等；原『稱的』。
- 行十七 『與丫嬛們』——從戍、戚、覺等；原『於丫嬛們』。
- 頁 88 行 一 『漆黑油光的』——從戍、戚等；原『漆黑的油光』。
- 行 九 『嵌寶』——從戍、戚、覺等；原『嵌玉』。

- 行十 『白狐腋』——從戌、戚、覺等；原『白腋』。
- 行十三 『挪近』——從戌、戚、覺等；原『挪進』。
- 行十七 『女媧』——從戌、戚、覺等；原『大媧』。
- 頁 89 行七 『笑說道』——從戌、戚等；原『笑道』。
- 行十一 『吉利話』——從庚等；原『言利話』。
- 行十五 『亦曾』——從庚等；原『以曾』。
- 頁 90 行一 『癩頭』——從戌、覺等；原『癡頭』。
- 行五 『從未』——從庚等；原『從來』。
- 行十一 『說猶未了』——從覺等；原『話猶未了』。
- 行十九 『來了不會』——從戌、戚等；原『來不會』。
- 行二一 『奶母』——從庚等；原『奶嬭』。
- 頁 91 行二 『也把』——從庚等；原『也罷』。
- 行三 『自己』——從戌、戚、覺等；原『自己的』。
- 行五 『笑央道』——從戌、戚、覺等；原『央道』。
- 行五 『好媽媽』——從戌、戚等；原『媽媽』。
- 行七 『沒調教的』——從戌、戚、覺等；原『沒有調教的』。
- 行十五 『只愛吃』——從戚、覺等；原『只要愛吃』。
- 行十五 『這可使不得』——從戌、戚、覺等；原『這有使不得』。
- 行十六 『寶兄弟』——從戌、戚、覺等；原『寶玉兄弟』。
- 行二十 『放下冷的』——從戌、戚、覺等；原『放下冷酒』。
- 行二二 『問他說』——從戌、戚、覺等；原『問他』。
- 頁 92 行六 『巴巴的』——從戚等；原『爬爬的』。
- 行六 『送個來』——從庚等；原『是個來』。
- 行六 『小心過餘』——從戌等；原『小心過於』。

- 行 七 『你是個』——從戊、戚、覺等；原『你這個』。
- 行 九 『過去了』——從戊、戚、覺等；原『過去』。
- 行十二 『聽了此話』——從戊、戚、覺等；原『聽了這話』。
- 行十六 『也素知黛玉的』——從戊、戚、覺等；原『不知黛玉的意』。
- 行二一 『在這裡吃的』——各本均作『在這裡的』，據文義意補『吃』字。
- 頁 93 行 八 『自尋方便』——從戊、戚、覺等；原『去尋方便』。
- 行 十 『半碗碧粳粥』——從戚等；原『半碗飯碧粳粥』。
- 行二四 『略等等不是』——從庚等；原『略等等不遲』。
- 頁 94 行 五 『看待著』——從戊等；原『看待著』。
- 行 九 『自己臥室』——從戊、戚、覺等；原『自己的臥室』。
- 行十二 『在那裡呢』——從戊、戚、覺等；原『那裡呢』。
- 行十六 『渥著』——從庚等；原『屋著』。
- 行二十 『絳芸軒』——從戊、戚、覺等；原『絳雲軒』。
- 行二十 『這麼』——從戊、戚等；原『這們』。
- 頁 95 行 二 『擱在那裡』——從戊、戚、覺等；原『擱那裡』。
- 行 六 『因問茜雪道』——從庚等；原『因問茜雪』。
- 頁 96 行 八 『取』——從庚等；原『又』。
- 行 九 『住的遠』——從戊、戚、覺等；原『住的近』。
- 行 九 『或一時』——從戚、覺等；原『或有一時』。
- 行 十 『那起』——從戊等；原『那些』。
- 行二三 『然後聽』——從戊、戚、覺等；原『然後』。

第九回

- 頁 97 行十七 『也可別』——從覺等；原『也別』。
- 頁 98 行十六 『浮萍』——從庚等；原『浮蘋』。
- 頁 99 行 七 『寶玉道』——從庚等；原『寶玉』。
- 行 八 『等我來』——從庚等；原『等著我來』。
- 行 八 『撒身』——從庚等；原『撒身』。
- 行十二 『肄業』——從庚等；原『肄業』。
- 行十四 『塾掌』——原本作『塾堂』，庚辰、俄藏本同，據第十七回至十八回『賈政近因聞得塾掌稱讚寶玉』改。按，楊本作『塾長』，戚序、蒙府本作『塾之長』，舒序、覺序、程甲本作『塾師』。
- 行二三 『也只得』——從戚、覺等；原『也得』。
- 頁 100 行 五 『詬誶謠諑』——從覺等；原『詬誶淫議』。
- 頁 101 行 十 『進來』——從戚、覺等；原『進去』。
- 頁 102 行 一 『只顧』——從庚等；原『只顧』。
- 行 五 『寧府中』——從戚、覺等；原『寧府』。
- 頁 104 行 七 『打去一層』——從戚、覺等；原『打起一層』。
- 頁 105 行二二 『與秦鐘』——從戚；原『與寶玉』。
- 第十回
- 頁 106 行 一 『人多勢重』——從戚、覺等；原『人多勢眾』。
- 行十九 『仍舊』——從庚等；原『仍就』。
- 頁 107 行十七 『說了』——從庚等；原『說子』。
- 行十九 『賈珍的妻子』——從覺等；原『賈珍的妻』。
- 頁 108 行十五 『欺負了』——從庚等；原『欺負子』。
- 行十六 『惱的是』——從庚等；原『惱的事』。
- 行十六 『扯是搬非』——從庚等；原無。
- 行十六 『那些人』——從庚等；原『那些个』。

- 行十八 『索性』——從庚等；原『所性』。
- 行二二 『他這病上』——從庚等；原『他病上』。
- 行二二 『我心裡』——從庚等；原『我心』。
- 頁 109 行 七 『他姪兒』——從戚等；原『他兄弟』。
- 行十六 『一個個』——從舒等；原『一個』。
- 頁 110 行十三 『要叫我去』——從庚等；原『叫我去』。
- 頁 111 行 一 『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從庚等；原『請那先生說道』。
- 行十三 『不勝』——從庚等；原『不甚』。
- 行十五 『倍增顏汗』——從戚等；原『倍增顏汗』。
- 行二三 『一個方兒』——從庚等；原『一個方』。
- 頁 112 行 九 『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從庚等；原無。
- 行十二 『必然』——從庚等；原『不然』。
- 行十二 『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至回末——原本至『太虛者』止，後缺，缺文以庚辰本作底本。
- 行十四 『肝木』——從戚、覺等；庚本『肝水』。
- 行十六 『從其教也』——從戚等；庚本『其教也』。
- 行十八 『瞧著』——從戚、覺等；庚本『瞧咱』。
- 行十八 『說的這麼真切』——從俄；庚本『的當真切的這麼說』。
- 行二十 『真著話兒』——從覺等；庚本『準話兒』。
- 行二十 『笑說道』——從戚等；庚本『笑道』。
- 行二四 『夜間』——從戚、覺等；庚本『夜裡』。
- 頁 113 行 六 『妙阿』——從戚、覺等；庚本『妙啊』。
- 第十一回
- 頁 116 行二二 『說這纔是』——從庚等；原『說纔是』。

校字記第十二回

- 頁 117 行十七 『都吃了』——從戚、覺等；原『也都吃了』。
頁 119 行十六 『春天不好如今纔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
麼病治不好呢』——從戚等；原『春天不好呢』。
行二五 『但只見』——從庚；原『但只』。
頁 120 行 五 『別有幽情』——從戚、覺等；原『則有幽情』。
行二一 『那神情』——從戚等；原『那情』。
頁 121 行十八 『彈詞』——從戚；原『談詞』。
行二三 『往那裡去了』——從庚等；原『往那去了』。
頁 122 行 九 『李貴』——從戚、覺等；原『李紈』。
行十五 『十一月三十日』——從庚等；原『十一月卅
日』。

第十二回

- 頁 125 行 二 『快請進來』——從戚、覺等；原『快請進』。
行 十 『嫂子』——從覺等；原『嫂嫂』。
行二十 『心坎兒上』——從庚等；原『心坎上』。
頁 126 行 五 『等著』——從庚等；原『等看』。
行十三 『倒關了』——從蒙、舒；原『倒關』。
頁 127 行十六 『乾轉』——從庚等；原『千轉』。
行十七 『右聞』——從覺等；原『又聞』。
頁 128 行 一 『告到』——從戚、覺等；原『告道』。
行 十 『說畢』——從戚、覺等；原『說罷』。
行十一 『他兩個』——從戚、覺等；原『他兩』。
行十八 『這屋裡』——從戚、覺等；原『這屋』。
行二十 『等我們來』——從戚等；原『我們來』。
頁 129 行 六 『賈蓉兩個』——從戚等；原『賈蓉兩』。
行 七 『尚且難禁』——從庚等；原『難禁』。
行 八 『指頭兒』——從戚、覺等；原『指頭』。

- 行十三 『驚怖』——從戚等；原『驚悸』。
行十三 『請醫』——從戚、覺等；原『諸醫』
行二三 『渣末泡鬚』——從戚等；原『渣末泡髮』。
頁 131 行 一 『冰涼漬溼』——從戚、覺等；原『冰漬溼』。
行 十 『貧富不一』——從戚、覺等；原『貧富不等』。
行 十 『外另有』——從戚等；原『另有』。
行十三 『林如海』——從戚、覺等；原『林儒海』。

第十三回

- 頁 132 行 一 『詩曰』及『一步』詩——從庚；原無。按，庚辰本此詩及回前評語數條，抄錄於第十一至二十回冊總目之後。甲戌本第十三回前，除相關評語外僅『詩云』二字，無詩。
行 十 『捨不得』——從覺等；原『不得』。
頁 133 行 九 『諸弊』——從戚、覺等；原『諸蔽』。
行十一 『永繼』——從戌等；原『永祭』。
頁 134 行 三 『慌了忙上來』——從楊、俄；原『慌慌忙忙上來』。
行 六 『雖放不下』——從戌、戚、覺等；原『雖不下』。
行十二 『停靈』——從戌、戚、覺等；原『挺靈』。
行十九 『忙勸道』——從戌、戚、覺等；原『忙勸』。
行二一 『秦業』——從覺等；原『秦葉』。
行二二 『尤氏的幾個眷屬也都來了』——從俞平伯校本改；原『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
行二四 『停靈』——從戌、戚、覺等；原『挺靈』。
頁 135 行 二 『停靈』——從戌、戚、覺等；原『挺靈』。
行十八 『忽又聽得』——從庚等；原『忽聽得』。
行十九 『也都稱歎』——從庚等；原『也稱歎』。

- 頁 136 行 九 『老相與』——從戚等；原『老相遇』。
行 十 『永興節度使』——從戌、覺等；原『永節度使』。
行十五 『江南江寧府』——從戚等；原『江寧江寧府』。
行十九 『五品龍禁尉』——從庚等；原『龍禁尉』。
行二一 『送出府門』——從戌、戚、覺等；原『送去府門』。
行二五 『史鼎的夫人來了』——從戌、戚等；原『史鼎的夫人來了伏史湘雲』。
- 頁 137 行 十 『大字牌對豎在』——從戌；原『大字牌位豎在』。
行十八 『揭諦』——從戚、覺等；原『謁諦』。
行十九 『神威遠鎮』——從戚、覺等；原『神遠鎮』。
行十九 『水陸道場』——從戌、戚、覺等；原『永陸道場』。
行二四 『妥帖』——從戚；原『安帖』。
- 頁 138 行 三 『妥帖』——從戚、覺等；原『安帖』。
- 頁 139 行 九 『照管照管』——從戌等；原『著管著管』。
行 十 『不則聲』——從戌等；原『不作聲』。
行十三 『便向袖中』——從戌等；原『便問向袖中』。
- 第十四回
- 頁 141 行 五 『烈貨』——從戌、戚、覺等；原『烈貸』。
頁 142 行十五 『都有了定規』——從戌、覺等；原『都有定規』。
行二二 『說畢』——從戌、覺等；原『說罷』。
- 頁 143 行 一 『剩下苦差』——從戌、覺等；原『剩下的苦差』。
行 四 『都蠲了』——從戚、覺等；原『獨蠲了』。
行十二 『延請』——從戚、覺等；原『筵請』。
行十四 『青年尼僧』——從戌、覺等；原『尼僧』。

- 行十七 『奶子糖粳粥』——從戌等；原『奶子糖粳米粥』。
- 頁 144 行二二 『揭起車簾』——從庚等；原『掀起車簾』。
- 行 七 『張惶愧懼』——從戌等；原『張慌愧懼』。
- 行十七 『要支取東西』——從戌、覺等；原『要全支取東西』。
- 行十八 『因指兩件』——從戌、覺等；原『指兩件』。
- 行二十 『你有什麼事』——從戌、戚、覺等；原『你有什麼』。
- 行二五 『張材家的』——從戌、覺等；原『張材的』。
- 頁 145 行 三 『帶出去』——從覺等；原『帶出』。
- 行 八 『有愛挨打的』——從楊、舒、俄；原『有挨打的』。
- 行 十 『人來往不絕』——從戌；原『人來人往不絕』。
- 行十一 『不敢偷安』——從戌、戚等；原『不敢偷』。
- 行二五 『說畢』——從戌、覺等；原『說罷』。
- 頁 146 行 三 『沒人來領』——從戌、覺等；原『沒人領』。
- 行 九 『攔不住』——從戌、覺等；原『攔不住』。
- 行 十 『立刻要牌說』——從戚、覺等；原『要牌立刻說』。
- 行十一 『攔的住』——從戌、戚、覺等；原『攔的住』。
- 行十一 『你搓揉』——從戌等；原『搓揉』。
- 行二十 『退出』——從戌、覺等；原『退去』。
- 行二四 『事情繁雜』——從戌等；原『事情繁』。
- 行二四 『恐有延遲失誤』——從戌等；原『恐有延失誤』。
- 頁 147 行 八 『踏看』——從戌、戚、覺等；原『踏著』。

- 行十 『就在淨室』——從戚等；原『淨在淨室』。
行十二 『日期在限』——從戌、覺等；原『日期有限』。
行十九 『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從覺等；原『剛到了榮府寧府的人』。
- 頁 148 行二五 『臥於內寢』——從戌等；原『臥於內室』。
行五 『一班』——從戚等；原『一般』。
行九 『靈柩』——從戌、覺等；原『靈位』。
行十五 『誥命亡故其孫』——從戌、覺等；原『誥命亡故故其孫』。
- 頁 149 行二十 『錦鄉伯』——從戌等；原『錦卿伯』。
行二一 『亦共有』——從戌等；原『亦有』。
行一 『第三棚』——從覺等；原『第三座』。
行一 『西寧郡王的』——從楊、舒、俄；原『西寧郡王』。
行一 『第四便是』——從楊；原『第四座是』。
- 第十五回
- 頁 150 行十三 『未可量也』——從戚；原『未可諒也』。
行十四 『藩郡餘禎』——從戌、覺等；原『藩郡餘貞』。
- 頁 151 行六 『上叨天恩』——從覺等；原『上叩天恩』。
行十四 『有個閃失』——從戌、覺等；原『有個失閃』。
行十八 『說笑前進』——從戌、覺等；原『說笑前來』。
行二十 『請歇歇更衣』——從覺等；原『請歇更衣』。
行二二 『歇歇再走』——從戌、覺等；原『歇了再走』。
行二五 『鳳姐的車』——從戌等；原『鳳姐兒的車』。
- 頁 152 行二 『村莊人家』——從俞平伯校本改；原『時莊人家』。
行十五 『見過這個』——從庚等；原『見個這個』。

- 行二一 『鳳姐打發人來』——從戌、覺等；原『鳳姐兒打發人來』。
- 頁 153 行 六 『內殿偏室』——從戌、覺等；原『內殿個室』。
行 九 『皆是鳳姐』——從戌、覺等；原『皆鳳姐』。
行十二 『也便就要』——從戌、戚等；原『也便宜要』。
- 頁 154 行 一 『原來秦業』——從戌、覺等；原『秦業』。
行十七 『我叫他倒的』——從戌、覺等；原『我叫他倒』。
行二五 『吃茶果點心』——從戚等；原『吃茶果點』。
- 頁 155 行 三 『心腹』——從戚、覺等；原『心服』。
行 三 『小婢』——從戌、戚、覺等；原『小禪』。
行 十 『執意不依』——從戌、戚等；原『致意不依』。
- 頁 156 行 四 『還拿的出來』——從戌、覺等；原『也拿的出來』。
行十三 『秦鐘跑來』——從戌、戚等；原『茶鐘跑來』。
行二二 『方知是』——從戌、覺等；原『方是』。
行二二 『連忙起身』——從戌；原『連忙起事』。
行二三 『趁黑地』——從戌、戚等；原『趣黑地』。
- 頁 157 行 十 『淨虛的』——從戌等；原『淨虛』。
行二三 『執意不肯』——從戚、覺等；原『致意不肯』。
- 第十六回
- 頁 158 行 七 『愛勢貪財』——從戌、覺等；原『受勢貪財』。
行十二 『恣意』——從戚等；原『姿意』。
行十七 『撒去』——從戚、覺等；原『撒去』。
行十七 『擺香案』——從戌、覺等；原『擺了香案』。
行十八 『許多』——從戌、戚、覺等；原『須多』。
- 頁 159 行 二 『惶惶不定』——從戌、戚、覺等；原『惶不定』。
行 八 『小的們』——從戌、戚、覺等；原『小弟們』。

- 頁 160 行 二 『候補』——從戌、戚、覺等；原『後補』。
 行十一 『蒼苔香串』——從第十五回改；原『鵲鴿香串』。
 行十八 『不知可賜光』——從戌、覺等；原『不知賜光』。
 行二二 『認作針』——從戌、戚、覺等；原『認作真』。
- 頁 161 行十三 『打發香菱』——從戌、戚等；原『打發了香菱』。
 行二五 『過了沒半月』——從戌、覺等；原『過了半月』。
- 頁 162 行 一 『我倒心裡』——從戌、覺等；原『說到心裡』。
 行 五 『成算』——從覺等；原『承算』。
 行 六 『悄悄說道』——從戌、覺等；原『悄悄的說道』。
 行 十 『梯己』——從戌、戚等；原『梯希』。
 行十三 『我說呢』——從戌、覺等；原『我說你』。
 行十六 『一時』——從戌等；原『一對』。
 行十七 『執意』——從戚、覺等；原『致意』。
 行二十 『倒沒的』——從戌、戚等；原『倒沒有』。
 行二四 『酒飯』——從戌、覺等；原『飲酒』。
- 頁 163 行 七 『交給我』——從庚等；原『教給我』。
 行十四 『我們爺是』——從戌、覺等；原『我們是』。
 行十五 『有內人求的』——從戌；原『有內人的』。
 行十八 『訕笑』——從戌、覺等；原『趣笑』。
 行二十 『說什麼』——從戌、覺等；原『作什麼』。
 行二三 『隆恩』——從庚等；原『龍恩』。
 行二三 『從來未有』——從戌、戚、覺等；原『從未有』。
 行二五 『省親不省親』——從戌、戚等；原『省親不肯親』。
- 頁 164 行 六 『不能一見』——從戌、覺等；原『不能見』。
 行二三 『趙嬾嬾道』——從戌、覺等；原『老趙嬾嬾道』。

- 頁 165 行 七 『別講』——從戍、戚、覺等；原『別將』。
行十四 『有事等他』——從戍、覺等；原『有事等』。
行十七 『回些什麼』——從戍、戚、覺等；原『回纔什麼』。
行二十 『省親別院』——從戍、戚、覺等；原『省別院』。
行二一 『有話』——從戍、戚、覺等；原『一話』。
行二二 『忙說道』——從楊、舒、俄；原『忙說』。
行二三 『從命不過去』——從戍、覺等；原『不過去』。
- 頁 166 行 一 『再議細話』——從戍、覺等；原『再議細話再』。
行 六 『這個事』——從戍、戚、覺等；原『這個是』。
行十二 『講價錢』——從庚等；原『請價錢』。
行十五 『竟不用』——從戍、覺等；原『不用』。
- 頁 167 行十三 『界斷不通』——從戍、戚、覺等；原『界斷不道』。
行十五 『北角牆下』——從戍、覺等；原『此扎角牆下』。
行二十 『等幾人』——從戍、覺等；原『等此人』。
行二一 『起樓』——從戍、戚、覺等；原『起楊』。
- 頁 168 行 六 『二門照壁前』——從戍、覺等；原『二門前照壁前』。
行十三 『李貴』——從戍、覺等；原『李景』。
行十四 『至內室』——從戍、覺等；原『至門內室』。
行十六 『李貴』——從戍、覺等；原『李景』。
行十八 『反添了』——從庚等；原『及添了』。
行二二 『悠悠餘氣』——從戍、覺等；原『悠悠餘聲氣』。
- 頁 169 行十二 『怕他』——從戍、覺等；原『怕他們』。
行十三 『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陰陽本無二理』至行十四『沒錯了的』——從戍；原本句中二處各留空數

字以示缺文，作『天下官管天下□□□□□□□□□□陰陽並無二理別管他陰也□□□□□□□□□□沒有錯了的』。已有硃筆補缺，前十字作『事自古人鬼之道卻是一般』，後十字作『罷陽也罷還是把他放回』，補文同庚辰本。

第十七回

- 頁 170 行 九 『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從覺等；原『大老爺瞧了』。
- 行十七 『燈匾聯』——從庚等；原『燈匾時』。
- 頁 171 行 九 『新園中』——從覺等；原『園中』。
- 行十七 『將門關了』——從庚等；原『將門開了』。
- 行二三 『眾人都道』——從覺等；原『眾人道』。
- 頁 172 行 三 『在前引導』——從蒙；原『前引導』。
- 行 六 『二字的』——從覺等；原『二字』。
- 行 八 『賈政要試』——從庚等；原『賈政賈試』。
- 行 十 『雕今』——從覺等；原『調今』。
- 行十四 『不當謬獎』——從楊、舒、俄；原『不謬獎』。
- 行十五 『再俟』——從戚、覺等；原『再候』。
- 行十六 『爛灼』——從楊、舒、程；原『烟灼』。
- 行十九 『石磴』——從庚等；原『石橙』。
- 行十九 『池沼』——從戚、覺等；原『池沿』。
- 頁 173 行 九 『點頭不語』——從戚、覺等；原『點頭道不語』。
- 行十七 『小小三間』——從覺等；原『小小二三間』。
- 行十九 『大株梨花』——從庚等；原『大茱梨花』。
- 行二一 『這一處倒還』——從楊、俄；原『這還』。
- 頁 174 行 五 『便答道』——從覺等；原『答道』。
- 行二五 『昨日俱得了』——從庚等；原『昨俱得了』。

- 行二五 『湘妃竹簾二百掛』——從覺等；原無。
- 頁 175 行十四 『編新』——從戚、覺等；原『新編』。
- 頁 176 行 三 『你能知道』——從覺等；原『你能知記得知道』。
- 行 六 『茆堂』——從覺等；原『苑堂』。
- 行十二 『見寶玉牛心』——從覺等；原『見寶玉』。
- 行十四 『如何連』——從覺等；原『爲何連』。
- 行十九 『正畏』——從庚等；原『正謂』。
- 行二十 『百般精巧』——從覺等；原『百般精而』。
- 頁 177 行十一 『從山上』——從覺等；原『從上』。
- 行十七 『這一所』——從覺等；原『這所』。
- 行十九 『且一株花木也無』——從覺等；原『耳且一株花木也無』。
- 行十九 『許多異草』——從戚、覺等；原『許異草』。
- 頁 178 行 三 『藿蒔薑彙』——從覺等；原『藿蒔薑蕁』。
- 行 九 『連著捲棚』——從覺等；原『著捲棚』。
- 行十六 『二字不妥』——從戚、覺等；原『二字妥』。
- 頁 179 行二四 『此數處』——從戚、覺等；原『此數』。
- 頁 180 行 五 『或茅舍』——從覺等；原『茅舍』。
- 頁 181 行十八 『卻是一架』——從覺等；原『卻是』。
- 頁 182 行 四 『奪巧之至』——從舒；原『奪巧至』。
- 行十八 『見身邊』——從戚、覺等；原『欠身邊』。
- 行二十 『走過來』——從覺等；原『走來』。
- 行二一 『我給你的』——從覺等；原『我給的』。
- 二二五 『無故剪了』——從庚等；原『無故剪剪』。
- 頁 183 行二一 『瞧我的高興』——從覺等；原『瞧我高興』。
- 行二三 『鬧熱非常』——從戚、覺等；原『熱鬧非常』。

- 行二五 『幽靜』——從戚、覺等；原『幽淨』。
 頁 184 行 七 『替身』——從覺等；原『替生』。
 行十四 『靜居』——從戚等；原『淨居』。
 第十八回
 頁 185 行 二 『都交清』——從覺等；原『都清』。
 行十九 『靜悄』——從戚、覺等；原『淨悄』。
 頁 186 行 七 『方點完』——從戚等；原『方照完』。
 行 十 『靜悄悄』——從戚、覺等；原『淨悄悄』。
 行十四 『銷金提爐』——從戚等；原『金銷提爐』。
 行十四 『金黃傘』——從覺等；原『黃金傘』。
 行十五 『值事太監』——從庚等；原『隨事太監』。
 頁 187 行 八 『勢若遊龍』——從覺等；原『勢如遊龍』。
 行十一 『亦皆係』——從戚、覺等；原『亦皆絲』。
 行十五 『上回』——從戚、覺等；原『上面』。
 行十八 『真似』——從戚等；原『真以』。
 行二十 『所爲哉』——從庚等；原無。
 行二四 『暫離』——從庚等；原『曾離』。
 頁 188 行 三 『祖母』——從覺等；原『父母』。
 行二二 『榮國』——從庚等；原『榮因』。
 頁 189 行二十 『天恩』——從庚等；原『大恩』。
 行二四 『切勿』——從揚、舒、蒙、程；原『竊勿』。
 行二五 『以待上庶不負』——從覺等；原『以待上殿不負』。
 頁 190 行 一 『切勿』——從戚、覺等；原『切忽』。
 行二一 『古今』——從戚、覺等；原『古人』。
 行二四 『怡紅快綠』——從庚等；原『紅快綠』。
 頁 192 行 八 『何事』——原本作『何章』，蒙府本同，據字

- 形意改。按，庚辰本作『何早』，戚序、楊藏、俄藏、舒序、覺序、程甲本作『何幸』。
- 頁 193 行 二 『纔改了』——從覺等；原『改了』。
- 行 四 『拭汗說道』——從覺等；原『拭汗道』。
- 行 九 『錢翊』——原本作『錢翊』，各抄本同，程甲本作『韓翊』。按，『冷燭』句出自唐詩《未展芭蕉》，作者錢翊一作錢翊，字瑞文，宜從翊。
- 行十一 『真可謂』——從庚等；原『真可請』。
- 行十四 『穿黃袍的』——從覺等；原『穿黃袍』。
- 行十五 『因又怕』——從楊、舒、俄；原『因說笑因又怕』。
- 行十八 『不到之處』——從戚等；原『不到的之處』。
- 頁 194 行 七 『靜苑』——從覺等；原『淨苑』。
- 行十二 『長日靜』——從戚、覺等；原『長日淨』。
- 頁 195 行十五 『甚喜』——從戚、覺等；原『其喜』。
- 行十七 『撒筵』——從庚等；原『撒筵』。
- 行十九 『一班』——從戚等；原『一般』。
- 頁 196 行 二 『格式』——從戚等；原『格勢』。
- 行十三 『省視』——從庚等；原『省親』。
- 第十九回
- 頁 198 行 八 『小書房名』——原本『名』後留空五字以示缺文，庚辰本同。俄藏本『小書房名』後留空一字，餘本無『名』字。
- 行 九 『想那裡自然』——原本『自然』後留空至行末以示缺文，庚辰本同。以行三十字計，原本此行留空約二十七字，庚本約二十字。戚、蒙、楊本無『自然』，舒本無『那裡自然』，覺、程作『想

- 那裡自然無人』，俄作『想那裡自然冷靜』。
- 頁 199 行 一 『一個夢』——從覺等；原『夢』。
行 六 『城外逛去』——從覺等；原『城外逛逛去』。
行 八 『花子』——從覺等；原『花』。
行二二 『把心放下來』——從覺等；原『放下心來』。
- 頁 200 行十一 『杌子上』——從覺等；原『炕上』。
行二一 『新衣服』——從覺等；原『新服』。
行二二 『珍大爺』——從庚等；原『珍大』。
行二二 『請過去』——從覺等；原『過去』。
- 頁 201 行 二 『今兒可』——從庚等；原『今兒一』。
行十三 『抱出』——從庚等；原『拖出』。
行十六 『也有趕圍棋的』——從戚、覺等；原『也趕圍棋的』。
行十八 『因歎道』——從庚等；原『自歎道』。
- 頁 202 行二一 『笑說道』——從楊、俄、程；原『笑道』。
- 頁 203 行 二 『讚歎兩聲』——從戚、覺等；原『讚歎了兩聲』。
行 十 『衝犯』——從庚等；原『衝把』。
行二五 『宮裡』——從戚、覺等；原『官裡』。
- 頁 204 行 五 『最平常的』——從覺等；原『平常的』。
行 十 『又有好的來』——從覺等；原『有好的了』。
行十三 『不好意思』——從戚、覺等；原『不好思』。
行十七 『別的東西』——從戚、覺等；原『別的事東西』。
行二三 『孤鬼』——從覺等；原『孤兒』。
- 頁 205 行 四 『淘澄』——從戚等；原『掏澄』。
行 八 『還是有的事』——從覺等；原『這是有的事』。
行二二 『只見寶玉』——從覺等；原無。
- 頁 206 行 一 『安心』——從庚等；原『要心』。

- 行十六 『又氣又愧了』——從楊、舒、俄；原『有氣又愧愧』。
- 行十九 『怎怨得』——從楊、舒、俄、程；原『怎麼怨得』。
- 頁 207 行 三 『不希罕的』——從庚等；原『不罕的』。
- 行 四 『只見秋紋』——從庚等；原『只秋紋』。
- 行 九 『診視』——從戚、覺等；原『盼視』。
- 行十五 『忙走上來』——從覺等；原『忙去來』。
- 頁 208 行 四 『方倒下』——從覺等；原『倒下』。
- 行十二 『黛玉袖中』——從庚等；原『寶玉袖中』。
- 行十四 『既如此』——從覺等；原『既然如此』。
- 行十八 『給我些奇香』——從覺等；原『給我些香』。
- 頁 209 行 十 『復又倒下』——從庚等；原『後又倒下』。
- 行二一 『有一羣』——從覺等；原『有羣』。
- 頁 211 行 二 『還有誰』——從覺等；原『有誰』。
- 行 五 『眼面前的』——從庚等；原『眼口前的』。
- 第二十回
- 頁 212 行 四 『寶釵走來』——從戚、覺等；原『寶玉走來』。
- 頁 213 行 九 『算完』——從庚等；原『笑完』。
- 行 九 『聲嚷』——從楊；原『聲嚷動』。
- 行 十 『遷怒於人』——從庚等；原『遷怒了人』。
- 行十九 『見鳳姐兒』——從覺等；原『鳳姐兒』。
- 行二三 『承認』——從覺等；原『承任』。
- 頁 214 行十七 『獨見麝月』——從庚等；原『獨見廣月』。
- 行二十 『麝月道』——從庚等；原『麝月這』。
- 頁 215 行 五 『進來取錢』——從戚、覺等；原『進來所錢』。
- 行十三 『我都知道』——從覺等；原『我都知』。

- 行十八 『走到』——從覺等；原『是到』。
- 頁 216 行 七 『不放在』——從覺等；原『不在』。
- 行二二 『父親伯叔兄弟』——從楊、舒、俄、程；原『父親叔伯兄弟』。
- 頁 217 行 三 『比如』——從庚等；原『此如』。
- 行 五 『再尋樂頑去』——從楊、舒、俄；原『再尋樂頑』。
- 行 五 『哭一會子』——從楊、舒、俄；原『一會子』。
- 行十九 『同那一個』——從庚等；原『同你二個』。
- 頁 218 行二二 『這樣鬧』——從戚、覺等；原『怎樣鬧』。
- 頁 219 行十二 『我爲的是』——從庚等；原『我爲是』。
- 行十二 『是你的心』——從戚；原『是心你的心』。
- 行十六 『把個』——從舒、俄；原『個』。
- 行十八 『餓著』——從覺等；原『饑著』。
- 行二一 『叫不上來』——從覺等；原『叫不出來』。
- 行二五 『我指出』——從覺等；原『指出』。
- 第三十一回
- 頁 221 行 四 『也不覺』——從戚、覺等；原『他不覺』。
- 行 八 『鬧起』——從覺等；原『鬧』。
- 頁 222 行 九 『則增』——從戚、覺等；原『刻增』。
- 頁 223 行 一 『冷笑道』——從戚、覺等；原『冷嘆道』。
- 頁 224 行 九 『一頭』——從戚、覺等；原『一頓』。
- 頁 225 行 八 『有人來說』——從覺等；原『有人說』。
- 行十七 『怪熱的』——從庚等；原『性熱的』。
- 行十八 『像什麼』——從戚、覺等；原『作什麼』。
- 行二一 『都洗了』——從庚等；原『卻洗了』。
- 頁 226 行 二 『收拾水』——從覺等；原『收拾』。

- 行 三 『這會子可以不用』——從覺等；原『可也不用』。
- 行 五 『打發你吃』——從戚、覺等；原『打發你呢』。
- 行十七 『趕上來』——從庚等；原『起上來』。
- 行十八 『幾半子』——從庚等；原『幾半了』。
- 行二三 『便倚在』——從覺等；原『倚在』。
- 頁 227 行十三 『他站在』——從庚等；原『他站』。
- 頁 228 行二二 『姑娘們的』——從庚等；原『姑娘的們』。
- 行二三 『這須得』——從楊、舒、俄；原『這得』。
- 行二四 『使來的』——從庚等；原『便來的』。
- 頁 229 行 十 『也笑了』——從庚等；原『一笑了』。
- 頁 230 行 五 『都是些』——從覺等；原『都是』。
- 行 六 『有兩個』——從覺等；原『有個』。
- 行 七 『一個字』——從覺等；原『一字』。
- 行二三 『想不起個』——從戚等；原『想不起了』。
- 頁 231 行十九 『日頭底下』——從庚等；原『日頭低下』。
- 行二二 『別情景況』——從戚等；原『別情況』。
- 頁 232 行 四 『又有個』——從覺等；原『又有了』。
- 行 八 『由不得』——從戚等；原『猶不得』。
- 第三十二回
- 頁 233 行 一 『見那麒麟』——從庚等；原『見麒麟』。
- 行十七 『認真』——從戚、覺等；原『記真』。
- 頁 234 行 二 『史湘雲道』——從庚等；原『史湘雲的』。
- 行 八 『提這個』——從戚、覺等；原『提個』。
- 行十四 『說頑話』——從覺等；原『說話』。
- 頁 235 行 八 『還叫趕著』——從覺等；原『還叫著』。
- 頁 236 行 七 『一會子』——從庚等；原『一會手』。

- 行十七 『借此生隙』——從覺等；原『此生隙』。
- 頁 238 行 八 『好妹妹』——從戚、覺等；原『好妹了』。
- 第三十三回
- 頁 243 行十六 『怔呵呵』——從庚；原『怔怔』。
- 頁 244 行十三 『應答』——從戚、覺等；原『應達』。
- 行十四 『轉諭』——從庚等；原『轉』。
- 頁 245 行十二 『一面送』——從庚等；原『一回送』。
- 行二一 『以來』——從庚等；原『以未』。
- 行二一 『皆是』——從庚等；原『皆來』。
- 行二四 『賴大過來』——原本作『賴大興來』，庚辰、戚序、蒙府、覺序、舒序本同，據字形意改。按，楊藏本作『賴大來興』，俄藏本作『賴大來興兒來』，程甲本作『賴大來』。
- 行二五 『貼膝跪下』——從庚等；原『貼膝下』。
- 頁 247 行 一 『紅紫』——從庚等；原『紅紫了』。
- 行 八 『還來』——從庚等；原『還未』。
- 行十九 『我已不孝』——從覺等；原『已不孝』。
- 頁 248 行 四 『由臀至脛』——從庚等；原『由臀互脛』。
- 行十三 『搖頭喘氣』——從覺等；原『喘氣』。
- 行二二 『光耀祖宗』——從覺等；原『光宗耀祖』。
- 行二二 『當日』——從覺等；原『當初』。
- 行二四 『冷笑幾聲』——從覺等；原『冷笑』。
- 頁 249 行 九 『叩求』——從戚、覺等；原『叩來』。
- 行十六 『進去』——從覺等；原『道去』。
- 行十九 『留著』——從庚等；原『留看』。
- 行二三 『含淚說道』——從覺等；原『含淚』。
- 第三十四回

- 頁 251 行十四 『這會子』——從覺等；原『道會子』。
行十七 『心裡也』——從楊、俄、程；原『心裡也疼』。
行十九 『大有深意』——從戚、覺等；原『近大有深意』。
行十九 『他又』——從庚等；原『他』。
- 頁 252 行十六 『恣心』——從戚等；原『姿心』。
- 頁 254 行 一 『認真』——從戚等；原『記真』。
行 五 『一句話未了』——從覺等；原『一自活來了』。
行十二 『薛姨媽』——從戚、覺等；原『薛姨娘』。
行十五 『吳新登』——從覺等；原『吳龍登』。
行二四 『搖著』——從庚等；原『搖看』。
- 頁 256 行十九 『彼時』——從庚等；原『被時』。
行二十 『纔罷設若』——從覺等；原『纔罷了若』。
- 頁 257 行二二 『設若』——戚、覺等；原『沒若』。
- 頁 259 行 十 『這番苦意』——從庚等；原『番苦意』。
行十三 『令我可懼』——從俞平伯校本改；原『可懼』。
- 頁 260 行 一 『病由此萌』——從戚、覺等；原『病由萌』。
行 二 『猶拿著』——從戚、覺等；原『由拿著』。
行 六 『是聽』——從楊、俄；原『是』。
行 七 『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裁度一半據實』——從舒、程；原『並未據實』。
行 九 『這一次』——從庚等；原『這次』。
行二二 『疑惑著』——從俞平伯校本改；原『疑惑若』。
- 頁 262 行 八 『道里』——從庚；原『道理』。
- 第三十五回
- 頁 263 行 三 『望著』——從覺等；原『坐著』。
行二十 『泠泠』——從戚等；原『冷冷』。
- 頁 264 行 九 『春殘』——原本作『春盡』，各抄本同，程甲

本無，據第二十七回原詩改。

- 頁 265 行十六 『口裡說』——從覺等；原『口裡談』。
行二一 『進去了』——從覺等；原『道去了』。
- 頁 266 行 六 『薛姨媽』——從戚、覺等；原『薛姨娘』。
行十六 『我記得交上來了』——從楊、俄；原『我記得』。
行十六 『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從覺等；原『交給誰了』。
行二三 『見了這個』——從覺等；原『見這個』。
- 頁 267 行十三 『我的兒我如今』——從覺等；原『我如今』。
行十七 『顯好兒』——從覺等；原『顯好』。
行二四 『忙笑道』——從庚等；原『忙笑』。
- 頁 268 行 七 『偈們吃』——從庚等；原『偈們吃』。
行十九 『說明了』——從戚、覺等；原『說明明』。
行二四 『往前邁步』——從庚；原『往前步』。
- 頁 269 行 二 『鋪設』——從戚、覺等；原『鋪沒』。
行 四 『薛姨媽』——從戚等；原『薛姨娘』。
行 九 『告訴』——從庚等；原『坐訴』。
行十八 『少頃』——從庚等；原『少頓』。
行二一 『同喜兒』——從覺等；原『喜兒』。
- 頁 270 行 四 『杌子上』——從庚等；原『机子上』。
行十二 『你母親』——從戚、覺等；原『你親』。
行十二 『身上』——從覺等；原『身子』。
行十七 『因而』——從戚、覺等；原『因兒』。
行十七 『變盡』——從楊、舒、俄；原『便盡』。
行十七 『都支出去』——從戚、覺等；原『卻支出去』。
行十八 『先雖』——從庚等；原『先誰』。
- 頁 271 行 二 『嗤的』——從戚；原『唸的』。

- 行 四 『生罷』——從戚、覺等；原『坐罷』。
行 九 『玉玗兒』——從庚等；原『玉玗』。
行二十 『他們』——從戚、覺等；原『他每』。
頁 272 行 二 『進來』——從戚、覺等；原『道來』。
行 四 『一面伸手』——從庚等；原『一伸手』。
行 六 『忙笑道』——從戚、覺等；原『忙笑了』。
行二一 『都是好的』——從庚等；原『都好的』。
行二四 『見人去了』——從戚、覺等；原『見人去』。
頁 273 行 九 『纔壓的住』——從庚等；原『十壓的住』。
頁 274 行 二 『也就算』——從覺等；原『也算』。
行二一 『菜多』——從覺等；原『菜爲』。
行二三 『什麼』——從戚、覺等；原『什應』。
頁 275 行 六 『邢夫人』——從庚等；原『邢夫大』。
第三十六回
頁 276 行 八 『素日本就』——從覺等；原『本就』。
行十四 『祿鬼』——從覺等；原『祿兒』。
行十七 『鍾靈毓敏』——從庚；原『鍾靈毓』。
頁 277 行 四 『笑問』——從庚等；原『笑向』。
行 七 『一兩銀子』——從庚等；原『一兩銀』。
行十四 『乘空』——從庚等；原『剩空』。
行十五 『吃西瓜』——從戚、覺等；原『吃東西』。
行二五 『不爲過餘』——從戚等；原『不爲過於』。
頁 278 行 一 『又問道』——從覺等；原『問道』。
頁 279 行 六 『凡事』——從庚等；原『凡事』。
行十九 『再說』——從庚等；原『再說說』。
行二四 『二百年的事』——從覺等；原『二百年』。
頁 280 行 四 『回賈母話去』——從庚等；原『回賈母話玄』。

- 行 八 『因說』——從覺等；原『回說』。
- 行 九 『去談講』——從覺等；原『談講』。
- 行十三 『白犀塵』——從舒、程；原『白犀塵』。
- 行十三 『走近前來』——從庚等；原『笑近前來』。
- 行二十 『近水』——從覺等；原『近小』。
- 頁 281 行 二 『嚴些兒』——從庚等；原『嚴些見』。
- 行十二 『旁邊』——從覺等；原『倚邊』。
- 頁 282 行 一 『今兒他們』——從覺等；原『他們』。
- 行 七 『告訴了』——從覺等；原『告訴』。
- 行二二 『不覺又』——從覺等；原『又』。
- 行二五 『究竟何如』——從覺等；原『竟何如』。
- 頁 283 行 九 『那天也』——從覺等；原『那天地』。
- 行二三 『陪笑』——從庚等；原『倍笑』。
- 行二四 『躲避』——從戚、覺等；原『耽避』。
- 頁 284 行十六 『頑個』——從庚等；原『頑子』。
- 頁 285 行 二 『不去叫大夫來細問問』——原本作『太太叫大夫來細問問』，庚辰、戚序、蒙府本同，據字形意改。按，楊藏、俄藏、舒序、程甲本此句作『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覺序本『打發人』作『打發得人』。
- 行 九 『便抽身』——從戚、覺等；原『他抽身』。
- 行十五 『頑話』——從戚、覺等；原『煩話』。
- 行二二 『薛姨媽』——從戚、覺等；原『薛姑媽』。
- 頁 286 行 四 『趕蚊子』——從庚等；原『趕蚊了』。
- 行 七 『就褻瀆』——從覺等；原『褻瀆』。
- 行十三 『又恐』——從庚等；原『恐』。

- 頁 287 行 一 『擇於』——從庚等；原『擇子』。
行 二 『宗祠』——從戚、覺等；原『宗詞』。
行 二 『寶玉諸子弟』——從戚、覺等；原『諸寶玉諸子弟』。
行 六 『因道』——從戚、覺等；原『回道』。
行十六 『吟社』——從庚等；原『哈社』。
行十八 『溪桃』——從戚、覺等；原『溪挑』。
行十九 『雄才』——從庚等；原『確才』。
行二十 『雅會』——從戚、覺等；原『推會』。
行二十 『棹雪』——從舒；原『掉雪』。
頁 288 行十五 『笑問道』——從覺等；原『笑道』。
行十九 『進來』——從戚、覺等；原『追來』。
頁 289 行 七 『倒雅』——從覺等；原『則雅』。
行 九 『到底』——從庚等；原『到應』。
行 十 『桐蕉』——從覺等；原『梧桐蕉』。
行十三 『他自稱』——從戚、覺等；原『地自稱』。
行二十 『我替』——從庚等；原『我贊』。
行二五 『絳洞花王』——從庚等；原『絳洞花主』。
頁 290 行 六 『四姑娘』——從覺等；原『三姑娘』。
行 九 『藕榭』——從庚等；原『藕香榭』。
行十八 『副社長』——從庚等；原『副社掌』。
行二五 『反叫』——從戚、覺等；原『及叫』。
頁 291 行 六 『請到』——從覺等；原『情願到』。
行 十 『出題』——從庚等；原『去題』。
行十五 『寄興寓情』——從覺等；原『寄興寫情』。
頁 292 行二一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從戚、覺等；原無。

- 頁 293 行 七 『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從戚、覺等；原無。
- 行十五 『拭啼痕』——從戚、覺等；原『試啼痕』。
- 行二一 『斟酌』——從庚等；原『斟的』。
- 頁 294 行十八 『後門上』——從覺等；原『後門』。
- 行二四 『三姑娘』——從庚等；原『二姑娘』。
- 頁 295 行 四 『提起這瓶』——從覺等；原『提起瓶』。
- 行十七 『不知要給』——從覺等；原『不知給』。
- 頁 297 行 二 『掐絲盒子』——從庚等；原『捏絲盒子』。
- 行 三 『裝的是』——從庚等；原『裝是』。
- 行十四 『一時寶玉』——從覺等；原『寶玉』。
- 行二五 『因說』——從庚等；原『回說』。
- 頁 299 行十二 『和這裡』——從戚、覺等；原『知這裡』。
- 行二四 『我凭他』——從覺等；原『凭他』。
- 頁 300 行 二 『喚一個』——從覺等；原『笑一個』。
- 行 六 『那裡有那些』——從覺等；原『那些』。
- 行 六 『過於』——從庚等；原『遇於』。
- 行十六 『實字就用』——從戚、覺等；原『就用』。
- 行二二 『夾的上』——從戚等；原『爽的上』。
- 頁 301 行十八 『學那難人』——原本作『柰那難人』，庚辰、蒙府、俄藏本同，楊藏、舒序本作『柰那難人』，據字形意改。按，戚序本作『那些難人』，覺序本作『此而難人』，程甲本作『以此難人』。

第三十八回

- 頁 302 行 六 『河裡』——從庚等；原『阿裡』。
- 行十三 『竹案』——從庚等；原『竹葉』。
- 行十三 『酒具』——從戚、覺等；原『消具』。

- 頁 303 行 六 『活不得』——從戚、覺等；原『話不得』。
 行十六 『老太太』——從戚、覺等；原『賈老太太』。
 行二三 『不敢坐』——從戚、覺等；原『不放坐』。
- 頁 304 行十六 『一揚脖』——從楊、舒、俄，原『一揚脖子』。
- 頁 306 行 二 『坐位』——從庚等，原『坐住』。
 行 四 『揀了』——從庚等；原『棟了』。
 行 五 『入畫』——從庚等；原『入盡』。
- 頁 307 行十三 『枕霞閣』——從戚、覺等；原『秋露閣』。
 行十七 『看道』——從覺等；原『看到』。
- 頁 308 行 七 『塵埃』——從庚等；原『塵埃』。
 行十五 『一枝秋』——從庚等；原『一秋枝』。
 行十六 『紙帳』——從庚等；原『低帳』。
- 頁 309 行 六 『庭霜』——從庚等；原『庭宿』。
 行 六 『相思』——從戚等；原『想思』。
 行十一 『短鬢』——從戚、覺等；原『短髮』。
 行二四 『傾敲』——從庚等；原『傾歌』。
- 頁 310 行 三 『看一首』——從庚等；原『看一看』。
 行 四 『各人有』——從覺等；原『各有』。
 行 五 『詩也新』——從庚等；原『詩也詩』。
 行十二 『深遠』——從戚、覺等；原『深透』。
 行十六 『冷沾』——從戚、覺等；原『冷沾』。
 行十七 『真真』——從覺等；原『真個』。
- 頁 311 行 五 『持螯』——從戚、覺等；原『持鰲』。
 行 八 『曾笑』——從戚、覺等；原『賈笑』。
 行十四 『螯封嫩玉』——從戚、覺等；原『鰲封嫩玉』。
 行十五 『更憐』——從庚等；原『更冷』。
 行十六 『對斯』——從覺等；原『對斟』。

- 行十七 『我作的』——從戚等；原『我的』。
- 行二四 『罵得』——從覺等；原『寫得』。
- 頁 312 行 一 『敵腥』——從舒、俄；原『敵慳』。
- 行 三 『食蟹』——從覺等；原『食螃蟹』。
- 第三十九回
- 頁 313 行 四 『拿盒子裝了』——從覺等；原『拿了』。
- 行 八 『你只有』——從覺等；原『只有』。
- 頁 314 行十九 『就是個』——從覺等；原『就是』。
- 行二十 『這丫頭』——從庚等；原『這個頭』。
- 行二十 『他就得』——從覺等；原『就得』。
- 行二一 『丫頭來』——從覺等；原『丫頭』。
- 行二二 『孤鬼』——從庚等；原『狐鬼』。
- 行二五 『一個好的』——從覺等；原『一個』。
- 頁 315 行 一 『到底』——從覺等；原『到』。
- 行 一 『膀臂了』——從覺等；原『膀臂』。
- 行 一 『不覺滴下』——從覺等；原『滴下』。
- 行 二 『這又』——從覺等；原『又』。
- 行 三 『約著往』——從覺等；原『約往』。
- 行 五 『便和平兒』——從覺等；原『和平兒』。
- 行 五 『一同』——從覺等；原『同』。
- 行 五 『襲人因讓』——從覺等；原『讓』。
- 行 六 『再吃一鍾茶』至行七『問道』——從舒、俄；原『便問道』。
- 行 八 『連老太太太太的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從俄；原『爲什麼還不放』。
- 行 八 『忙轉身』至行九『悄悄說道』——從覺等；原『忙悄悄說道』。

- 行 九 『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從覺等；原『遲兩天』。
- 行 十 『襲人笑道』至行十一『告訴他道』——從覺等；原無。
- 行十二 『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從覺等；原『等利錢收齊了』。
- 行十三 『因爲是你我纔告訴』——從覺等；原無。
- 行十四 『還沒個足厭』——從覺等；原無。
- 行十四 『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從覺等；原『平兒道』。
- 行十五 『他這幾年』——從楊、舒、俄、程；原『這幾年』。
- 行十五 『只拿著』——從覺等；原『拿著』。
- 行十五 『翻出有幾百來了』——從覺等；原無。
- 行十六 『公費月例』至『又放出去』——從覺等；原『公費月例放出去』。
- 行十七 『只他這梯己利錢』——從覺等；原『利錢』。
- 行二三 『不穀了』——從戚、覺等；原『不殺了』。
- 頁 316 行 七 『姑奶奶』——從庚等；原『姑娘奶奶』。
- 行十一 『眼睛圈兒』——從戚、覺等；原『眼眼圈兒』。
- 行十四 『我倒想著』——從庚等；原『我道想著』。
- 行十五 『帶了我』——從戚、覺等；原『待了我』。
- 行十七 『張材家的道』——原本作『周瑞家的道』，庚辰、蒙府、覺序、程甲本同，據文義意改。按：戚序本作『周瑞家的又道』，楊藏、舒序、俄藏本無。
- 行二二 『過一年』——從庚等；原『過乙年』。

- 頁 317 行 九 『天上的』——從楊、舒；原『天上』。
行十七 『病著等我』——從覺等；原『病等著我』。
- 頁 318 行 二 『花枝招展的』——從覺等；原『花枝招展』。
行 三 『獨歪著』——從覺等；原『歪著』。
行 五 『福了幾福』——從戚、覺等；原『福個幾福』。
行二一 『我叫他』——從覺等；原『叫他』。
行二三 『倒想』——從覺等；原『想』。
行二四 『今兒』——從庚等；原『令兒』。
- 頁 319 行 四 『拿他取笑』——從覺等；原『會他取笑』。
行十五 『這些話』——從庚等；原『這些說』。
- 頁 320 行 三 『說到這裡』——從戚、覺等；原『說道這裡』。
行十九 『落後』——從覺等；原『後』。
行二一 『暗合了』——從覺等；原『時合了』。
行二五 『叫偌們』——從庚等；原『叫你們』。
- 頁 321 行 八 『莊北沿』——從庚等；原『莊北沼』。
行 八 『祠堂』——從戚、覺等；原『詞堂』。
- 頁 322 行 五 『說的』——從庚等；原『說著』。
行 五 『明白』——從庚等；原『明日』。
行 九 『找到』——從覺等；原『我到』。
行十四 『唬的我又』——從覺等；原『唬的我』。

第四十回

- 頁 323 行 三 『眾姊妹』——從戚、覺等；原『家姊妹』。
頁 325 行 一 『十倍』——從戚、覺等；原『十陪』。
頁 326 行 八 『一回』——從戚、覺等；原『一會』。
行十五 『出來』——從戚、覺等；原『去來』。
行二四 『名色』——從庚等；原『名』。
- 頁 328 行 三 『坐一回』——從覺等；原『坐一面』。

- 行十二 『女篋片了』——從庚等；原『女篋片』。
- 行十六 『狠不與你』——從戚、覺等；原『恨不與你』。
- 行十七 『先有』——從戚、覺等；原『先著』。
- 行十八 『战戮』——從庚等；原『故戮』。
- 頁 329 行 二 『塵尾』——從戚、覺等；原『塵尾』。
- 行 三 『塵尾』——從戚、覺等；原『塵尾』。
- 行 四 『悄向』——從覺等；原『悄問』。
- 行二二 『拿起箸來』——從庚等；原『拿起箸來』。
- 行二四 『又笑起來』——從庚等；原『又笑起』。
- 頁 330 行 一 『尙攬』——從庚等；原『尙讓』。
- 行 六 『聽見個』——從覺等；原『聽見了』。
- 行 十 『照樣』——從庚等；原『瞧樣』。
- 行十五 『自己的菜』——從戚、覺等；原『自己的來』。
- 頁 331 行十六 『正說笑』——從覺等；原『正笑』。
- 行二四 『數十個』——從庚等；原『數拾個』。
- 頁 332 行十五 『那裡好』——從覺等；原『那裡』。
- 行二十 『回來』——從戚、覺等；原『因來』。
- 頁 333 行二五 『二則』——從庚等；原『一則』。
- 頁 334 行 九 『紗桌屏』——從戚、覺等；原『紗掉屏』。
- 行十三 『慢慢找去』——從戚等；原『漫漫找去』。
- 頁 335 行十九 『眾人』——從庚等；原『家人』。
- 頁 336 行 四 『六橋』——從庚等；原『六槁』。
- 行十六 『櫻桃是九熟』——從俄；原『櫻桃九熟』。
- 行二五 『引朝儀』——從覺等；原『飲朝儀』。
- 第五十五回
- 頁 338 行 一 『且說元宵已過』至頁 345 行十七『一則說話』——原本自『話』字起，前缺，缺文以庚辰

本作底本。

- 頁 339 行十一 『爭強鬥智』——從戚、覺等；庚本『爭強鬥志』。
 行十三 『他雖』——從戚、覺等；庚本『他誰』。
 行十五 『服藥』——從覺等；庚本『復藥』。
 行十八 『特請了』——從戚、覺等；庚本『時請了』。
 行 一 『怕懼』——從覺等；庚本『懼怕』。
 行 四 『不好了』——從戚、覺等；庚本『不了』。
 行十三 『輔仁諭德』——從戚等；庚本『補仁諭德』。
 按：周汝昌《石頭記會真》按語云，『補』即《康熙字典》『示』部之『補』字，乃『備』之古文，同『輔』。然各抄本『補』亦常寫作『補』，未可定論。
- 行十四 『卯正至此』——從戚、覺等；庚本『卯正至几』。
 行十七 『也都想著』——從戚、覺等；庚本『也卻想著』。
 行二十 『不過是』——從戚、覺等；庚本『不過事』。
 行二十 『言語安靜』——從戚、覺等；庚本『言語靜』。
 行二一 『王公侯伯』——從戚、覺等；庚本『王公侯』。
 頁 340 行十一 『不但』——從戚、覺等；庚本『不俱』。
 行十一 『一出二門』——從戚、覺等；庚本『出二門』。
 行二二 『原都』——庚本作『便都』，楊藏、覺序、程甲本同，據字形意改。按，俄藏本作『都』，蒙府本作『便說都』，戚序本作『本是』。
 行二三 『賞多賞少』——從戚、覺等；庚本『賞多少』。
 頁 341 行 三 『也就算是』——從戚、覺等；庚本『也就是算』。
 行 七 『二十兩』——庚本作『二十四兩』，諸本同，從本段後文改。
 行 八 『一個賞過一百兩』——從戚、覺等；庚本『一百

賞過一百兩』。

- 行十三 『姑娘你』——從戚、覺等；庚本『姑娘他』。
- 行十四 『一面便』——從戚、覺等；庚本『一面』。
- 行十七 『並不敢』——從戚、覺等；庚本『並敢』。
- 行十七 『忙站起來』——從戚、覺等；庚本『站起來』。
- 行二十 『別說』——從戚、覺等；庚本『則說』。
- 頁 342 行 二 『不勻』——從戚、覺等；庚本『不均』。
- 行 十 『正緊沒臉』——從戚、覺等；庚本『正緊臉』。
- 行 十 『真也沒臉』——從戚、覺等；庚本『也真沒臉』。
- 行十一 『滾下淚來』——從戚、覺等；庚本『滾淚下來』。
- 行十四 『他們各人』——從戚、覺等；庚本『你們各人』。
- 頁 343 行 二 『我倒』——從戚、覺等；庚本『我過』。
- 行 二 『既這麼說』——從戚、覺等；庚本『既這說』。
- 行 三 『每日』——從戚、覺等；庚本無。
- 行 八 『打發平姑娘』——從戚、覺等；庚本『平姑娘』。
- 行 九 『走來』——從覺等；庚本『進來』。
- 行十一 『因問他』——從戚、覺等；庚本『因問道』。
- 行十七 『樂得』——從戚、覺等；庚本『樂的』。
- 行十八 『愛怎麼添怎麼添去』——從戚等；庚本『愛怎麼添了去』。
- 行二五 『捧盆丫嬛』——從覺等；庚本『捧盆的丫嬛』。
- 頁 344 行 一 『丫嬛』——從戚、覺等；庚本『小丫嬛』。
- 行 三 『向盆中』——從戚等；庚本『向面盆中』。
- 行 四 『和蘭哥兒』——從戚、覺等；庚本『知蘭哥兒』。
- 行 四 『一年的』——從戚等；庚本『一年』。
- 行 七 『只說你們』——從戚、覺等；庚本『只說們』。
- 行 八 『陪笑說』——從戚等；庚本『陪笑道』。

- 行十一 『查清楚』——從戚、覺等；庚本『查楚楚了』。
 行十五 『又是』——從戚、覺等；庚本『又是個』。
 行十六 『說著』——從戚、覺等；庚本『說道』。
 行二三 『太太的事』——從戚等；庚本『太太的』。
 行二四 『不枉』——從戚、覺等；庚本『不往』。
 行二四 『情意』——庚本作『情義』，餘本同，從第五十六回改。
- 頁 345 行 五 『蘭哥』——從戚、覺等；庚本『蘭爺』。
 行 七 『各屋裡』——從戚、覺等；庚本『各屋』。
 行 九 『蘭哥兒是』——從覺等；庚本『蘭哥兒的事』。
 行十五 『在這裡又』——從覺等；庚本『在這裡』。
- 頁 346 行 五 『接了』——從庚等；原本殘作『接口』。
 行 六 『鬧的』——從戚、覺等；原『閑的』。
 行 八 『吃不了』——從戚、覺等；原『不了』。
 行 九 『撒個嬌』——從戚、覺等；原『撒嬌』。
 行十一 『悄悄的道』——從戚、覺等；原『悄悄的』。
 行二二 『撒下飯桌子來』——從戚、覺等；原『撒下飯桌子』。
 行二四 『直要』——從戚、覺等；原『直腰』。
- 頁 347 行二十 『鴉雀無聞』——從戚、覺等；原『鴉雀無聲』。
 行二五 『伺候』——從庚等；原『個候』。
- 頁 349 行 一 『有限』——從戚、覺等；原『有現』。
 行 二 『省一抿子』——從戚、覺等；原『省抿』。
 行 二 『老太太的事』——從戚、覺等；原『老太太事』。
 行 三 『使費』——從戚等；原『便費』。
 行 十 『火炕』——從戚、覺等；原『火坑』。
 行十六 『皆因是』——從庚等；原『皆因見』。

- 行十八 『我的性子』——從戚、覺等；原『我的性』。
行二二 『恨極』——從戚、覺等；原『狠極』。
行二四 『緊溜』——從戚、覺等；原『緊洵』。
頁 350 行十五 『精緻』——從戚、覺等；原『精微』。
第五十六回
頁 351 行十八 『竟有了』——從戚、覺等；原『竟有』。
頁 352 行 四 『官中』——從戚等；原『關中』。
行 七 『使壞心』——從戚、覺等；原『便壞心』。
行二二 『辦了』——從戚、覺等；原『扮了』。
頁 353 行 八 『市俗』——從戚、覺等；原『事俗』。
行十二 『任人作踐』——從戚、覺等；原『任人作戲』。
行十四 『園圃事的』——從戚等；原『園圃的事』。
行十八 『不枉』——從庚等；原『不往』。
行二二 『必喜歡』——從戚、覺等；原『必喜歡』。
頁 354 行 六 『一套話出來』——從戚、覺等；原『一套話出』。
行二三 『委託』——從戚、覺等；原『委說』。
頁 355 行二三 『蘅蕪苑』——從覺等；原『蘅蕪院』。
行二四 『蘅蕪苑』——從覺等；原『蘅蕪院』。
行二五 『算起來』——從戚、覺等；原『等起來』。
頁 356 行十六 『於事』——從戚、覺等；原『了事』。
行十九 『俱是』——從戚、覺等；原『俱見』。
頁 357 行十五 『房子』——從程；原『房小』。
行二四 『這幾個』——從戚、覺等；原『這個』。
頁 358 行 四 『活計』——從覺等；原『伙計』。
行十三 『管地的』——從戚、覺等；原『管也的』。
行二三 『賭輸』——從俄、程；原『賭博』。
行二四 『也都』——從戚、覺等；原『也卻』。

- 頁 359 行 一 『循規蹈矩』——從戚、覺等；原『循規尊矩』。
 行 十 『無爲之治』——從覺；原『無易之治』。
 行二四 『命人』——從庚等；原『令人』。
- 頁 360 行十六 『長得齊整』——從庚等；原『長的齊整』。
 行十七 『逃學』——從戚、覺等；原『淘學』。
 行二三 『沒進京』——從庚等；原『後進京』。
- 頁 361 行 七 『相仿』——從戚、覺等；原『相訪』。
- 頁 362 行十四 『如今有了』——從戚、覺等；原『如有了』。
 行十五 『找那一個』——從戚、覺等；原『我那一個』。
 行二十 『不同名姓』——從戚等；原『不同姓』。
 行二四 『悶悶』——從戚、覺等；原『悶了』。
- 頁 363 行 二 『疑惑』——從庚等；原『疑忽』。
 行 四 『只當是說他』——從庚等；原『只當是說是他』。
 行 九 『是奉』——從庚等；原『是拳』。
 行 十 『我們叫他』——從戚、覺等；原『我叫他』。
 行十三 『把偌們』——從戚、覺等；原『把偌你』。
 行十七 『只見榻上』至行十八『只見榻上』——從覺等；原『只見榻上』。
- 頁 364 行 二 『真而又真』——從戚等；原『真切又真』。
 行 六 『笑問道』——從庚等；原『哭問道』。
 行 六 『向門外指』——從庚等；原『向門外措』。
 行 九 『早有人』——從戚等；原『早有』。
- 第五十七回
- 頁 365 行十五 『春天』——從戚、覺等；原『看天』。
 行十八 『行子』——從庚等；原『黃子』。
- 頁 366 行十九 『也有』——從戚、覺等；原『也省』。

- 行二一 『我想』——從戚、覺等；原『我愁』。
- 頁 367 行 三 『點頭』——從戚、覺等；原『點點』。
- 行 七 『一逕』——從覺等；原『一經』。
- 行十一 『所以想著』——從戚等；原『所以想』。
- 行十三 『姊妹』——從覺等；原『姨妹』。
- 行二五 『閒錢』——從庚等；原『用錢』。
- 頁 370 行十三 『單大良』——原本作『單大娘』，庚辰、俄藏本同，戚序、覺序、程甲本作『單大』，據第五十四回改。
- 行十五 『林家』——從戚、覺等；原『林字』。
- 行十九 『姓林的來』——原本作『姓林的』，庚、俄、覺、程同，楊、戚作『姓林』，據後句意補『來』字。
- 行二十 『打出去了』——從戚、覺等；原『打出走了』。
- 行二十 『林之孝家的』——從戚、覺等；原『林之孝的』。
- 頁 371 行十七 『反倒』——從戚、覺等；原『反道』。
- 行二十 『盡知』——從庚等；原『書知』。
- 頁 372 行 十 『引的』——從戚、覺等；原『到的』。
- 行十九 『眼睛裡』——從戚、覺等；原『眼裡』。
- 頁 373 行十三 『設出』——從庚等；原『沒出』。
- 行十四 『再別愁』——從戚等；原『再別怨』。
- 頁 374 行十四 『娶一個』——從戚、覺等；原『要一個』。
- 行二四 『未嘗』——從庚等；原『未常』。
- 頁 375 行 四 『與王夫人』——從戚、覺等；原『王夫人』。
- 行 四 『晚散』——從戚、覺等；原『曉散』。
- 行十三 『有一件』——從戚、覺等；原『有件』。
- 頁 376 行十四 『閒話』——從戚、覺等；原『閒語』。
- 頁 377 行二十 『歇了心』——從戚等；原『歇心』。

- 頁 378 行 五 『來著』——從戚等；原『來者』。
- 頁 379 行 九 『老到』——從戚等；原『老道』。
- 頁 380 行 三 『已經』——從庚等；原『已竟』。
- 行十六 『難道』——從戚、覺等；原『難到』。
- 行十九 『說到』——從戚、覺等；原『說道』。
- 頁 381 行 五 『姨太太』——從戚等；原『太太』。
- 頁 382 行 三 『沒看見』——從戚、覺等；原『後看見』。
- 第五十八回
- 頁 383 行 五 『三月』——從戚、覺等；原『三日』。
- 行 六 『未正』——從庚等；原『示正』。
- 行 七 『孝慈縣』——從戚、覺等，原『孝慈縣隨事命名』。按，四字當是評語混入正文。
- 行 十 『因此大家計議』——原本此句後另有『家無主少不得又大家計議』，庚本同，疑是評語混入正文，不錄。按，此十一字，『家無主』，餘本俱作『家中無主』，又，楊藏本無『又』字，戚序本無『大家』，俄藏本無『又大家計議』，覺序、程甲本無『少不得又大家計議』。
- 行十一 『託了』——從戚、覺等；原『託託』。
- 行十三 『有日亦來』——從覺等；原『有日不來』。
- 行十八 『感戴不盡』——從覺等；原『感待不盡』。
- 行十九 『儼似』——從戚、覺等；原『儼似』。
- 頁 384 行 三 『還要照管』——從戚、覺等；原『要還照管』。
- 行 四 『也甚操勞』——從戚、覺等；原『也是操勞』。
- 行 七 『跣踏』——從戚、覺等；原『跣蹈』。
- 頁 385 行 九 『使喚』——從戚、覺等；原『便喚』。
- 行十八 『侍中晚二祭』——從覺等；原『待中晚二祭』。

- 行二五 『撤回』——從庚等；原『撤回』。
 頁 386 行 七 『賈琮』——從庚等；原『賈宗』。
 行十二 『種豆的』——從戚、覺等；原『種豆』。
 頁 388 行十二 『反倒』——從庚等；原『歹倒』。
 行二一 『感激於衷』——從戚、覺等；原『感激於裏』。
 行二五 『對一人』——從戚、覺等；原『對人』。
 頁 390 行十三 『墜兒媽』——從戚等；原『墜兒的』。
 行二三 『綠紬』——從戚、覺等；原『絲紬』。
 頁 391 行十三 『這稀飯』——從戚、覺等；原『過稀飯』。
 行十四 『又看那』——從戚、覺等；原『又著那』。
 頁 392 行十六 『沐盆』——從戚、覺等；原『沭盆』。
 頁 393 行 七 『大道理』——從戚、覺等；原『大道』。
 第五十九回
 頁 396 行 二 『牽帷』——從戚、覺等；原『牽惟』。
 行 十 『柳葉渚』——從戚等，原『杏葉渚』。
 行十五 『鶯兒』——原本作『顰兒』，庚辰本同，餘本作『他』。庚本點改爲『鶯兒』，從改。
 頁 397 行十五 『沒告成』——從戚、覺等；原『沒告我』。
 頁 398 行 八 『撒開手』——從覺等；原『散開手』。
 行十八 『跑了來』——從覺等；原『跑了』。
 行十八 『這一帶』——從戚、覺等；原『一帶』。
 行二一 『差使』——從庚等；原『差事』。
 行二二 『謹謹慎慎』——從庚等；原『謹了慎慎』。
 頁 399 行 十 『鶯兒笑道』——原本至『鶯兒笑』止，後缺，
 缺文以庚辰本作底本。
 行十三 『年邁』——從戚、覺等；庚本『年近』。
 行十七 『因哭道』——從戚、覺等；庚本『哭道』。

- 行十八 『燒胡了』——從戚、覺等；庚本『胡了』。
 行二三 『賭氣』——從戚、覺等；庚本『堵氣』。
 行二五 『春燕的娘』——從戚、覺等；庚本『春燕出來』。
 頁 400 行 一 『這婆子』——從戚、覺等；庚本『那婆子』。
 行 六 『孩子』——從戚、覺等；庚本『孩』。
 行 七 『隨他的心』——從戚等；庚本『遂他的心』。
 行 八 『上去了』——從覺等；庚本『上了』。
 行 九 『我管不得』——從戚、覺等；庚本『你管不得』。
 行十七 『怨氣』——從戚、覺等；庚本『怒氣』。
 行十九 『說出打他自己』——從戚等；庚本『說出自己打他』。
 行二二 『被苔滑倒』——從戚等；庚本『苔滑倒』。
 頁 401 行 四 『賣弄』——從戚、覺等；庚本『買弄』。
 行 五 『雖來了』——從戚等；庚本『不言不』。
 行二二 『沒有個』——從戚等；庚本『沒有』。
 頁 402 行 五 『省些交過』——從戚等；庚本『有些較過』。
 行十四 『那婆子』——從戚、覺等；庚本『那婆走來』。
 行二二 『果係』——從戚；庚本『果采』。
 第六十一回
 頁 403 行 七 『發了昏的』——從庚等；原殘作『發了口的』。
 行十二 『還沒』——從戚、覺；原『還說』。
 行十八 『我看』——從庚等；原『我著』。
 頁 404 行 九 『柳家的』——從戚、覺等；原『柳家』。
 行十四 『買辦』——從庚等；原『買辨』。
 頁 405 行 三 『麪筋』——從戚；原『麪筋』。
 行 六 『誰天天』——從戚等；原『說天天』。
 行 七 『前兒』——從庚等；原『前見』。

- 行十六 『只管要』——從庚等；原『只官要』。
行二十 『分例』——從庚等；原『分倒』。
行二一 『倒好』——從戚、覺等；原『道好』。
行二二 『枸杞』——從庚等；原『枸把』。
頁 406 行 五 『反說』——從戚、覺等；原『又說』。
行 十 『起火』——從庚等；原『起大』。
行十四 『慌的』——從戚、覺等；原『的』。
頁 407 行十二 『陪笑說道』——從戚、覺等；原『陪笑道』。
頁 408 行十九 『平兒道』——從庚等；原『五兒道』。
頁 409 行十四 『給了芳官』——從戚、覺等；原『給芳官』。
頁 410 行十九 『命一個人』——從戚、覺等；原『命人』。
行二三 『素日』——從戚、覺等；原『意思』。
頁 411 行二五 『相熟』——從戚、覺等；原『相熱』。
頁 412 行 一 『林之孝家的』——從戚、覺等；原『林之孝的』。
行 二 『認識』——從戚、覺等；原『相識』。
第六十二回
頁 414 行 五 『走了』——從庚等；原『是了』。
頁 415 行 四 『摔了來』——從戚、覺等；原『摔了去』。
行二一 『薛姨媽』——從戚等；原『薛姨娘』。
頁 416 行 三 『宗祠』——從戚等；原『宗祀』。
行十四 『翠縷』——從戚、覺等；原『翠樓』。
行十六 『抱著』——從庚等；原『把著』。
行二四 『特趕來』——從戚等；原『時敢來』。
行二四 『禁當』——從程；原『經當』。
頁 417 行十三 『怨不得』——從戚、覺等；原『願不得』。
行十五 『太太的』——從戚、覺等；原『太太』。
頁 418 行二三 『只請』——從庚等；原『只清』。

- 頁 419 行 二 『這一道門』——從庚等；原『送一道』。
 行 四 『過逾』——從覺等；原『過迂』。
 行十八 『待書』——從庚等；原『侍書』。
- 頁 420 行二四 『各色令都』——從覺等；原『各色全都』。
- 頁 421 行十一 『這個』——從庚等；原『這令』。
- 頁 422 行 一 『探春便覆了』——原本作『探春便射了』，各本同，據程乙本改。按，本回敘及射覆酒令凡四處，其中第二處探春對寶釵，第三處李紈對岫烟，『射』、『覆』二字的使用情況與第一處寶琴對香菱、第四處寶玉對寶釵全相顛倒，茲參照程乙本修改探春、李紈二處以統一，後不另註。
- 行 四 『有鷄』——從戚、覺等；原『有難』。
 行 六 『鷄栖於埘的典』——從戚、覺等；原『鷄栖於時的與』。
- 行 十 『鴛鴦贏了尤氏』——從戚；原無。
 行十二 『書上有的』——從戚、覺等；原『書上的』。
 行十七 『折足』——從庚等；原『拆足』。
 行二三 『對了』——從戚、覺等；原『對子』。
- 頁 423 行 一 『碎湃』——從戚；原『烹湃』。
 行 五 『呷口酒』——從程；原『呷口』。
 行 六 『你到底』——從戚、覺等；原『到底』。
 行十七 『便覆了』——從戚、覺等；原『覆了』。
- 頁 424 行 八 『只當他』——從覺等；原『只管頑他』。
 行 九 『找得著』——從戚、覺等；原『我得看』。
 行十一 『恣意』——從戚、覺等；原『姿意』。
 行十三 『我們並沒有』——從戚、覺等；原『我沒有』。
 行十六 『林之孝家的』——從戚、覺等；原『林之孝的』。

- 頁 425 行 六 『臥於』——從庚等；原『臥子』。
行 七 『衣襟』——從戚、覺等；原『不襟』。
行 九 『又是愛』——從戚、覺等；原『又見愛』。
行十一 『酒冽』——從戚、覺等；原『酒例』。
- 頁 426 行 一 『折了』——從戚、覺等；原『拆了』。
行 九 『探春點點頭道』——從戚等；原無。
行十一 『這裡』——從戚、覺等；原『這』。
行十一 『出去』——從戚、覺等；原『去』。
行十三 『多走』——從戚、覺等；原『多是』。
行十六 『作筏子』——從戚、覺等；原『作伐子』。
- 頁 427 行 六 『將杯』——從戚、覺等；原『時杯』。
行二二 『松穰』——從戚、覺等；原『松饜』。
- 頁 428 行十三 『寶玉道』——從庚等；原『寶玉通』。
行二三 『跑了』——從戚、覺等；原『跪了』。
- 頁 429 行 四 『再燒』——從覺等；原『角燒』。
行 九 『別只佯憨』——從庚等；原『別不佯憨』。
行十三 『四五個』——從戚、覺等；原『四人個』。
行十八 『牡丹亭畔的牡丹葉』——從戚等；原『牡丹亭』。
- 頁 430 行二二 『帶來的』——從庚等；原『蒂來的』。
- 頁 431 行 二 『這一樣若有一樣的』——從覺等；原『這一樣的』。
行十七 『無人不』——從戚、覺等；原『每人不』。
行二五 『不拘』——從戚、覺等；原『不俱』。
- 頁 432 行 三 『樞了』——從戚等；原『樞了』。
行 五 『怪道』——從覺等；原『怪知道』。
行十一 『方向』——從戚、覺等；原『方相』。

第六十三回

- 頁 434 行 八 『那樣大膽子』——從戚等；原『大膽子』。
- 頁 435 行十四 『高桌』——從覺等；原『爲桌』。
- 行二二 『正妝』——從戚、覺等；原『正裝』。
- 頁 436 行 二 『齊額』——覺等；原『眉額』。
- 行 四 『米粒』——從戚、覺等；原『米粧』。
- 行 六 『一對雙生』——從覺等；原『一雙生』。
- 行 七 『一一的』——從戚、覺等；原『二的』。
- 行 九 『圍坐』——從覺；原『團坐』。
- 頁 437 行十三 『象牙』——從戚、覺等；原『家牙』。
- 行二一 『侑酒』——從戚等；原『優酒』。
- 行二四 『吃了門杯』——從戚、覺等；原『吃門杯』。
- 頁 438 行 二 『紮箒叉』——從戚、覺等；原『箒叉』。
- 行 三 『風起』——從戚；原『一風起』。
- 行 三 『雲下』——從戚；原『雲霞』。
- 行 五 『高眼向』——原本作『眼向』，庚辰、戚序、蒙府本同，餘本無，據《邯鄲夢》（《綴白裘》初集）等改。
- 行 六 『留恨』——從戚；原『唱恨』。
- 行 八 『聽了』——從戚、覺等；原『聽聽』。
- 行 九 『探春笑道』——從覺等；原『笑道』。
- 頁 439 行十二 『二家』——從庚等；原『二字』。
- 頁 440 行 六 『陪飲一杯』——從戚、覺等；原『陪飲杯』。
- 行 八 『也伸手』——從戚等；原『他伸手』。
- 行 八 『穀取』——原本作『內取』，庚辰本同，據字形意改『勾取』，卽『穀取』。餘本作『取』。
- 行十二 『同庚』——從覺等；原『間庚』。

- 行十四 『三人』——從戚、覺等；原『二人』。
- 行十六 『向探春』——從戚、覺等；原『相探春』。
- 行十九 『說的』——從戚等；原『說』。
- 頁 441 行 三 『復又』——從戚、覺等；原『後又』。
- 行 八 『說好姐姐』——從覺等；原『好姐姐』。
- 行 九 『誰許你』——從戚等；原『誰許』。
- 行十八 『揉眼睛』——從戚、覺等；原『柔眼睛』。
- 頁 442 行 二 『好上來了』——從戚、覺等；原『好上了』。
- 頁 443 行 二 『親來』——從覺等；原『親手』。
- 行 六 『提筆』——從庚等；原『投筆』。
- 行二十 『原來』——從庚等；原『原米』。
- 行二三 『放誕』——從戚、覺等；原『故誕』。
- 頁 445 行十八 『令其』——從戚等；原『合其』。
- 頁 446 行 一 『能本色』——從戚等；原『餘本色』。
- 行十一 『一一的』——從覺等；原『二妾』。
- 行十七 『溫都里納』——從庚等；原『溫都納』。
- 頁 447 行 十 『鎖了』——從戚、覺等；原『鑽了』。
- 行十三 『庚申』——從戚、覺等；原『更申』。
- 頁 448 行 十 『年邁』——從戚、覺等；原『年近』。
- 行十七 『父子』——從戚、覺等；原『文子』。
- 頁 449 行 五 『恩旨』——從戚、覺等；原『思旨』。
- 行十一 『尤二姨』——從楊；原『尤二娘』。
- 行十六 『尤三姐』——從程；原『尤二姐』。
- 頁 450 行 九 『尤老安人』——從戚等；原『尤老人』。
- 行十三 『擠眼』——從戚等；原『劑眼』。
- 第六十五回
- 頁 451 行 九 『攙入』——從庚等；原『纒入』。

- 行十三 『羈絆』——從戚等；原『羈伴』。
- 行十三 『是或』——從戚等；原『見或』。
- 行十四 『不管』——從戚、覺等；原『不愛』。
- 頁 452 行 三 『做完佛事』——從覺等；原『完佛寺』。
- 行十二 『酒饌』——從戚、覺等；原『酒鎖』。
- 行十二 『一家人』——從覺等；原『一個人』。
- 行十二 『避諱』——從覺等；原『避悔』。
- 行十七 『若小的』——從戚、覺等；原『名小的』。
- 行二四 『不上頭』——從戚、覺等；原『不在上頭』。
- 頁 453 行 八 『告訴他』——從覺等；原『告他』。
- 頁 454 行十七 『看來』——從戚、覺等；原『著來』。
- 行十八 『那拈酸』——從戚、覺等；原『招酸』。
- 頁 455 行 六 『花馬掉嘴』——原本作『花馬吊嘴』，各本同，據程乙本改。
- 行十九 『這個閨女』——從戚、覺等；原『這閨女』。
- 頁 456 行 一 『越顯得』——從戚、覺等；原『或顯得』。
- 行 六 『試了一試』——從戚、覺等；原『式了一式』。
- 行 八 『任意』——從戚、覺等；原『經意』。
- 行十一 『或略有』——從戚、覺等；原『我略有』。
- 行十七 『不捨』——從庚等；原『不捨』。
- 頁 457 行 一 『罵一句』——從戚、覺等；原『寫一句』。
- 行 九 『現今之善』——從庚等；原『現今之喜』。
- 行 九 『如膠授漆』——從庚；原『知膠授漆』。
- 行十九 『上坐』——從戚、覺等；原『上生』。
- 頁 458 行 六 『果然』——從戚、覺等；原『果然不』。
- 行二五 『告訴不得奶奶』——從戚、覺等；原無。
- 頁 460 行 十 『屋裡的』——從庚等；原『屋的』。

- 頁 461 行 一 『只因』——從戚等；原『只應』。
行二一 『吹倒了』——從庚等；原『吹例了』。
行二一 『吹化了』——從庚等；原『吹代了』。
- 第六十六回
- 頁 462 行 二 『跟二爺的人』——從庚等；原『跟二爺的又』。
行十六 『報怨』——從戚、覺等；原『把怨』。
- 頁 463 行 五 『我吃贓了』——從庚等；原『或吃贓了』。
行二五 『多早晚』——從俄、程；原『多早』。
- 頁 464 行 六 『柳湘蓮』——從戚、覺等；原『柳湘璉』。
行 七 『聽了道』——從戚等；原『聽了』。
行十三 『不來時』——從戚、覺等；原『不來』。
行二三 『街坊』——從戚等；原『街房』。
行二四 『回復』——從庚等；原『回後』。
- 頁 465 行 三 『竟奔』——從戚、覺等；原『就奔』。
行 四 『之間』——從庚等；原『之問』。
行 六 『迎了』——從覺等；原『近了』。
- 頁 466 行二十 『斬釘截鐵』——從戚等；原『斬了截鐵』。
- 頁 467 行 四 『合宅』——從戚、覺等；原『合完』。
行 五 『已出來』——從戚等；原『出來』。
行 六 『又相遇』——從戚、覺等；原『又遇』。
行十二 『一節凡』——從戚、覺等；原『一接風』。
行十五 『璉二哥哥』——從戚、覺等；原『連二哥哥』。
行二十 『路上工夫』——從庚；原『路工夫』。
行二十 『求定』——從覺等；原『來定』。
行二一 『難道』——從庚等；原『難到』。
行二四 『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從覺等；
原『一個絕色』

- 頁 468 行二四 『無法可處』——從戚、覺等；原『法可處』。
- 頁 469 行 四 『不迭』——從戚、覺等；原『了迭』。
- 行 四 『又罵』——從戚、覺等；原『又寫罵』。
- 第六十八回
- 頁 471 行十三 『月白』——從戚、覺等；原『白月』。
- 行十六 『攙入』——從覺等；原『纔入』。
- 行十七 『福了下來』——從戚、覺等；原『扶了下來』。
- 頁 472 行 五 『今娶』——從庚等；原『令娶』。
- 頁 473 行 四 『坐下』——從戚、覺等；原『座下』。
- 行 十 『如今』——從庚等；原『如金』。
- 行十三 『媳婦』——從戚等；原『媳妹』。
- 行十三 『旁邊』——從戚、覺等；原『旁迈』。
- 行十四 『惹人怨』——從戚、覺等；原『惹人怨』。
- 頁 474 行十七 『納罕』——從戚、覺等；原『唸罕』。
- 行二四 『幾百』——從戚、覺等；原『幾万』。
- 頁 475 行 五 『吵嚷』——從庚等；原『吵嚷』。
- 行 八 『也怕』——從覺等；原『他怕』。
- 行二四 『衙門』——從庚等；原『街門』。
- 頁 476 行 二 『謀反』——從戚、覺等；原『謀夕』。
- 行十五 『與他看』——從庚等；原『與他有』。
- 行十五 『這事』——從戚、覺等；原『這是』。
- 頁 477 行 二 『只傳』——從庚等；原『只得』。
- 行 七 『對詞』——從庚等；原『對辭』。
- 行十一 『伺候』——從戚、覺等；原『俟候』。
- 行十八 『送來了』——從庚等；原『送了來』。
- 行二三 『觀面』——從戚等；原『觀面』。
- 頁 478 行 九 『滾到』——從庚等；原『滾列』。

- 行十一 『背著』——從庚等；原『皆著』。
行十三 『休書』——從庚等；原『你書』。
行十四 『就走』——從庚等；原『就是』。
行十五 『三茶六飯』——從戚、覺等；原『三茶三飯』。
行二十 『五百』——從庚等；原『五百兩』。
行二三 『鼻涕』——從戚、覺等；原『鼻定』。
行二五 『難道』——從戚、覺等；原『難到』。
頁 479 行 二 『這會子』——從庚等；原『還會子』。
行 五 『才幹』——從庚等；原『才幹』。
行十五 『磕頭說』——從庚等；原『磕頭說道』。
行十九 『不能』——從庚等；原『不然』。
行二四 『鳳姐兒』——從庚等；原『鳳姐兒』。
頁 480 行 十 『幹了事』——從庚等；原『幹了事』。
行 十 『哄著』——從庚等；原『哄有』。
行十八 『跑出一個』——從戚、覺等；原『跑出個』。
頁 481 行十八 『我竟』——從戚、覺等；原『找竟』。
頁 482 行 二 『幹這事』——從庚等；原『幹這事』。
行 九 『百日』——從戚、覺等；原『一日』。
行十一 『再圓房』——從戚、覺等；原『每圓房』。

第六十九回

- 頁 483 行 一 『跟了他來』——從戚、覺等；原『根了他了』。
行 三 『去說』——從戚、覺等；原『去後』。
行十四 『我瞧瞧』——從庚等；原『我瞧』。
行十七 『竟是』——從戚、覺等；原『更是』。
頁 484 行 七 『過活』——從戚、覺等；原『這活』。
行二五 『只好』——從覺等；原『只說好』。
頁 485 行 六 『錯辦』——從戚等；原『錯辨』。

- 行 九 『尋出一個』——從戚、覺等；原『尋出個』。
- 行二一 『付與』——從庚等；原『付與與』。
- 行二三 『訛他』——從戚、覺等；原『說他』。
- 行二三 『算計』——從庚等；原『算記』。
- 行二四 『旺兒』——從戚、覺等；原『昨兒』。
- 頁 486 行 五 『不究』——從戚、覺等；原『不完』。
- 行 七 『封鎖』——從庚等；原『封瑣』。
- 行十九 『宗祠』——從覺等；原『宗祀』。
- 行二十 『合族中』——從戚、覺等；原『和族中』。
- 頁 487 行十三 『生是』——從庚等；原『主是』。
- 行二三 『年邁』——從戚等；原『平邁』。
- 行二五 『相儉期約』——從戚；原『相儉期的』。按，戚本作『相儉期約的』。
- 頁 489 行 四 『你速依我』——從覺等；原『你依我』。
- 行二二 『肝木』——從庚等；原『肝水』。
- 行二三 『露一露』——從戚等；原『露露』。
- 頁 490 行 六 『相告』——原本作『打告』，庚辰、楊藏、覺序、俄藏本同，據字形意改。按，戚序、蒙府本作『打』，程甲本作『找』。
- 行 七 『本來』——戚、覺等；原『本末』。
- 頁 491 行二三 『日無』——從戚、覺等；原『目無』。
- 頁 492 行 八 『過逾』——從程；原『過迂』。
- 頁 493 行 六 『進去』——從戚、覺等；原『道去』。
- 行 十 『一言半語』——從覺等；原『一半言語』。
- 行十一 『賈母道』——從戚、覺等；原『賈母通』。
- 頁 494 行 二 『說的是』——從庚等；原『既的是』。
- 行 五 『與衣服』——從戚等；原『與眾』。

第七十回

- 頁 495 行 三 『尤三姐』——從戚、覺等；原『尤二姐』。
行 五 『歲逼』——從庚等；原『歲過』。
行 五 『諸務』——從戚等；原『諸物』。
行二十 『只聽外間』——從戚等；原『只外間』。
行二十 『咕咕呱呱』——從戚等；原『咕呱之』。
- 頁 496 行 一 『溫都里納』——原本『納』作『那』，據前文改。
行 一 『膈肢』——從覺；原『隔肢』。
行 三 『院紬』——從覺；原『苑紬』。
行 六 『忙上前』——原本作『忙上』，庚辰、楊藏本同，從庚本旁補文增『前』字。按，蒙、戚、俄、程本作『忙』，覺作『便忙』。
行 十 『打發』——從庚等；原『打發了』。
- 頁 498 行 一 『紅綻』——從戚、覺等；原『紅錠』。
行二三 『保寧侯』——從戚、覺等；原『保寧』。
行二五 『甥女』——從戚、覺等；原『甥生』。
- 頁 499 行 二 『違拗』——從戚、覺等；原『違抑』。
行 九 『難道』——從戚、覺等；原『雖道』。
- 頁 500 行 四 『正算』——從戚、覺等；原『正等』。
行 七 『接著』——從覺等；原『著』。
行十二 『仍是』——從戚、覺等；原『乃是』。
- 頁 501 行 五 『都有了』——從戚等；原『卻有了』。
行 九 『都抹了』——從戚、覺等；原『卻抹了』。
行十八 『休惜』——從戚、覺等；原『你惜』。
- 頁 502 行十六 『休笑』——從戚、覺等；原『你笑』。
行十九 『情致』——從戚、覺等；原『情故』。
- 頁 503 行 二 『嬌紅』——從戚、覺等；原『嬌紅』。

- 行 七 『趕命』——從戚、蒙；原『敢命』。按，戚本作『趕令』，蒙本作『趕著命』。
- 行十三 『困回頭』——從庚等；原『困回頭』。
- 行十四 『笑嘻嘻』——從戚等；原『嘆嘻嘻』。
- 行十五 『也取』——從庚；原『他取』。
- 行二三 『取了來』——從戚、覺等；原『成了來』。
- 頁 504 行 一 『都放起來』——從庚等；原『卻放起來』。
- 行 二 『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原本殘葉，無『起』前八字，據庚辰本等補。
- 行 三 『恨的擲在地下指著』——原本殘，據庚等補。
- 行 五 『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原本殘，據庚等補。
- 行 六 『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原本殘，據庚補。
- 行 七 『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丫』——原本殘，據庚等補。
- 行 八 『一回紫鵲笑道這一回的勁大』——原本殘，據庚等補。
- 行 十 『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簾』——原本殘，據庚等補。
- 行十一 『刺響登時簾子線盡黛玉因』——原本殘，據庚等補。
- 行十二 『玉笑道這一放雖有趣只』——原本殘，據戚等補。
- 行十四 『晦氣你更該多』——原本殘，據庚等補。
- 行十五 『發小氣了那一年不』——原本殘，據庚等補。
- 行十六 『今兒』——從楊、俄；原『今』。
- 行十六 『說著便向雪雁手中』——原本殘，據庚等補。

校字記第七十回

- 行十八 『絲不留』至『帶了去了』——原本殘，據庚等補。
- 行十九 『那風箏』至回末——原本至『那風』止，後缺，缺文以庚辰本作底本。

不救几个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救等我放
口接过一把西洋小良剪子来齐篋子根下寸

了那風

『紅迷論壇』出品
www.hungmi.com
感謝反饋！
8040120@gmail.com